目　录

会战斗群魔

·景军　志辉

上　篇

黄河，古老的黄河，养育了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繁衍了这个民族五千年灿烂的文明。但是，在这块古老的国土上也有她不肖子孙。公元1988年3月至6月，东起山东的单县，西到河南的荥阳，南至安徽的萧县，北抵河南的封丘，在大约五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出现了一伙穷凶极恶的不法之徒。他们夜聚明散，长途奔袭，抢劫财物，蹂躏妇女，丧心病狂。神圣的法律遭到无情的践踏，淳朴憨厚的村民发出悲痛的呻吟。于是，在古老黄河的岸边，正义与邪恶拉开了战幕。

1．阳春三月，和煦的春风虽然带点寒意，但更多的是柔和、温馨。大地在金黄色的油菜花的点缀下，分外娇娆。

经过一天的劳累，田金殿早早歇息了。夜色茫茫，田野沉浸在一片静寂之中。突然，朦胧中的他依稀听见有人在拨弄门栓，他刚要起身穿衣，门哗啦一声被冲开了，几束强烈的手电光一齐刺向他的双眼，紧接着，一个冰凉的、尖利的

东西顶在他的咽喉处。

“不准吭声！我们是从监狱里跑出来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几条人命，都是快死的人啦，借点钱花花。”一个人恶狠狠地说道。

田金殿的眼睛慢慢地适应过来，见几个戴着大口罩的蒙面人围在他身旁，手里拿着匕首、钢鞭……

田金殿立刻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吓得不知所措：“俺……俺家里没……没、没钱……”

“啪！”一记耳光重重地落在田金殿脸上。一名歹徒跃上炕去，抓起田金殿3岁的儿子，用匕首指着孩子的肚子，凶狠喝道：“没钱？没钱就挑了他！”

“别……别……”田金殿的妻子战战兢兢从衣兜里摸出几元钱，“这是刚卖的鸡蛋钱……你们拿去吧！”

“哼！这几个鸟钱！搜！”高个蒙面人命令道。

于是，歹徒们象受过专业训练似地开始翻箱倒柜。床下墙缝、箱底柜角，就连墙上挂的画和镜框后面也没有放过。最后还是把田家仅有的206元钱找了出来，然后把田金殿手腕上带的一块“梅花”牌手表捋下来扬长而去。

这伙歹徒并没有走远，他们接连又闯两家农户，抢走田景录家现金1000余元，抢走田长河女儿的嫁妆衣料10多件。

时间：1988年3月13日。

地点：河南周口地区太康县阎庄村。

公安人员闻讯赶赴现场。经过勘查和调查，他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人数三至五人，豫东口音，蒙面持械，拨门入室，以现金、手表、衣物等便携物品为抢劫目标。

正当太康县公安干警为3.13抢劫案忙得焦头烂额，鹿邑、淮阳几县又连续发生性质恶劣的抢劫案。到1988年5月中

旬已有14个自然村、36户村民遭到侵害。根据综合调查材料，周口地区公安处认为，这几起案件均在作案手段、抢劫目标，说话口音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另据受害群众提供，有一个身高约1.70、微胖、留平头、持钢鞭的歹徒多次在现场出现，很可能是歹徒的头目。

并案侦查！

2.在周口地区的公安机关破案会战正处于紧张时刻，与之毗邻的商丘地区也是波澜迭起，一案接着一案。

3月31日，商丘县宋集乡于楼村农民苏光荣家被5名歹徒抢劫。在此之后的40多天里，柘城县、睢县、商丘县接连发生14起抢劫案，涉及三县的14个乡、31个自然村的91户农民，共抢走现金10105.9元、国库券2155元、手表30块、电视机一部、录音机4部，以及衣物、布料等物品，打伤数十人，6名妇女被强奸或轮奸。

这以后，罪犯似乎越来越猖狂、肆无忌惮，在5月19日，一夜之间竟连续流窜柘城、睢县，抢劫38户人家。

善良淳朴的豫东农民被这伙毫无人性的歹徒折腾得惶惶不安。男夜不敢行路，女夜不敢独眠。有的受害人精神失常，有的干脆远避他乡……群众看到公安干警，跪着哭诉他们的悲惨遭遇。

5月21日，商丘地区公安处芦新才处长、金守信副处长向地委、行署汇报了发案情况，引起了有关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5月22日，商丘地委、行署召开紧急大会，要求所辖各县、市党政和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充分发动群众，开展一项以打击抢劫犯罪活动为重点的专项斗争。

商丘地区公安干警在广大群众配合下，巡逻放哨、设卡堵截、调查访问、顺线深挖，10多天时间里破案471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313名，摧毁各种犯罪团伙34个，然而，对这些罪犯审讯的结果令人沮丧：与系列抢劫案有关的线索一无所获！

侦破工作停滞不前，公安干警心急如焚。

3．心如火焚的不只是河南省的商丘、周口地区的公安干警，与之毗邻的江苏、山东、安徽的公安干警也怀着同样的焦急心情。从1988年3月起，山东省的荷泽、单县、成武，安徽省的亳州、涡阳、砀山、萧县、濉溪、临泉，江苏省的丰县、徐州等地也连续发生了数十起类似的抢劫案件。

3月15日，一伙歹徒窜到亳州市李门楼村，对一村民抢劫之后，又将其两个女儿分别强奸。3月27、28、29日，山东的单县、成武、菏泽以及安徽砀山的4县市9个自然村的21户村民惨遭抢劫。这伙歹徒贪得无厌，不但逼索现金、手表、衣物，就连一瓶酒、一把花生也都抢去，真是凶狠猖狂到了极点！

这一信息通过电传从4省分别报到北京公安部。

王芳部长作了重要批示："加速破案、安定民心、搞好防范。"

6月2日，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周年山驱车南下山东菏泽，主持召开豫、鲁、苏、皖四省协作会议。

从会议交流的情况看，自1988年3月13日至5月26日，豫、鲁、苏、皖四省结合部33个村庄的100多户村民被蒙面歹徒抢劫，共抢走现金31800多元，国库券2600多元，手表57块，

以及收录机、电视机、照相机、衣服、布料等物品，打伤30多人，有9名妇女被强奸、轮奸，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后果，是建国以来罕见的重大系列抢劫案。

会议经过对逐起案件的分析，认为这些案件作案时间相同：大多在夜晚或凌晨；作案地点相同：都是靠近公路的农村；抢劫的目标都是便于携带的现金、手表等物品；作案的手段相同：均是结伙蒙面，手持凶器，拨门入室；歹徒们的口音和说话内容也基本相同。此外，现场上遗留的痕迹、物证也有相似之处，有的还是上一个现场抢劫来的东西被扔在下一个现场；作案成员的人数、年龄、衣着打扮、体貌特征也基本相同。据此，会议认为这涉及四省的抢劫案极可能是一伙犯罪分子所为。根据河南发案早、次数较多的情况，会议划定了“以河南为重点，以商丘地区为中心”的侦破范围，并作出了联合行动，协同作战的七条措施。

菏泽协作会议之后，河南省公安厅成立了以副厅长李志斌、刑侦处长李忠、副处长靳文德为领导的3.13专案督导组。6月4日，靳文德副处长带领大案科长李孟中亲临商丘，会同芦新才处长、金守信副处长认真研究了菏泽会议精神，并召开了专门会议，调整了兵力部署，制定出11项侦察破案措施。他们都憋着一股劲：只要这伙罪犯在商丘，就一定要抓获归案。

4. 1988年6月21日夜，商丘地区永城县黄口乡白庄村外闪出四条黑影，鬼鬼祟祟窥视之后摸到村民田志学家。

此屋门虚掩着。

“谁？”睡梦中的田妻被响声惊醒。淡淡的月色下，她

看见几个幽灵似的蒙面人在屋内晃动，不禁大声呼叫："救命啊！有贼，救命啊！"

她的丈夫田志学由于天热，拉了个席片睡在院子里，朦胧中听到妻子的惊叫，急忙翻身坐起，不料眼前却横着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别叫，叫就攮死你！快进屋，把钱拿出来！"

田志学一下子清醒过来，心头不由升起一阵激愤。"早就听说有一伙坏蛋，欺男辱女，抢劫财物，想不到今天欺负到我的头上，哼！"他一边想，一边磨磨蹭蹭地朝屋门走去。押着他的那家伙看上去又瘦又矮，虽然拿着匕首，田志学并没有放在心上。他担心的是屋里，不知道还有几个坏家伙。正在这时，两个人影从屋里窜出来，手里还提着鼓囊囊的东西。田志学再也忍不下去了，一转身朝身边那个歹徒狠狠就是一脚。就在这时，只听"哗啦"一声，田志学背上挨了重重一记钢鞭。田志学手快，忍着疼痛一把拽住钢鞭，嘴里高声喊道："聚哥，有贼！聚哥快来抓贼呀！"这时，田志学的妻子赤裸着上身冲出屋来，抡起手中的扁担，朝围住丈夫的歹徒打去，正中那人额头。歹徒悚然一惊，田志学就势夺下钢鞭。两个蒙面人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田志学一步上前，抓住一个家伙的后衣领。谁知那家伙用力将前襟扣子挣开，两只胳膊朝后一扬，来了个金蝉脱壳，夺路而逃。

田志学喊的"聚哥"是他的堂兄田志聚，两家仅一断墙之隔。听到堂弟的喊声，田志聚急忙翻身下炕出来，刚走到院墙前，却被一个蒙面持刀歹徒截住："回去！别多管闲事！"

田志聚返身进屋，疾从门后操起一把铁锹，对儿子田有军大声喊道："有军，快起来，打他个小舅子！"

突如其来的惊变，把色厉内荏的歹徒吓得魂飞魄散，仓

惶落荒而逃，消失在夜色茫茫的田野中。

田氏兄弟的英勇行为，不仅保住了自己和同村村民的生命财产，更重要的使公安机关获取了极其重要的物证。除田志学夺下的那根七节钢鞭外，搏斗现场还留下三个提兜，在其中一个提包的衬里上，发现写有“李前云的书包”、“李前超的书包”、“李起峰的书包”等字样。

5.1988年6月21日凌晨，一辆蓝白相间的警车载着公安干警赶赴永城县黄口乡白庄村现场。短暂而紧张的勘查、访问之后，他们发现一个十分可疑的情况。在白庄村外住着6个安徽濉溪人，说是来帮助一家亲戚收麦的。可这时麦已收完，这几个人为什么还呆着不走呢？侦察员立即让田志学、田志聚兄弟秘密辨认，他们竟异口同声地认定其中三个很象是作案的歹徒。公安人员立即传讯这6个安徽人。不料这6人神色坦然，对答如流，丝毫没有作案后惊慌不安之态。

21日下午，商丘地区公安处金守信副处长驱车赶到现场，详细听取了案情汇报之后，断然指出：“不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6个人身上，虽然田氏兄弟指认了，但并不能就确认他们就是罪犯。第一，案发是在夜间，由于光线较暗，加上歹徒蒙面，田志学他们的指认势必掺杂有主观臆断的成份；第二，这6个人能主动接受讯问和审查，不符合作案后的心理状态和表现；第三，据了解，田志学等人与罪犯搏斗时，曾将其中一人的额头打伤，可这6人中并无一人有新鲜伤痕。”

随后的调查果然证实了金守信副处长的判断：安徽省濉

溪县公安局来电，证实那6个人在原籍老实守法，没有什么劣迹。

罪犯究竟是什么人？金守信同志把注意力放在那个写有人名字的提兜上。

这是个非常破旧的塑料桶式提兜，接缝破裂后又用蓝线缝补，那三个歪扭稚嫩的名字就写在提兜上盖的衬布上。根据字迹和涂抹情况，金守信认为很可能是三个在校的小学生为争这一个提兜当书包留下的。那么提兜又是为何到了现场的呢？有两种可能：一是罪犯在农民家中抢来后丢弃在现场；二是这个提兜的主人本身就是罪犯。

推断的结果使金守信他们欣喜万分，当即确定了“以物找人，突破此案”的侦破方案。

电波迅速将这一重大线索报到上级主管部门。坐镇指挥的商丘地区公安处芦新才处长接到报告立即在全区部署。公安部刑侦局也速将这一情况通报鲁、苏、皖公安机关。

6月23日，河南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靳文德率工作组来到永城发案现场，与金守信副处长合兵一处，对案情重新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村多按辈份起名字，如果把李氏“前”字辈的人分布范围排出来，就能缩小调查范围，争取破案时间。基于这种分析，确定在永城县城关首先进行排查。

永城县城关派出所接到命令，立即行动起来，当天就发现有两个叫李前超的人，一个是60多岁的女干部，一个是13岁的在校学生，此外还发现一个50多岁的妇女叫李前云，然而，经过详细的调查询问，这三个人与案件联系的可能都排除了。

线索虽然暂时中断，却给侦察员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以李氏“前”字辈为排查重点，方向是正确的。

6月25日，金守信同志在永城县乡、镇党委书记及公安干警会议上了解到永城县西部的黄口乡李氏“前”字辈较多，以及与它毗邻的夏邑县东的几个乡也较集中的情况后，遂决定把黄口乡作为排查重点，同时将侦查触角伸向夏邑县境。

6月26日晚7时，连续几天没有合眼的金守信副处长又驱车赶到夏邑县公安局。

6.如果打开地图，将“3.13”案件以来发生抢劫案件的地点认真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况：夏邑县东的永城、濉溪、萧县、涡阳；西部的商丘县、睢县、虞城；南部的亳州、柘城；北部的砀山、宇县、单县都先后发生过蒙面入室抢劫案，但位居于中的夏邑县却风平浪静，连一起类似的蒙面抢劫案也没有发生。

“这种情况正常吗？”夏邑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县公安局党委书记的韩志鹏同志每当收阅情况通报之后总是这样自问。

反常现象的背后往往存有超乎寻常的原因。韩志鹏思索良久，脑子里突然跃出这样的推断：常言说兔子不吃窝边草，难道这些抢劫犯的老巢真的就在夏邑县？

想到这里，韩志鹏不禁打了个寒战，顿觉一副沉重的担子狠狠压在肩上。他将这个想法告诉司俊生同志，司局长也颇有同感。当他们听完金守信副处长关于“6.21”案情介绍后，立刻警觉起来。

“是的，夏邑县李氏前字辈的人确实不少。仅我认识的就有好几个。”韩志鹏扳着指头，“县委办公室的，县农业

局的……并且家都在本县东部。”停了一下，他又对金守信副处长说道：“请金处长放心，我以党籍保证，如果蒙面歹徒真在夏邑，决不会让他们溜掉！”

韩志鹏与司俊生简短商量一下，立即通知县东部的9个乡镇公安派出所长到县局开会。

金守信信任地点点头。他太了解韩志鹏了。这位曾经任过派出所长、刑侦科副科长、县公安局长的政法委书记，堪称公安战线上的一员虎将。

夏邑县东9个乡镇的派出所长接到通知后，先后风风火火地赶到县公安局。

“是蒙面歹徒把我们召集到一起来的。”韩志鹏严肃而又不乏诙谐地对部下说。他把“6.21”案件情况简单通报给大家，要求各派出所立即行动，迅速查清各辖区有没有李前云、李前超、李起峰，不得漏掉一个在册人口。最后他又强调说：“此案是公安部挂上号的，如果谁的辖区出了问题，我就拿谁试问！”

23岁的火店乡派出所长李玉政是个责任心、事业心都很强的小伙子。散会以后，他骑着自行车回到所里已是深夜12点多了。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召开全所民警会议，将全所6个民警分成4组，决定次日一早首先对全乡36所小学进行排查。第二天上午10时，合同制民警张营政在后刘店小学查到一个叫李前云的三年级学生。李前云讲出原先在其外婆家上学时曾叫过李前超和李起峰，并自述确实用过一个与罪犯留在现场一模一样的提兜当书包。

“那提兜是我父亲李荣在窑场干活时发的。”李前云瞪着双眼望着侦察员，心中一阵迷惘。是呀！他那幼小而纯洁的心灵里怎么会想到这个提兜的巨大价值呢？又怎么会知

道他的父亲正是拿着这个提兜去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勾当呢？

案情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6月27日晚10时许，金守信副处长从电话里得知这个重要情况，立即指示对李荣进行全面侦察。

恰在此时，又一条重大线索传到了破案指挥部。

7．6月27日下午6时许，河南省公安厅刑侦处调度室里一片繁忙，电话、记录、汇总……下班了，赵凯生同志信手拿起刚送到的《郑州晚报》，猛然，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警觉。

《蒙面人落网记》："6月23日上午10时，市老坟岗治安室民警刘天玉等5名同志在执勤时发现两个可疑人，在其携带的提包里搜出匕首六把、钢鞭一条和三个大口罩。他们马上警觉地想到这两人有蒙面作案嫌疑。经过进一步讯问，这两人供述是夏邑县火店乡邵庄村人，一个叫徐海良，一个叫刘道林，是23日凌晨在荥阳县王村乡薛村11队蒙面作案后潜入我市的。同伙还有三人，已潜逃。此案已交荥阳县公安局处理。"

钢鞭、匕首、口罩、夏邑……这些信息使赵凯生同志迅速联想到系列抢劫的案情特点。他越想越激动，越想越觉得这伙罪犯可能与系列抢劫案有关。赵凯生拈起报纸，三步并做两步奔进处长办公室，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李忠处长。李忠处长指示速将此情况通报商丘。要采取两个措施：一、查清徐海良、刘道林的真实姓名、住址后立即组织搜查；二、派人到荥阳，配合突审徐、刘二犯，以期扩大战果。

当晚9时，一辆警车驶出商丘地区公安处，车上坐着副处级侦察员张传文等人，风驰电掣般朝荥阳进发。张传文带领侦察员赶到荥阳公安局已是次日凌晨3点，顾不得休息，立即突审徐刘二犯。

几乎就在张传文等人驱车西去的同时，一辆绿色吉普车也从夏邑县公安局驶出，沿着公路朝县东的火店乡奔去。车上共坐7人，为首者是刑警队李存政、刘廉启两位队长。车轮飞转，20多华里的路程转眼即到。他们在派出所门前正好碰见所长李玉政。

“玉政，快走，有任务！”

“是不是要抓李荣？”

“李荣先不管他。火店乡是不是有个邵庄？”

“有哇。”

“那好，情况是这样的……”

刘廉启将情况简要叙述一遍。几个人跳上车直扑邵庄。遗憾的是，他们在邵庄村查了个遍，这个庄根本就没有叫徐海良和刘道林的人。

“可能是罪犯报了假地址，走，回所里查户口簿！”李玉政的脑子转得快，迟疑片刻便对刘廉启说道。

回到所里，李玉政拿出几摞户口底册分给众人。一页，两页……一本，两本……侦察员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紧张地工作着。

“你们看，在这儿！”突然，一个侦察员兴奋地叫道，“刘道林，火店乡阎井村人，乳名叫毛旦，现年26岁。”随后，徐海良的名字也找到了。其实他叫徐显海，徐海良是他的别名，家住火店乡徐小场村。

此时已是凌晨4点。

事不宜迟，刘廉启带人去徐小场搜查，李玉政率人直奔阎井村。

夜幕已被慢慢拉开，天边露出了鱼肚白，晓风吹来，树木野草在微微颤动。四周都笼罩在神秘的晨雾之中。

李玉政等人来到阎井。刘道林家里阒无一人。搜查工作刚进行一半，李玉政猛然发现一个人影在院门探探头，很快又缩了回去。李玉政大疑，抢上一步喊住那人："你要干什么？"

"我……我来找刘道林……"那人惶然变色，吞吞吐吐答道。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

"我叫……我叫……徐英明，住在徐小场。"

徐小场！那他晌不晌夜不夜地来这里干什么，难道此人是荥阳漏网的罪犯之一！想到这里，李玉政一把抓住徐英明的胳膊，喝道："刘道林已经被捕，供出了你们的罪行，说，你们的合伙都还有谁？"

徐英明望着威严的李玉政，望着从刘道林家中搜出来的现金、手表、衣服等赃物，沮丧地叹了口气："还有……还有张福香、徐显存、徐玉华。"

徐英明又战战兢兢地供出了与刘道林、徐显海一起在荥阳抢劫作案的过程。

徐英明的供述使李玉政联想起永城县"6.21"案件现场上的那个提兜，又喝问："还有吗？"

"没……没有了。"

"没有了？！李荣是怎么回事？你们还干了些什么？"

这句问话声音并不高，却如五雷击顶，徐英明悚然一惊，脸色变得煞白，哆哆嗦嗦地说道："你……你们都知道

啦……给，给我一根烟，我全坦白、交待……”

一支香烟抽完，侦察员已经从徐英明的供述中证实了涉及豫、鲁、苏、皖四省的系列蒙面入室抢劫案是以夏邑县火店乡农民刘长安、刘道林为首的14人团伙所为。这伙歹徒的名字是：徐显海、李荣、刘怀井、刘须战、李连军、张福香、徐玉华、谢二官、徐显存、李连升、刘怀秀、刘道存。

凌晨5时，荥阳来电。经过对案犯刘道林、徐显海的突审，也证实了徐英明供述的情况基本属实。

“抓！”指挥部一声令下，早已摩拳擦掌、整装待发的公安战士如猛虎下山，迅速扑向各个罪犯的住宅。6月28日上午8时，罪犯李荣、刘须战、刘怀井相继落网，并搜出一大批现金、手表、衣物、电视机等赃物赃证。

至此，涉及四省的系列蒙面入室抢劫、强奸集团案件终告破获！

下　　篇

1988年6月28日是个令人激动的日子。

徐英明、刘怀井、李荣、李连升四名罪犯束手就擒；警车飞奔，又将刘道林、徐显海从荥阳押回。夏邑县沸腾了，整个商丘地区沸腾了，人民群众沉浸在一片喜庆之中。然而，作为一方治安长官的商丘公安处处长们的心头重压并没有松动，因为14名罪犯只有6名落网，特别是首犯刘长安仍然逍遥法外！

6月29日，商丘公安处处长芦新才、副处长金守信驱车夏邑，与韩志鹏、司俊生等同志一起研究案情，制订出一整套作战方案。于是，就在这天夜里，一辆辆警车、摩托车从

夏邑县公安局驶出，一百多名公安战士冒着浓重的夜色就此拉开了抓捕逃犯的序幕。

1. 1988年7月3日，深夜。四野一片静寂。火店乡徐小场的街道上悄然出现四条人影，为首一人身材修长，眼睛里透着机警和干练。他正是火店乡派出所长李玉政。几天来，他带领所里的干警架网设卡、蹲点守候、座谈访问……嘴唇上长起了一个个水泡，双眼布满了血丝，一天要泄肚十几次的菌痢，使得他的脸更加削瘦。他心里急呀！轰动全国的特大系列抢劫案的14名罪犯竟然全部是火店乡人。当然，并没有人把这种责任加在一个乡派出所长身上，但李玉政很不安，有一种欠债的负疚感在折磨着他。

夜色渐浓，半弯新月给大地涂上一层银光。村里很静，白日的嘈杂都随夜色溶去。4名侦察员屏息静气，悄悄朝逃犯徐显存住宅走去。突然，两个人推着自行车迎面走来。就在错肩移步的瞬间，李玉政不由暗暗"噫"了一声。这不是徐显存的弟弟徐显明吗？深更半夜推着自行车要干什么？再凝神细看，自行车后架上放着个包袱，月光下隐约可见有衣物露了出来。李玉政轻轻拉了战友一把，悄悄尾随其后。

蜿蜒的土路伸向村外。徐显明和那人脚步飞快，径直朝野外走去。广袤的原野在月光下静静地躺着，微风吹过，树枝摇曳，偶尔几声蛙鸣更增添夏夜的静谧。李玉政顾不得多想，抢前几步拦住了徐显明。

"站住，你干什么去？"

"我……"徐显明只是觉得后面跟着人，却没有想到是派出所长，顿时慌了手脚，"我……到村外凉快……"

谎言！凉快还用推自行车！

“是不是要找你哥徐显存？！”

“不……不是……”徐显明更慌了，下意识用手抓住车后架上的包裹。

欲盖弥彰！李玉政从他惊慌的眼神里悟出逃犯徐显存很可能就藏在附近。李玉政环顾四周：左面是黑黢黢的树丛，右面是半腰深的庄稼，前方不知是谁家的菜园子，一间棚庵立在中央。罪犯会不会藏在那里呢？如果贸然行动，势必打草惊蛇。他想了想便故意对徐显明大声说道：“徐显存犯了法，你发现了他一定要及时报告！”

“是，是。”徐显明连连点头。

“天这么晚了，村外不安全，凉快一会儿就快回家。好，我们走了。”李玉政说完便与战友们踏着沉重的脚步走了。

徐显明望着渐渐远去的背影，迟疑片刻便溜进前面的菜园。

2.逃犯徐显存确实藏在菜园里。

26岁的徐显存曾经是个海军战士，退伍后又担任了村民兵营长。象他这样既受过部队生活的锻炼又有文化的年轻人，如果踏实肯干，勤于劳作，何愁不发家致富。可能，对金钱的过分贪求不仅使他淡漠了对土地的热爱，而且将仅存的一点良知也完全抛在脑后。当刘长安对他先施以小恩小惠然后暗示“走黑道才能发大财”的道理时，他欣然同意，与刘长安一起开始了罪恶的生涯。一共做了几次案？抢劫了多少财物？强奸了多少个姑娘和少妇？他全记不清了，实在

是太多了，不过，第一次作案的情景仍清晰地留在他脑海里。

那是一个日光暗淡的下午，徐显存正坐在凳子上百无聊赖地望着灰蒙蒙的太阳滑向西边天际。李连升晃动着麻杆样的身体走进院子，长脸上的小眼睛骨碌碌四下张望一番，凑近说道："显存，长安让来叫你。"

"干啥？"

"你不是要和我们一起做生意吗？"李连升故意把"做生意"三个字咬得很重，并神秘地眨眨眼皮。

"走！"徐显存狠狠地将烟蒂扔在地上。

天色慢慢暗下来。徐显存推开一扇低矮的房门，一股浓烈的劣等烟草气味迎面扑来，光焰如豆的煤油灯下围坐着几个人。这些人他都认识，不，岂止是认识，他们还经常在一起喝酒、赌博，发泄对社会对人生的不满，探讨发大财的诀窍。看，那个斜靠在桌子边的是李连军，1.6米的身高，灰黄的脸上长着两只小眼睛，一讲话就紧张，结结巴巴，额头直冒冷汗，让人看着可怜。为了改变形象，他便终日沉默不语，蓄起小胡子，鬓角留得很长大背头总是梳得锃亮，走起路来昂首鹅步，一副自命不凡的模样。那个坐在床上，紧绷着脸，瞪着大眼珠子的是刘怀秀，令徐显存羡慕不已的是他有一条象牛犊子高大的狼狗和一只只会翻跟头的猴子。这两样东西在豫东偏僻农村绝对是"盖了帽"的玩意儿，更何况它们的存在已超过了自身的价值，因为它们已使刘怀秀戴上"小霸王"的桂冠。可能正是因此，刘怀秀平时说话时总是粗门大嗓，还不时挥动左臂来强调他的话的重要性。噫，后刘店村的李荣也来了。这位在部队混了七年，又在县机械厂干了三年临时工的仁兄不知怎么那样窝囊，脸上缺少光彩，

总象是没有睡醒，瘦削的躯干似乎能被一阵风刮出老远，涨着青筋的脖子上是一颗尖细的小脑袋，两只白多黑少的眼珠骨碌碌地滚动，象只受惊的兔子看着四周。他也敢来吃这碗饭！？

徐显存挨着刘怀秀坐下来，递过去一支香烟的同时把这个疑虑也告诉了他。“还不是他老婆的劲。”刘怀秀一笑，“那次我和长安几人做生意回来，正好碰到李荣的老婆。她见我手里提的、肩上扛的，便撵着问是咋来的。咋来的？做生意赚的！我对她说。谁知她嘻嘻一笑说咋样，让你李荣哥当个帮手吧！我支吾着没有回答。她脸一沉说别和我要权，你们那生意事我知道，李荣不能干别的，还不能望个风看个人什么的！她知道内情我不奇怪，因为李荣是李连升的胞兄，虽然分着过，她也是能看出些门道的。后来她让李荣亲自找刘长安，李荣害怕，被骂了个狗血喷头，就乖乖地跟我们干了，不过……”刘怀秀挥动手臂正讲得有劲，忽被刘长安的话声打断了。

“喂，静一下。”端坐在桌边的刘长安神色庄严地扫了下众人，“经过大家努力，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兴旺，队伍越来越壮大，这当然是好事，但人多杂事多，容易出问题。常言说家有家法，帮有帮规，既然我们在一起干，就要有个规矩才行，我说的对吗？”他的话音刚落地立即响起一片赞同声。

听了刘长安这一番开场白，把徐显存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实在的，他之所以决心干这一行，除了想发财图痛快外，觉得刘长安是个干家也是个因素。刘长安身材高低适中，敦实健壮，白皙的脸上有一双目光炯炯的眼睛；他会武功，臂力过人，抡起钢鞭呼呼作响，三五个人近身不得；他脑袋瓜还特别灵，能说会道，做事很有计划性。

“好，”刘长安继续说，“第一，我们外出一律要讲是出去做生意，要悄悄地分开走，避免引起怀疑；第二，以后不准再抢电视机，录音机之类的物件，要以现金、衣服为主；第三，行动之前计划周密，遇到反抗不准惊慌，如有一个弟兄被围大家要全力相帮；第四，如果万一有人被抓，不准乱咬，老婆孩子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如果乱咬乱供，那就别怪我刘某不讲情义！”刘长安双目暴出凶光，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狠狠插在桌子上。

大家都没有异议，似乎连“小霸王”刘怀秀也惧他三分，连连随着众人点头。刘长安见大家没有反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摊在桌子上：“来，我们商量一下行动计划。”

3．这次行动是在三天之后。他们几个人分散从村里潜出又按约好的时间、地点聚在一个村子附近。当夜幕降临，他们戴上口罩，取出钢鞭，匕首冲进村去。刘长安熟练而轻巧地拨开不结实的木门。人醒了，刚睁眼，便将一把冰冷的匕首按到脖子上，接着便是下跪、求饶……太顺利了，那一夜他们连抢19户人家，玩弄了四个女人。

轻易的得手刺激着邪恶的膨胀，那用罪恶的双手抢来的财物象一根魔绳似的紧紧系住他们的灵魂。徐显存认准了这是一条通往发财的幸福之路，哪里想过，这条危险之路会引他堕入罪恶深渊。6月28日凌晨警车的轰鸣才彻底打碎了他的美梦，他顾不得许多，只穿了条裤衩便一头钻进野地里。

总算好，他和弟弟徐显明很快取得了联系，并商定今晚送来衣服、现金……

远处响起脚步声，他打了个激灵，旋即又放下心来：是弟弟徐显明，他正要站起身去迎，突然又传来严厉的盘问

声。他的心缩成一团，一股冷气直升头皮。哦，好险！看来老天有眼，原来是几个蠢笨的民警。他暗暗笑了笑，紧贴在蕃茄架下的身子朝上挺了挺。

“哥哥。”徐显明走过来轻轻地呼叫。

“哎，这边来。”徐显存直起腰，“他们走了吗？”

“走了，好悬！”徐显明抹了把头上的汗，仍是惊魂不定。

“快把东西给我，我这就走！”

“给……”

话未说完，平空猛地响起惊雷：“不许动，把手举起来。”随即几支雪亮的光柱一齐照射过来。

犹如天降的民警，惊得徐显存魂飞魄散，求生的本能刚让他朝前跨出一步，一只铁拳便猛击在他的太阳穴上，顿时瘫软在地……

捉拿徐显存的正是李玉政和他的战友们。

4.1988年7月1日上午9时，两辆小汽车驰进火店乡政府。车门打开，夏邑县委书记李齐臣和韩志鹏、金守信、司俊生等同志下了车。

李齐臣一行是经过缜密研究后决定来火店乡召开群众大会的。

目前，夏邑县公安局面临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是繁重艰巨的抓捕任务。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的8名逃犯潜入茫茫人海，何处觅踪迹？另一方面是人力不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指挥部决定：第一，打破股、室界限，调动一切力量投入抓捕工作；第二，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公布

案情，激发义愤，宣讲政策，晓以利害，充分利用群众力量尽快制服罪犯。

会议开始了。金守信同志将刘长安一伙歹徒所犯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尽数列出，深深震撼着到会者的心。一个村干部情不自禁地嚷道："这不是一伙活土匪吗?!"

"是的，他们确实是一群土匪。"李齐臣同志神色凝重地说道："这些人的出现是夏邑县70万人民的耻辱，更是火店乡人民的耻辱；想想这些人给邻县的农民兄弟造成的巨大损害，我们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能不感到痛心吗？"李齐臣同志很善于讲演，他停顿一下又继续说道："仅仅痛心是不够的，要行动起来，配合公安机关开展工作。根据掌握的情况，有些逃犯并没有跑远，还与家人保持着联系，因此我再次申明党的政策：检举揭发有功，知情不报，窝藏包庇有罪，对于自动投案者，不打、不骂，并在量刑上给予从宽的考虑。"

……

5.1988年7月15日，司俊生局长和内保股长熊申强走进一家农院。这是司局长第十一次来逃犯张福香的家。

暑气蒸腾，院内寂然，几只母鸡在悠然散步觅食。

"有人吗？"熊申强问了声。虚掩的房门里似乎有人影闪动，却没有应声。

司俊生和熊申强对视一下，不由想起第一次来这里的情况。那是刚刚结束对住宅的搜查之后。

"张福香到哪里去了?!"司俊生严肃地问张福香的妻子沈玉琴。

“我怎么会知道！”她沉着脸冷冷答道。

“你们是夫妻，他准备逃到哪里难道不对你说？”

“逃跑！俺孩他爹老老实实，又没干啥坏事，用不着逃跑！”

“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司俊生指着搜出的手表和衣服问。

她容颜一动，语气仍是冰冷：“不知道，可能是他做生意赚钱买的。”

真刁蛮！司俊生觉得一股怒气从胸中涌出，但他又抑制住了这种冲动，没说什么；走了。但第二天他来了。因为据别的罪犯供述，14名罪犯并非铁板一块，罪行各有轻重。如张福香就是仅参加了一次抢劫。如果工作到家，自动归案是完全可能的。

于是，一次，二次……司俊生和侦察员来到这个简陋的小院，但每次在唇焦舌燥之后只得到“让我考虑考虑”的回答。不过，已没有了抵触态度。

司俊生推开房门。沈玉琴默默地站在中央，削瘦的脸庞愈显憔悴。

“考虑得怎样了？”

“嗯……”沈玉琴抬起头嗫嚅道：“如果他主动回来了，你们究竟怎样对他？”

“张福香罪行较轻，如能自动投案，政府一定会从宽处理。”

“不枪毙？”

“这主要看他的认罪态度！”

“不打他？”

“党的政策不允许打骂人犯。”

"不用铁丝穿着肩胛骨示众？"

"那是更不允许的！"司俊生严肃地说，"你要相信党的政策，不要听信别人的胡言乱语。"

说实在的，沈玉琴的心病也确实在此。自张福香仓惶离家出逃，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做恶梦，梦见丈夫被打得血肉模糊……恶梦醒来，她痛苦，她惊慌，泪水打湿了枕巾。面对孤灯，长夜难眠，她想了很多。她很清楚，逃跑不是长事，有人说事大事小跑了就跑了，这怎么能呢？司局长说得对，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还能跑到国外去！可一想到让丈夫回来投案，她心里又直打鼓。她最担心的就是挨打受苦。特别是她的婆婆，一听说要让儿子回来投案，她频频摇头，说："不行，好死不如赖活着，跑一天是一天！你是不知道，凡是抓住大码子（豫东方言：土匪）先用铁丝穿住肩胛骨游街示众，然后就是活埋枪毙……"于是，她又犹豫了。

天气似乎更热了，屋外树上的蝉拼命地嘶鸣。沈玉琴抬起头望了望司俊生，不由心里一动：花白的头发下面是一张由于劳累而憔悴的脸，干裂的嘴唇、布满血丝的双眼，汗珠正从额头渗出、淌下……是呀，一个县公安局长，又这么大年纪，三番几次地来磨嘴皮子究竟是为了啥？难道就是为了要将张福香痛打一顿然后在肩胛骨穿上铁丝吗？

沈玉琴终于觉悟了，说出张福香逃往淮北市，正以捡破烂度日的情况。

1988年7月17日，张福香的哥哥张福生乘车前往淮北市寻找张福香。

6．沈玉琴说对了，张福香确实在安徽省的淮北市，象

条丧家狗似的东躲西藏，惶惶不安。他想过自杀，却舍不得家，他想过投案，但又怕惩罚，一些传言使他相信惩治土匪的种种酷刑。除此之外，他想得更多的是对自己轻信的懊恼和对刘道林那个乌龟王八蛋的怨恨。不是他我能到这种地步吗？

那是6月23日下午，阎井村的刘道林急匆匆来找张福香。

“大哥。”见屋内无人，刘道林眨巴着烂眼皮子凑近说。

“啥事？”他问。

刘道林称他为大哥是因为8年前几个邻村的伙伴一时玩得高兴，动起了结拜金兰的念头。于是插草为香、伏地磕头，尊他为大哥。这几个人中就有刘道林。其实他对这个金兰兄弟颇不以为然，原因倒不是因为刘道林长得尖嘴猴腮、相貌猥琐，而是觉得此人不怎么地道，以后来往也不多。

“想请大哥帮个忙。”刘道林嘻嘻一笑，“都说大哥是个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我这个忙是一定会帮的。”刘道林并不直接回答，绕着圈子用话激他。

“只要我能，一定。”张福香说。

“其实很简单，”刘道林又嘻嘻一笑，“早几天我和徐英明、徐显存、徐海良出外做生意，在郑州买了几包货，弄不动，才回来请你去帮忙，他们几个还在商丘等着。”

原来是这样。张福香当即便答应了。

当他和刘道林走出商丘汽车站，发现除了徐英明、徐显存、徐海良外，还有个徐玉华。

坐火车到达郑州已是薄暮时分，在车站广场转悠了几圈，却不见要搬的货在哪里。张福香正纳闷，刘道林对他说

不搬货了，要去荥阳县找人讨帐。既然应邀出来，张福香也不好说别的，便跟着刘道林几人坐车、下车，鬼鬼祟祟摸进一个村子里已是半夜时分。

刘道林他们几个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口罩戴在脸上。天这么热戴这玩意儿干什么？他正奇怪，刘道林抽出条钢鞭递过去说："大哥，现在也不瞒你了，我们几个要走走黑道弄点钱，人少了不行，才委屈你来帮忙望望风！"

他明白了，这不是要当大码子吗！他正要表示反对，徐海良举着匕首在他面前一晃，皮笑肉不笑地说："咱明人不说暗话，大码子的帽子你是戴定了，如果报告，我们回去把你老婆……嘿嘿。"说着竟做了个下流的动作。

他木然接过钢鞭。

刘道林、徐海良几人冲进一家农院。不一会儿便传来砸门声、威胁声、求饶声、翻箱倒柜声……

张福香觉得好奇，走了过去，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跪在地上，刘道林拿着刀正一刀一刀挑划她身旁一个姑娘的衣服，衣服全破了，洁白的身体裸露出来。由于惊吓，那姑娘浑身打战，脸上无一丝人色。徐玉华走过去，朝姑娘下身摸了一把，然后哈哈大笑。

"钱，交钱，不给钱就×死她！"刘道林凶狠粗野地叫着。那老妇战兢兢爬起来，从墙旮旯里抠出一沓钱递过去……

他不敢也不愿再看下去，他的心在狂跳，几乎要从胸中蹦出。

一家、两家……显然收获不小。刘道林、徐海良高兴得直咂嘴巴。他却紧张害怕，心里象塞了团乱麻。第二天便揣着刘道林硬塞给的一包东西返回夏邑老家，一直闷头睡了两天……

猛地，张福香觉得肩头一沉，回头看去，竟是哥哥张福生。听完哥哥叙述县委书记李齐臣的讲话和公安局长司俊生的规劝，他流泪了，将捡来的垃圾一脚踢开："走，我回去，就是枪毙我也不在这里受这份洋罪。"

从6月28日开始，公安干警们就是这样顶烈日，冒酷暑忘我工作着。他们在围追堵截、蹲点守候的同时，对逃犯家属进行了大量的思想教育，仅司俊生同志就深入罪犯家70余次。

他们的工作终于打动了逃犯家属们那颗猜疑、惶恐的心，纷纷提供线索，有的主动去寻找。罪犯徐玉华的兄长徐国平先后自费到陕西的榆林、定西、神木、西安去寻找徐玉华，后来又想起姐夫的一个哥哥在新疆某地工作，徐玉华会不会跑到他那里？于是又带着四名亲戚赶到新疆，终于将徐玉华带回夏邑投案。随后，李连军、谢天峰也先后自动投案。

河南省公安厅的一位负责同志听了汇报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真是到家了，能让那些深感罪孽深重的罪犯自动走进监狱，确实不容易啊！"

7.七月酷暑、遍地流火。

随着一串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旷野上出现一支自行车队伍，越小路，过小河，出了这庄，又驶入那个村。他们的奇特装束引起了村民的好奇：身穿短袖衫、短裤头，一条被汗水浸湿的毛巾搭在颈上。从那奋力蹬踏而弓起的后背还可以看出在汗衫下面还插支短枪。

不过，好奇只是暂时的，当村民们听完这些人说明来

意，单纯的好奇很快化为油然的敬意。原来他们是夏邑县公安局派出的侦察员。

那是7月7日下午，火店乡谢庄村民谢贵急匆匆赶到派出所报告了一个重要情况：中午时分，一辆四轮拖拉机停在谢庄南面的公路上车上有两人向行人打听公安人员近来的活动情况，十几分钟后又朝东开走了。谢贵一口咬定那两个人一个是刘长安，另一个是其表叔李建设，家住永城县芒山乡李井村。司俊生局长闻讯大喜，立即亲率15人乘车飞驰芒山。

暮色茫茫，司俊生局长望着窗外闪过的景物，心头一阵激动。谢贵报告的情况实在太重要了！从6月28日至今这些日日夜夜里，他为之苦斗、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要把罪犯全部捕捉归案吗？特别是刘长安，主犯不捉民愤难平，元凶不除，民心不安啊！

晚9时许，汽车到达芒山乡李井村。司俊生命令封锁路口，自己带人直冲李建设家，门开了，搜遍全宅只见到刘长安之弟刘长江和李建设之弟李建明龟缩在墙旮旯，却未找到刘长安和李建设的影子。

询问刘长江、李建明二人方才知道，当天上午原来是他俩开着拖拉机到谢庄打探消息，由于相貌近似，谢贵错以为是刘长安和李建设了。

虽然错了，但这两个人绝对不能放过。司俊生严厉地问道：“刘长安呢？”

“几天前已经走了，他让我们有空去夏邑探探风……”刘长江不语，李建明吞吞吐吐地说。

“去哪了？”

“到我姐家了。她家住在永城县徐山村。”

司俊生命李建明带路直奔徐山。

7月8日凌晨3时，徐山村。李建明的姐夫告诉侦察员：刘长安7月4日到她家，自称是打架伤了人。7月5日，刘长安的父亲刘怀文也赶了来，将随身带的做箩、簸箕的工具和原料分给刘长安一半，当天便离开徐山村朝东走了。

往东?! 司俊生同志的脑海里很快映出这样一个情况：刘怀文会一套做箩、簸箕的手艺，早年就曾在永城东部的万山、丰县、砀山一带活动。他会不会领着刘长安重操旧业，隐藏于偏僻村庄之中呢？

司俊生马上将此想法通告指挥部。

7月9日，晚9时，夏邑县公安局办公楼下放满了自行车。楼上会议室里气氛肃穆，几十名公安干警静静地听韩志鹏同志作战前动员："同志们，根据掌握的情况，主犯刘长安很可能潜藏在豫皖结合部一带农村，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指挥部决定由李传印和段新田同志负责，组织自行车便衣小分队外出侦察，力争发现线索，尽快将主犯捉拿归案。"

韩志鹏同志的讲话使同志们的斗志更加激昂。凌晨1时，23名公安战士兵分5路，以50华里的横断面朝东推进。

现在，村民们看到的这支奇特的自行车队正是夏邑县公安局的便衣小分队。

一天、二天……烈日当空，气温高达39℃，一望无垠的原野无遮无盖，阵阵热浪袭来如烤如炙。侦察员奔波着、调查着、寻觅着……硬是在20多天的时间里走遍了河南的永城、安徽的砀山、万县、江苏的丰县和山东的单县，将大小村庄象篦头发一样仔仔细细地排查了一遍。

8.1988年7月30日夜。

一片乌云飘来，将本来就不明亮的月光弄得更加暗淡。天气仍然燥热得很，大树下、麦场边围坐着一簇簇纳凉的人们。他们摇着蒲扇，端着茶碗，悠然地谈古论今。夏邑县后刘店村沉浸在夏夜宁静中。

“啪！”村东头臭水沟旁的草地里传出一声脆响，显然是巴掌拍在脖子上，随即是低声斥骂：“这些该死的蚊子！”

“给，老张，清凉油。”又一个压低的声音。

“没用，你抹到这它又咬到那，不管用！”

暗淡的月光下，两个人蹲伏在草丛里，头上还戴着用树枝编织的伪装。他们俩是在此守候的公安战士，一个是夏邑县公安局刑侦队指导员张秀春，另一个是咱们已认识的火店乡派出所长李玉政。

当自行车小分队冒着炎炎烈日行进在千里原野的时候，这里的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四下微山湖，夜擒刘怀秀，撒网设奇兵，智捉刘连升，14名罪犯现在只有主犯刘长安一人还未捉到。现在，张秀春、李玉政奉命守候，已经在刘长安家院外的臭水沟旁整整蹲了17个夜晚……

突然，李玉政用手捅了捅张秀春：“你看！”张秀春一抬头，只见一条黑影趋近刘长安家门。少顷，门“吱呀”一声开了。

张秀春和李玉政互相递了个眼色，敏捷地扑了过去。

“你回来干什么？”手电光下，李玉政认出是刘长安的妹妹刘素梅。

“我……回来给妈拿件衣服。”刘素梅惶然不知所措。

“你妈在哪儿？”

“在……在程集我表舅爷许光年家。”

张秀春狠狠吐了口浓痰。

6月28日的突击搜捕没有将刘长安收入法网。狡猾的刘长安已经从李荣掉在现场的提兜觉出不妙，便于6月27日提前潜逃。随后其父刘怀文、其母包翠萍、其妹刘素梅、其弟刘长江也都先后离家躲避。根据掌握的情况判断，刘长安的去向，其家属必定知晓，可侦察员找了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他们，现在总算有了下落。

深夜子时，一辆三轮摩托车驶进程集村，在野外的一个瓜庵里将包翠萍找到带回了派出所。经过74小时的耐心教育，这位妇女终于谈出了这样一个重要情况。

一天深夜，躺在许光年瓜庵的包翠萍正在睡觉，朦胧中觉得有人摸进瓜庵，睁眼一看是丈夫刘怀文。

“长安呢？怎么样了？”包翠萍知道刘怀文去永城县徐山找到了刘长安，这时见他忽然半夜回来急忙问道。

“不要怕。”刘怀文长长舒了一口气，“长安已去沛县他的朋友家。那朋友现在发了财，在东北长春市建筑队里当领工，答应让长安也去。”

“沛县？”包翠萍记不得刘长安在沛县还有朋友。

“你忘了，他还来咱家吃过饭。”刘怀文启发她。

包翠萍想起来了。那是在6年前，刘长安与同村几个人到沛县卖缸时结识了一个人，后来那人来夏邑买小米，曾在刘家吃了顿午饭。

“那人叫啥？详细地址在什么地方？”司俊生急急问道。

“不……不知道，确实不知道！”包翠萍指天点地，看样子不是装的。

司俊生立即派人深入后刘店村，将那次和刘长安一起去卖缸的村民找来座谈。或许是时间太久了，几个村民都说不知道刘长安在沛县还有个朋友。经过反复回忆，才说如果真

如此，很可能是一次在沛县胡寨乡陆湾村正东的一个小村里住宿的事。至于那是什么村名？那人姓名？村民都大摇其头。

情况上报指挥部，韩志鹏同志命令张秀春和李玉政前往沛县胡寨乡陆湾村。

9.1988年8月8日夜11时。

两条光柱象两把长剑，将夜幕割成一块块不规则的几何图形。一辆吉普车行驶在从夏邑到沛县的公路上，车里坐着张秀春和李玉政。

8月9日凌晨2时，汽车到达沛县胡寨乡。与派出所联系，果然有个陆湾村。可是张秀春在正东方向整整调查了一天也没有发现一点线索。是村民们记忆有错，还是调查范围太小？张秀春和李玉政商量一番，决定去找胡寨乡建筑公司的负责人。既然刘长安的“朋友”是搞建筑的工头，当地建筑部门很可能会知道一些情况。

张秀春和李玉政返回胡寨，找到了乡建筑公司经理张长根。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当侦察员刚说明来意，张长根便说：“我们这个乡在东北的建筑队很多，不过，在长春市包工的只有两个人：孟庄的郭玉堂和郭玉珍，他们是兄弟俩。”

张秀春和李玉政大喜，立即驱车孟庄。孟庄在陆湾村东南五华里，难怪在正东方向没有发现线索。

郭玉堂之妻许淑华证实：十几天前，确有一老头和一男青年来找郭玉堂，自称是夏邑县火店乡人，家里遭了灾要跟郭玉堂到东北干活。郭玉堂答应了，二天后便领着那青年走

了。他的施工地址在吉林长春的军区第三干休所院内。

问到那青年的相貌特征，与刘长安完全吻合。

情况紧急，迟则生变！张秀春和李玉政断然决定，从徐州直奔长春，委托司机回去向指挥部报告。

1988年8月10日下午6时18分，开往长春方面的56次列车从徐州驶出。在拥挤不堪的硬席车里可以看到面色憔悴的张秀春和李玉政。他俩已经整整两天没有吃过一顿可口饭菜，连日紧张奔波使他们的精神肉体都感到极度疲惫，但是，他们的眼睛里仍燃烧着坚毅和亢奋的目光。凶犯就在前面，战斗即将开始，怎不令真正的斗士感到神往、激奋！

8月11日夜8时，经过22小时的奔驰，火车终于停靠在长春市车站。张秀春和李玉政挤出车站，立即跳上一辆出租车。

11日夜8时20分，长春市朝阳公安分局绿园派出所长陈长庆听完张秀春二人的介绍，立即派民警小张、小王配合行动。四人来到军区第三干休所，找到负责沛县建筑施工的车春喜，车春喜欣然应诺，带着民警去找郭玉堂。

夜9时5分，工地。

“前几天从夏邑来干活的那个人现在哪里？”张秀春亮明身份，严肃问郭玉堂。

“你说是刘长安，他怎么啦？”

“他犯了法，我以法律的名义要求你配合工作！”

“一定，一定！”郭玉堂连声说道。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只有一面之交，可怜巴巴央求他找活干的“朋友”竟是一个十恶不赦，天良丧尽的凶犯。

9时15分，工地宿舍。

这是一所新建成尚未粉刷的房舍，墙两侧打着一溜地

铺，有几个人在看书闲聊，再往里面是四个人坐在一起专心致志地打扑克。

张秀春和李玉政立刻认准那个背靠大门，手里拿着扑克的正是要捕捉的猎物。

“刘长安！”随着一声暴喝，张秀春和李玉政欺身疾进，将刘长安夹在中间。

刘长安猛然抬起头，双眼闪动着困兽犹斗的毒光，他右手一动，抓起了一块砖……

太晚了！张秀春怒吼一声，扯住刘长安头发狠狠朝后一拉，左侧的李玉政手脚并用，把刘长安的下身死死压在地上。“咔嚓”，锃亮的手铐套上了刘长安罪恶的双手。

8月12日上午，当河南省公安厅长李广经向省委汇报3.13系列抢劫案14名罪犯无一人漏网时，省委书记杨析综高兴地说：“好！还是公安队伍有战斗力。”

1988年12月14日上午，河南省夏邑县刑场响起了正义的枪声。刘长安、李连升、刘道林、徐英明、徐海良、徐显存、刘怀井、刘怀秀、李荣、刘须战十名凶犯被依法处决！张福香、徐玉华、谢天峰、李连军四人因能自动归案和罪行较轻被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法律最终惩罚了这一伙恶人。

法律是神圣的，再一次得到了证明。

手捧骨灰盒的男人

·符风雨

锦州市殡仪馆坐落在城北的西山坡上。北侧和西侧倚靠着披着绿装的大山，东侧紧临着车辆穿梭的锦朝公路，南侧俯瞰着十分壮观的锦州炼油厂。馆外周围的几棵杨柳树扭曲着身子不情愿地在那里生长着，几只麻雀在树枝上一阵阵啁啾，使这里更显得凄凉。

这里是活人哭死人眠的世界。每天上午，大小告别厅内，传来悲怆的哀乐和哀婉的哭泣声。高高的烟囱冒着缕缕青烟，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躯体，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思念。

8月14日上午8点刚过，一辆绿色的运尸车载着一名被杀害的女尸早早地来到了这里，后面是泪水满面的亲属和那些胸系白花的友好。几只花圈紧紧地围住了头部缠满绷带的死者，告别厅内传来了亲人的哭声。

殡仪馆的营业厅里，两个男人正在办理火化手续和购买骨灰盒。“小潘，你可要挺住，她走了，还有孩子呢，你可不能……”一个胖乎乎的男人对着一个瘦小的男人说。“我作主，给她买个好一点的骨灰盒，让她在九泉之下瞑目吧。”胖乎乎的男人又说。瘦小的男人麻木的点点头，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你怎么这样呢？公安机关一定能查出凶手，替

她报仇的，你弄跨了身体怎么办，有什么事还有我们大家呢？”胖乎乎的男人抹抹眼角上的泪水，一手抱起了骨灰盒，另一只手挽着瘦小的男人缓缓地向小告别厅走去……

凶手是她的丈夫？

“死者叫袁丽莹，38岁，古塔区南二小学事务员，住古塔区石油街道标准件厂住宅楼二单元五号。经尸体检验袁的头部有20多处钝器伤，系开放性颅骨损伤致死。死亡时间约在12日晚上 8 点左右”，敖法医手拿尸验报告单一字一句地说着。这位1953年在上海法医研究所毕业的老法医经历过各式各样的现场。看他的神情，对这起案件的性质还没有拿准，按照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在没有十拿九稳的情况下，他是不会轻易开口的。

技术员赵建英见敖法医说完，从兜里掏出了袁丽莹被害的现场平面图。他是痕迹技术员，个不高，胖胖脸盘，10多年来由于他勤奋好学，技术上是一个尖子。他走到了会议室临时借来的一块黑板前，边写边说：“从现场所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门锁是暗锁，没有撬压的痕迹，是自己开的或敲门入室。第二，西屋地面上有一个装铁钉的小盒，盒的周围有散落的钉子。第三，西屋靠东墙处的全包沙发上放着两杯茶水，没有指纹，象是带手套。第四，北墙处有一个穿衣镜旁边放着一个已经擦好了的大羽毛画，从现场看象是要钉画。第五，尸体的位置，她头东北脚西南趴在地上，面部表情没有怨恨和悲伤，有一种微笑的表情，似乎是在与人交谈中被加害的。”说到这，他望了望敖法医。

敖法医示意地点点头，然后，呷了一口茶水，说：“从

袁被杀的现场看，极大可能有这样几种：一、不是财杀。理由是，室里没有任何翻动。二、不是报复杀人。从现场的整个气氛上看，犯罪分子是在友好的情况下动手的。三、不是流氓杀人或精神病杀人。四、从现场上看不是奸情杀人，袁衣着整齐。但是，不排除因奸情而引起的杀人。五、杀人灭口的可能存在。依我之见，要侧重在后两个方面下功夫。”

坐在会议室一角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刘文誉一直没有吭声，他知道自己说话的份量。这位52岁的老队长是个“笔杆子”，话说得既含蓄又幽默，“你们这些侦察员们都是医生，而我是主治医生，方案一旦做错，岂不是南辕北辙。”这话成了他的口头禅。侦察员们时常称他为“刘主治”。

见大家各抒己见后，他用手捅了捅坐在身边的古塔区公安分局刑警队队长李志强。他俩是多年的老搭档。“志强，你说说吧”。

李志强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操起了电台播音员一样的嗓音“这起案件应采取从内往外的战术，也就是说，从袁的家庭开始，然后逐步扩展”。

刘文誉赞许地点点头，他走到了黑板前，重复了现场遗留的一切物品。然后坚定地说：“我同意志强同志的意见，请大家注意：从开门到喝水，到拿出壁画，再到地面的钉子，说明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熟人作案，我的意见，先从袁的家庭开始，然后向外延伸，争取尽快破案”。

随着工作的展开，情况和线索象雪片一样飞来。

袁的丈夫姓潘，曾因扒窃犯罪被公安机关处理过，本人表现一般，现在在标准件厂做临时搬运工。他患有阳痿病，家中要了一个小女孩叫潘蕾。他们夫妻关系不好，潘经常遭到袁的痛骂，潘曾提出过与袁离婚。发案的当天早上去朝阳拉

货未归。

“立即驱车去朝阳，查明潘的情况，并立即将潘带回，”专案指挥部下达了命令。

潘被带回来了，他瞪大了惊慌的眼睛，扫寻着屋里的每一个人，他已觉察到发生的什么事与他有关。负责询问的是李志强队长。

“13日，也就昨天，你是几点从家出走，然后去朝阳拉货的？”李队长开门见山。

“早上6点，我在家吃点饭就到厂里去了，6点半出车去朝阳拉货，加司机我们四个人，他们都能证实我们昨天晚上在朝阳住的。”潘望了望李队长，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他心里打着鼓。

停了一会，李队长略有所思地问道：“你能介绍一下你和袁丽莹的婚姻情况和婚后的生活？”看得出李队长的意思是想从他的家庭发现有助于破案的线索。并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

历史开着捉弄人的玩笑，将他们在特定的条件下结合了。

10年前，南二小学来了一个胖乎乎的姑娘任事务员，她圆圆的脸盘，个头中等，27岁的年龄与她那热情奔放的性格极不相称。她吃住在学校，成了学校唯一的独身户。由于她聪明能干，有活动能力，时间一长，倒成了学校屈指可数的“外交家”。

一次，她心灰意冷了，学校安排填写职工登记表。她犯难了，本人的成分填什么呢？她壮着胆子找到了一名同事。

“你父亲是什么成份？”那个同事问。

“现行……反革命……”袁丽莹把脑袋低到了不能再低

的程度。

“那你就填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呗！”同事们回答中有一种蔑视。说完象躲瘟疫一样走了。

历史的黑锅将她压垮了，往日的热情与歌声消失了，忧愁的刻刀在她本来就不太细腻的脸上无情地刻着，她老了，她孤独的过着苦闷的独身生活。

潘闯入了她的生活。离学校不远住的潘经常到学校接上学的妹妹。一天，她在宿舍旁吃力地劈着木柈子，准备生火。潘见状立即上前，不但利索地帮助她将木柈劈好，而且，还将木柈抱到了屋里。

袁丽莹送给潘一个难得的笑。她失眠了，脑子里发生了一起“超级大战”。27岁的老姑娘——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连自己都不满意的长相。她思前想后，决定向潘靠拢。

潘笑了，他作梦也没想到，“无意栽柳柳成荫”。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底潮”，现在还在待业，家境也数一般，于是，他下决心也向袁贴近。

他俩自然的结合了。是同情，是友情，但不是真正的爱情。他们过着平淡无味的日子，维系着这个不太和谐的家庭。

随着岁月的流失，袁发现自己并不满意的丈夫有阳痿病。她愤怒了，不能做母亲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她变了，使她的丈夫潘看见了她就象猫见了老鼠一般，任其摆布。

他俩抱养的小女孩，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尽管袁刁酸厉害，潘也不动怒，低着头不住地逗着心爱的孩子。

生活一天天地过着，过着——

约有10来分钟，潘渐渐地清醒起来，他掏出皱皱巴巴的手绢轻轻地擦着哭得通红的眼睛，乞求地说："我媳妇死的冤啊，你们可得替我报仇，替我的女儿潘蕾报仇，我今生再世也不会忘记你们啊！"说完，他"扑通"一声跪在了李队长面前。

李队长的眼角也湿润了，他急忙上前，扶起了跪在地上的潘，亲切地说："请你不要激动，你要如实反映情况，公安机关一定要破这起案子，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报仇！报仇！"潘重新坐到了椅子上，滞呆的目光盯在李队长的脸上。

侦察员老刘进来了，他向李队长递上了一迭材料。

李队长戴上了老花镜认真地看着，从他的神情中可以看出，潘作案的可能已经排除。

"这几天谁经常到你家来，或在你家住过？"李队长习惯地摘下老花镜，又接着问道。

潘沉思了一下，"这几天我们连襟在我们家住，我小姨子要生小孩，我连襟特意从部队赶回来的。莫非？是他?！"潘象自言自语地说。

李队长在笔记本上重重地写上潘的连襟——刘，并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凶手是她的妹夫?!

刘被传到石油派出所。

这是一个英俊的海军连级干部，一米七五的个头，红红的脸膛，重重的眉毛下有着一对疲倦的大眼睛，他神情很不自然地站在了那里。

侦察员老关和老曹负责询问刘，这是一对老刑警，经验丰富，善于研究人的心理，一些重要嫌疑人的询问任务基本上都落在这两位武将身上。

“你是什么时间从部队回到锦州的？”老关一边示意他坐下，一边问道。

“是 8 月10日下午，因为我爱人要分娩，她住在医学院附属医院，所以，这两天我一直住在我连襟家，主要考虑他家离医院近，有什么事或送饭方便”。刘慢声慢语地说着。

老曹摸了摸已有些秃顶的头，象背教课书一样背诵着在每次询问人时必说的一句话：“我们的工作是否定排除法，去掉不可能的就是可能的，希望你能配合。”说完，向老关递了一个眼色，示意他接着问。

“你讲讲这几天的情况，说得越细越好。”老关接着说。

刘眨眨眼睛，这 4 天虽不算长可每天干些啥，他真的记不清了，他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一封加急电报将他催了回来，他妻子告诉他，可能难产。让他这几天在大姐家住，有什么事方便。这天晚上，他们夫妻俩唠到10点多钟，他才告别妻子，来到了他的大姨子袁丽莹的家。

自然，一顿顿好招待。他白天晚上除了帮助料理些家务外，多数的时间都在医院度过。

他苦苦地摇摇头，示意实在没有什么多讲的。

侦察员肖军、藏传彬敲敲门，示意老关老曹出来，看来是有新的情况。

肖军打开了笔记本说：“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刘澄清或说明白。第一，袁被害的那天晚上 8 点至 9 点钟左右，有人发现刘多次出现在袁家附近，这个时间经法医推断也正是

袁被杀害的时间。第二，刘身上带有一把袁家的钥匙，昨晚和今早他为什么不进袁家，而且成为报案人之一？”

藏传彬打断了肖军的问话，接着说：“敖法医转告你们，我看也是第三点：刘所住的那张床的床单上有血迹，现泡在洗衣盆里，敖法医正做血型检验。第四点，袁的邻居反映，袁对其妹夫格外的热情，发案的那天下午4点多钟还见到他们在一起吃饭，就是这些，有什么情况，咱们再及时沟通”。说完他俩起身告辞了。

老关和老曹互相耳语了几句，又返回到刘的面前。

“12日下午你是几点离开袁丽莹家的，又是几点返回的？”老关面部有些严厉地问。

“大约4点多钟，我和我大姐吃完饭后，我就去医院给我爱人送饭，大约在8点40左右我从医院回来，敲了几下门也没人开，我在楼前楼后转悠了几圈，便又回医院去了，今天早晨5点多钟，我从医院返回，打算给我爱人做饭，敲了半天的门也没人开，我就在外边等，直到早上8点来钟，我姐夫的弟弟给我姐送孩子，这时，才发现我姐被杀害了，我们便一起报的案。”刘认真地回忆着。

询问还在进行着，老曹从屋里走了出来，他告诉侦察员小陈立即去医院对刘所说的时间定时定位。然后，他又告诉敖法医做完血型后立即来电话通知他。

老关点燃了一支烟，又接着问道：“你身上不是有一把袁家的钥匙吗？为什么不开门呢？”他敲了敲烟灰，双眼直盯着刘。

“12日的下午，我大姐非叫我换衣服，我估计钥匙忘在裤子兜里了。”刘几乎是不加思索地说。

“你能保证那把钥匙放在你脱下的裤子兜吗？”老曹反

问了一句，其实现场勘查中已掌握了这一情况。

“能，我估计没有什么问题。”刘肯定地回答着。

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被风刮着杨树叶发出的沙沙声。老关和老曹急切地等待着化验结果，有意识地放慢了询问的节奏。

“你住在袁家的具体位置，也就是说，住在哪个屋的那张床上？”老关说着。

“住在小屋的那张床上”。刘爽快地回答着。

“你是什么血型？”老曹突然问了一句，而且，口气挺冲。

“B型！”刘回答得很简单。看得出，他对这样的问话很反感。

“铃、铃、铃”电话铃声响了，话筒里传来了敖法医的声音：“经化验，床单上的血迹是O型血，与袁丽莹的血型相同。联系尸检分析，是袁丽莹因牛皮癣挠破出血所留，情况就是这样。”

小陈也从医院来电话，证实刘说的情况属实。

刘作案的可能被排除了，那么作案分子是谁呢？是熟人？这个熟人是个什么角色呢？

凭着直观的感觉，刘心里落了地。他望了望陷入沉思的老关和老曹，提供说：“我这次回来，我大姐问我一起她与一个叫韩B的官司事该怎么办。韩是她的同学，据说是在倒卖金银上出了差头。因为我爱人生小孩，我听听也就没在意。”

“韩B？”老关和老曹立即向领导报告。

凶手是她的同学?!

两份厚厚的卷宗摆在了专案指挥部的桌子上。

“韩B、男、36岁，曾因流氓被治安处罚。无业。

“韩A、男、38岁，曾因盗窃被教养是韩B的哥哥。现已移居日本，他和袁丽莹是同学，而且关系较好”。

刚刚开会归来的古塔分局局长周殿龙亲自啃起了这块“骨头”。这位52岁的老局长英姿不减当年。

已经是午夜了。在三间的平房里，周局长带领着两名侦察员在等待着韩B的归来。

说也巧，韩住的对面屋正是袁丽莹和韩A的老师。现已退休。

周局长同这位健谈的老师唠了起来。老师晚上喝了点酒，他满脸红光，滔滔不绝，讲他的教育生涯，讲他的弟子桃李满天下，这个当什么官，那个作什么长，一副十分知足的样子。

周局长静静地听着，笑哈哈地答应着，他想让老师把话讲透，然后再转移一下目标。

过了好一段时间，老师似乎察觉到什么，停住了话语，望着周局长说：“你们有事吧？”

“有点事，”周局长不动声色，拽住了话题：“您能给我介绍一下您的学生韩A和袁丽莹的情况吗？”

老师想了想，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韩A这小子不是个东西，在小学读书时就偷鸡摸狗，我不知说他多少回，他全当耳旁风，特别是我们住邻居，他家的门坎子我都踢平了，也不管用，我这当老师的丢尽了脸。袁丽莹还是

不错的，那时候学习成绩一直排在班级前列。后来，我发现她有点变，好象有点飘浮。对了，袁丽莹同韩家兄弟关系不错。”

“哦，怎么个关系不错呢？”周局长轻声地问了一句。

“韩A去日本定居后，来信说叫韩B与袁丽莹联系，做一笔什么买卖，从此，袁丽莹经常到这里来，他们在一起商量啥我听不懂，好像是金银手饰什么的。”老师停住了话语，眼睛望着对面沉默寡言的周局长。

“近来他们还有什么来往吗？”周局长问话总是那样简短干脆。

老师抬抬头，又呷了一口浓浓的茶水。“前几天，袁丽莹来找韩B，也不知道什么事，后来，我听他们在屋里吵了起来，韩B也不知说谁是‘畜生’。袁丽莹说：‘咱一不做，二不休，一定把事弄明白’。随后，是两个清脆的嘴巴声，袁捂着脸，哭着破门而出。我真不知道这次究竟为了啥，八成还是为了什么买卖事。”

“咚咚咚”对面屋有人敲门，韩B回来了。

周局长和侦察员们走进了韩的住处。

“你叫韩B？”周局长望了望韩B，开门见山地问。

“我叫韩B，你们找我有事吗？”韩B望着一个个陌生的面孔，有些胆怯地问道。

“请你讲讲这几天你都干些啥，干些什么就讲什么”。周局长面色严厉，又是单刀直入地问。

“干些啥，我什么也没干，现在我就作买卖，也不敢干别的”。韩B有些紧张，额头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

一阵沉默，倒不如说是心理的交战。日光灯“吱吱”的叫着，一个老式的座钟“嘀嘀嗒嗒”地走着，传来了单调而

有节奏的钟摆声。小屋里一阵清静。

韩B心里明白，如果那事真的叫公安机关掌握，不就完了吗？他明白那叫倒卖国家控制的金银，出了境，那叫走私，走私罪刑法上规定的最高线是10年。他越想越感到紧张，越想越感到情况不妙。他的脑袋有些失控，前几天与袁丽莹因倒卖金银手饰的一场恶战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一天上午，韩B接到已从日本定居的哥哥韩A的来信，来信说：弟弟，目前金银珠宝在日本很畅销，请尽快弄点，给你寄去点钱作底垫，弄到手后再通信联系，利益再议。如有困难可以找我的同学袁丽莹联系，她也一定会帮忙的。

韩B早就认识袁丽莹，因为袁和哥哥不但是同学，而且是好朋友。哥哥没到日本定居前，袁是韩家的常客。

“袁姐，有件事请您帮忙，不知您是否赏脸。”韩B放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

“真是怪事，嘴里是不是吃了蜂蜜，不仅甜而且还挺那个，哈……”屋里传来了袁丽莹爽朗的笑声。

“这事可不好办啊，是要担风险的。”韩B又试探一句。

“你不够个男子汉，看你那吞吞吐吐的样子，成不了大气候，有啥事还能难住你袁姐，你别来那‘弯弯绕’了，快说，啥事”。袁丽莹笑着，指了指低着头的韩B。

韩B心里有了底。他沉思了一会，便把他哥哥的来信交给了袁丽莹，并在一旁细细地观察着袁丽莹的神情。

袁丽莹接过信，仔细地看着，她心里盘算着“若是真的将东西弄到手，怎么个分配法，叫我吃亏那可不成”。她将信递给了韩B，认真地思考着，没有立即表态。其实，她是

要试探一下韩B的态度。

韩B接过信，又看了看袁丽莹，他心里明白了，立即笑哈哈地说："袁姐，东西真的弄到手，再赚了钱，给你六，我要四，咱来个四六分成，你看行不？"。

见韩B这么一说，袁丽莹紧绷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她忙说："老弟呀，你把你袁姐看成啥人了，告诉你，你袁姐可不是见钱眼开的人。"一阵朗朗的笑声后，袁丽莹又问道"什么时候开始呢？"

韩B被袁丽莹这么一说，脸红到了脖子根。他点了点哥哥寄来的底垫钱，然后，抽出了四捆递给了袁丽莹，并说："袁姐，这四千元钱您先拿着，咱们抓紧弄吧，你看行不？"

袁丽莹将钱装到了口袋里，便说："行，这有啥不行的。按刚才商量的意见办，准成。"她抬起手看看表，然后说："时候不早了，我该走了，有啥事再联系吧。"说完，一阵风似的走了。

事情格外地顺利，袁丽莹来到了乡下，很快地兑现了一批大洋和手饰，四千元钱全用光了。

一天晚上，她得意地来到了韩B家。

韩B晚上独自喝了点酒，见有人进来，睡眼惺惺地坐了起来，他抹了抹淌在腮边的口水，问道，"袁姐，事办成了吧，看你满脸堆笑的样子没错吧。你可真是个大能人，快坐下，坐下"。

袁丽莹见韩B那醉醺醺的样子，没有说更多的话，她敦促韩B快点同他哥哥联系，快点将东西弄走。

事情也格外顺利。韩B接到韩A从日本的来信后，立即到广州，将收到的金银手饰当面交给了韩A。兄弟俩在羊城一阵玩耍后，各奔东西了。

时间不久，袁丽莹收到了韩A从日本的来信，信中告诉袁丽莹他已给韩B寄来8000元钱，做为两人的报酬。

袁丽莹看完信，眼里喷着火，她作梦也没有想到韩B这样的自私，她有一种被人戏弄的感觉。

金钱有强大的诱惑力，更何况袁丽莹这等人呢。她来到了韩家。

“韩B，你真不是东西，竟干被窝里放屁——独吞的事，在我面前还扯这个，真是撅屁股望天——有眼无珠。给我钱！”袁丽莹耍起泼来，不知从哪弄来了难听的歇后语，象泉眼一样冒了出来。

韩B先是一愣，听到钱的事，他明白了。他示意袁丽莹坐下，然后慢条斯理地说：“袁姐，你说的钱在哪里？”

“在哪，你问谁？你还不清楚，用我的时候甜言蜜语，现在得了钱竟他妈的装糊涂。”袁丽莹嘴里不干净地反问着。

“没钱，我没见到一分钱，韩A说给钱，你到日本找他去。看在过去的情份上，你去日本的路费我负责，怎么样？”韩B傲慢而又带有讽刺地说。

袁丽莹真的急了，她一下子站了起来，冲到了韩B的面前，上前扯住了他的脖领子，声嘶力竭地大骂“你这个畜生！”

韩B哪肯受此凌辱，顺势抬起右手，对准了袁丽莹那胖胖的圆脸蛋，重重地打了两个大耳光。顷刻，五个大指印清清楚楚地印在了袁丽莹的脸上。

不知是两个耳光的威慑，还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教诲，袁丽莹倒是清醒了，她松开了韩B，又抹了抹泪水，冷冰冰地说：“姓韩的，你真有本事，咱俩是一根绳拴两只蚂蚱，谁也别想跑。不给我钱，我就投案自首，我死也不让你他妈

好活！”

“你这个泼妇，我等着你，老子还没怕过谁，癞蛤蟆上菜板——硬充大片肉，我等着你！”说完，拽住了袁丽莹就往门口推。

袁丽莹挣脱了韩B的手，哭着离开了韩B家——

“我是有过要收拾一下袁丽莹的想法，这娘们儿也太狂了，但始终没有得手”。一阵寂静后，韩B向周局长说了心里话。“这几天，我也没干啥。对了，12号我和二狗子到西柳大集上货，晚上在那住的，13号下午2点多钟回来的。不信你去问问二狗子，他就在我们前楼住，可能是一单元三楼东屋，我就去过一次”。韩B又补充说。

见韩B这么一说，周局长示意侦察员小高马上查证。不一会，小高就返回了，证实了韩B12日晚和二狗子住在西柳大集。

韩B理所当然地否定了。

又一条令人喜悦的线索飞向了专案组，曾和袁丽莹在一起工作过的现住古塔区保四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的温勤有作案嫌疑，他俩是对好朋友。有人见过发案那天晚上温到过袁家。

凶手是她的朋友?!

“我和袁丽莹是好朋友，这我不否认，我们俩在感情上的一致是文化大革命给带来的，我们也是‘有成分论’的受害者。”温勤面对着一屋子陌生的侦察员侃侃而谈。

这是个很有风度的中年男子，个头不高，显得格外的精明。圆圆的脸庞上镶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不时地忽闪着老师那特有的慈祥的目光。那种带有膛音的标准普通话从

他的嘴中传出，象是给同学们讲述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主持询问的当然是落在了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刘文誉的身上。他有着以柔克刚的性格，又善于选择询问的突破口。

“温老师，找您来了解一下袁丽莹的情况，你们同在南二小学呆过，听说，你们又是好朋友，请您介绍一下情况好吗？”刘副大队长态度十分温和地说。

“可以，完全可以，向公安机关如实地反映情况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温勤口齿十分伶俐地说，头有分寸的点着。停了一会，他又讲述道：“那是多年前的事了，我从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古塔区南二小学。到校后，我拼命地工作，学生们对我评价很好，可是，领导上就是不重用我，因为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我当然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唯成分论’的把我的热情扑灭了，我望着那漆黑的黑板，心里开始模糊了。这时，我寻觅到了一个知音，那就是刚来学校不久的事务员袁丽莹。她的父亲是现行反革命，与我有着共同的命运。我们俩曾经在模糊的心灵上谈论着人生、前途和理想，谈论着社会、历史和将来。我们俩相处的极好，俨然，我确成了她不可离开的老大哥，她也十分顺从地成了我朝夕相处的小妹妹。后来，我们先后成了家，但是我们之间的感情仍然保持着，大事小情还都在一起商量，我爱人和她丈夫都十分理解我们俩，关系也处的很好。13日上午我听说袁丽莹被犯罪分子杀害了，我的心都碎了。今天上午，我含着泪，捧着骨灰盒，送走了我的同事、知音、好朋友，我望着殡仪馆烟囱上冒出的缕缕青烟，险些昏倒，多么不幸的一个女人啊。”温勤讲到这泪水滴滴哒哒地落了下来，看得出他对失去这位女友的痛苦和怀念。

“人生中谁都有几位挚友，何况作为一个教师呢，袁丽

莹被杀害我们也很难过。您作为她的朋友，肯定知道一些情况，请您谈谈好吗？”刘副大队长仍然和颜悦色地说。

“这几天，我的工作忙极了，我一直没有空，也没有见到袁丽莹，这一点，请你们去调查”。温勤把话说得很死，脸上露出了不快的神情，他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又说：“照直说吧，你们怀疑我也行，但是，任你们去调查，12日下午，古塔区教育局召开全体教职员工大会，我和我爱人都去参加了会议。散会后，我爱人告诉我，晚上她带孩子去她姐家，因为，我岳母住在那里。我自己回家，简单地吃点饭，骑自行车便也来到我大姨子家，一起玩的扑克，这时，已经是7点半了。电视节目中正在播送‘天气预报’。我借故出来说：我要去老校长家看看，来到南二小学到保四小学老校长家门前，发现老校长家只点了一个三瓦的小绿日光灯，以为老校长已经休息，就返回到我们家动迁盖楼那里呆了好一会。天太热了，我回家又换上了背心裤衩，大约9点多钟，返回我大姨子家，接回了我爱人。我们连襟可以作证，他是教育局的副局长，中共党员。”温勤几乎是一口气把他的活动经过讲完。

与此同时，由刑警大队专案队刘兴海队长率领的几名侦察员正在核实着温勤的活动情况，给他定时定位。

夜晚，繁星点点，疲劳的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叩醒了已经睡着了的区教育局刘副局长，也就是温勤的连襟。

刘队长与刘副局长早就认识，问话自然是开门见山。

“刘局长，星期五，也就是12号你是几点从义县返回锦州的？又是什么时间回家的？回家时，家里都有些什么人，他们在干些啥？”

“大约是7点左右回来的，因为车在途中坏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那时候，我小姨子两口子和孩子都在家，他们在打扑克。”

“时间能不能再准确一点？”

“7点半左右我进的屋，我实在是记不清楚了”。

刘队长又问了一下刘副局长的爱人、岳母，回答得大同小异。

侦察员来到了温勤提及的老校长家，老校长证实：12日那天，她从“新闻联播”开始一直看到电视节目全部播完，晚上七、八点钟根本没有睡觉。

侦察员们四下环视了一下，发现老校长家确实点了一只三瓦的日光灯。

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刘队长同老校长攀谈了起来。

“说起温勤老师，我是比较了解的。他能歌善舞，能说会讲，能写能画，是个好苗苗，我退下来时，建议组织能否考虑用一下。结果，领导经过考核，采纳了我的意见，温老师才从南二调到保四任教导处副主任。他为人坦诚，不玩花心眼，又有工作能力。老师们反映还是不错的。”老校长理了理鬓白的头发，给温勤做着鉴定。

刘队长望了望这位老校长，心生一计，便说：“听人说，温勤有个情人，不知是真是假”。他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获得新的发现。

“你说的是袁丽莹吧，这可不能那么说。他们俩确实比较好，这是大伙公认的。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自然，话就投机，我看这没有什么。搞情人需要本事，一是良心人要喂狗，二是要把心掰成两半，平分给两个女人。凭我了解的情况，温老师和袁丽莹的家都很安稳，夫妻关系没有发生什么

问题。特别是温老师根本就不是那种寻花问柳的人”。老校长给温勤打了保票。

离开了老校长，已是繁星闪烁的午夜了。为了扩大线索，刘队长他们又敲开了温勤的家门。

“谁呀？”屋里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凭着感觉，她就是温勤的爱人，她此时并没有休息。

这是一个朴实温顺的女人，中等身材，有着老师那种特有的气质。见有些陌生的公安人员进屋，不免的有些紧张。

她告诉了刘队长12号晚上在其姐家的情况。结果，与掌握的情况比较，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你能谈谈你对温勤与袁丽莹关系的看法吗？”刘队长直截了当地问。

她点点头，不太情愿地说：“凭心而论，做为一个女人，是不希望自己的丈夫有更多的女人去爱，去追求的。我是封建和保守的，夫妻关系应该是自私的。对于温勤和袁丽莹的关系问题我也是清楚的，我曾无数次地提醒温勤，做事要有一个度，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对袁丽莹家中有什么事都找温勤去办十分反感，都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她显得有些气愤。

刘队长看了看表，已经是凌晨4点多钟了。他向两名助手递了一个眼色，三人便径直地返回到了刘副局长的家门前。他又看看表，三人又箭一样地出发了，直奔袁丽莹的家。他们是在做模拟试验。从而，确定温勤有没有作案时间。

模拟试验的结果是令人费解的：温从其连襟家出来后的时间如果象他本人说的那样，是晚上7点30分，那么途中需要的时间最快为25分钟，最慢为35分钟，再扣除进屋唠嗑，倒水等时间，大体需要一小时左右，也就是8点30分左右，

而法医断定袁被害的时间应在8点之前。也就是说，温勤没有作案时间。

询问温勤的工作还在进行着，温勤对于侦察员们的提问回答如流，滴水不漏，找不出任何破绽。而且，神情自若，毫不紧张，他断然否认那天晚上曾去过袁家。

一些侦察员动摇了，他们认为，温不具有作案时间，又没有杀害袁的远因和近因，尽管他们是好朋友，尽管他们有着各式的纠葛。

刘副大队长仔细地看着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始终没有表态。熟人——丈夫（否）——妹夫（否）——同学（否）——朋友？？？他在朋友的后面划了三个大大的问号。会不会刘副局长把时间搞错，会不会温勤把时间往后推移。“什么事都找温勤干。”温勤的爱人说。“袁丽莹家的事都去找我商量或叫我去干。”温勤直言不讳。他和几个同志碰一下头，交换了意见，他们的意见尽管不统一，但是，多数人认为——

凶手就是她的朋友!

会议室里烟云缭绕，侦察员们正在进行“会诊”。一阵激烈的争论后，刘副大队长站了起来，他习惯地用手理了理满头的白发，然后，坚定而有力地说：“我看这个案子只有由温勤干才是可能的。理由是：温承认“袁家的事都由我干”温的爱人也已证实。难道这次钉羽毛画袁丽莹会找别人吗？况且，有人反映温在当天晚上曾到过袁家。从前段初步工作看，尽管认定温没有作案时间，但是，袁家的事“非温不可”的证实和现场上所留下的钉盒、擦试干净的羽毛画，

都可以印证。我的意见是：第一，由我和志强同志负责对温进行讯问。第二，由兴海队长带领两名同志再访教育局的刘副局长及其家属，进一步确定温勤有无作案时间。第三，由肖军、藏传彬同志负责重新访问袁的家属，重点是启发他们'谁能前来钉画'。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那就抓紧分头行动吧"。

讯问的工作又在一种沉闷的气氛中开始了。到了下午，太阳直射着，发出了一阵阵灼人的热浪，尽管屋里的门窗敞开着，尽管那只电扇拼命地摇晃着，人们的额头上渗出一层又一层的汗珠。

温勤木然地坐在那里，不时地用那只手绢擦着脸上的汗水，神情仍然自若，象是一个学生等待着老师的提问。

刘副大队长和李队长端然地坐在那里，手中的烟一颗接一颗地吸着，双眼射出了咄咄逼人的目光，象是两名临战的指挥员，指挥着一场扑获"猎物"的战斗。

温勤的心一阵紧似一阵地跳着，他心里明白，这一切一切是多么的令人可怕，令人不可思议……

随着党的政策的落实，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全面的复苏，特别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给温勤几乎有些荒芜的心带来了生机。他象换了一个人一样，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很快已小有名气，1982年，他被提为保四小学教导处副主任，而且，成为了培养入党的重点对象。温勤乐了，他万分地感谢党的政策，感谢着人们甩掉了对他戴着的有色眼镜。

同时，他也愁了，愁的是袁丽莹象一块粘糊糊的泥巴，紧紧地贴着他，而且，日趋厉害。

"温勤，你真牛性，升了官，又要入党，今非昔比了。"

袁丽莹把这几句当做了口头禅，成了见到温勤的“见面话”。

“丽莹，咱算啥，咱们朋友归朋友，用不着说讽刺挖苦的，那有多不好”。温勤几乎是哀求地说。

“你好了，却把我忘了，忘了咱们患难与共的友情，忘了咱们一起生活工作的情景。你把我忘了，我忘不了你，你在我心中的份量越来越重，我不能离开你，一天见不着面，我就受不了，真的受不了。我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咱俩天天在区委门口见一面就行，若是不行，我可不客气。”袁丽莹几乎是威胁地说着。

温勤点点头，他知道袁丽莹的脾气，这女人可是说一不二的手，若不答应，她真的闹起来，我这个主任怎么当，我的党怎么入，我又怎么做人。他陷入了极度的苦恼与忧愁中。

他们俩例行公事的坚持着每天的见面制度。每一次见面，袁丽莹都象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满足，每次见面，温勤都象患了一场重病。病魔在拼命地折磨着他。

“温主任，今天上午袁丽莹打来电话找您，说您有个什么事不讲信誉。”保四小学校长告诉温勤。

一听这话，温勤的脑袋顿时翁的一下子，双眼冒着金星，他作梦也没想到这个疯狂的女人竟将电话打到他刚刚调入的学校。

“袁丽莹，你也太过份了，我对你怎么样，难道对不起你，真是不知好歹”。温勤晚上就来到了袁丽莹的家，严厉地说。

“谁不知好歹，我看上了你，你值得我爱，你才是我心上的人，别看咱们都成家立业了，但是，那算什么，我已租好了一间房子，在一定的时间，咱们就在那住几天。你要不

答应，我就天天往学校打电话找你。”袁丽莹说着一个劲地往温勤身边凑。

“不，这不行，咱们都是有家的人，怎能想入非非。再说，那也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请你不要再找我，否则我可翻脸不认人了。”温勤推开了袁丽莹，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双腿在不停地颤抖着。

“你滚吧！快滚！咱们等着瞧！”袁丽莹下了逐客令。

袁丽莹梦萦魄牵着温勤不是没有道理。随着家庭的建立和时间的推移，她越来越觉得她所钟爱的丈夫并非胸怀广阔的真正的男子汉，她时时感到社会阅历、文化素质、人际交往的差异越来越难使他俩的感情升华，扒手——临时工——微薄的收入。她愁眉苦脸地过着平淡的日子。再看看温勤，她的心爱的直发痒，教师——主任——即将入党——一表人材——能歌善舞等，她能列出几百条优点，她单相思得有些发狂，有些失去了理智。

“事业是男子的第二生命”温勤心里十分明白，他正处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对事业的追求，对前途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要尽全力拼搏，摘取那耀眼的光环。可是美好的梦往往被邪恶的梦所缠绕，那就是无法摆脱的袁丽莹愈演愈烈的纠缠。他想出了若干个企图脱离这种纠缠的办法，可是，袁丽莹这个疯狂的女子楞是不吃那一套，软硬不行。温勤有些失望了。失望的折磨中，他萌发了邪念，而且，以惊人的速度膨胀着。他去商店买了一双比他脚大两个号码的鞋，又准备了一双白手套，伺机要除掉这个要吞噬自己前途的女魔。

机会真的来了，两个多月后的一天，也就是8月12日上午，袁丽莹打电话约温勤见面。温勤答应了。袁丽莹告诉温

勤，她的丈夫早上去朝阳市取货，晚上，叫温勤去她家一趟，他们在一起唠唠，再帮助干点活。温勤爽快地答应了，袁丽莹带着笑容走了。

当天的下午，区教育局开会，温勤静静地坐在一角，心里展开了一场激战，“怎么动手呢？”“万一……”“豁出去了，有我怎能容她，容她我怎么能行！”他咬咬牙，下定了要除掉袁丽莹的决心。

晚上，他在自己的家中简单地吃了两个馒头，又忙着准备好了胶鞋和手套，然后，赶到了他的连襟家。玩上两把扑克后，也就是“新闻联播”刚刚开始，他借口去看老校长离开，便骑着自行车飞速地赶回自己的家，穿上胶鞋，戴上手套，又飞速地赶到了袁丽莹的家。

“咚咚咚……”一阵敲门声后，袁丽莹笑容可掬地将温勤请进了屋。

“找我有事啊？”温勤坐在了沙发上，又接过了袁丽莹倒给他的茶水比较温和地问。

“有事！非有事找你，我们家挂杀人刀了，看把你吓的。”袁丽莹望了望温勤，咯咯地笑了起来。

“咱们俩的关系就这样保持着，千万不能再扩大影响了，这样对谁都不好，咱们都年青，各自又都有了妻子丈夫和子女，千万不能……”温勤十分恳切地说，他试图在最后再做做袁丽莹的工作。他心里还在盘算着，尽管下定了要除掉袁的决心，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愿走上那最后而且是罪恶的一步。

“看你，又是念经似的那一套，有什么不好，别人说啥都是放屁，咱们俩好咋的，碍他们什么事，之所以年青，咱才有好的劲头。”袁丽莹说着细细地打量一下温勤，毫不在

乎地说。

“咱们俩暗地里好还不行，别这么明晃晃的，你得替我想想。”温勤有些激动地说。

“暗地里咋好，你给我说说，温勤你别丧良心，我从认识你那天起，哪时哪刻对不起你，现在你好了，要升官发财了，要耀祖光宗了，所以，你就想甩掉我，甩掉我这个没有什么用途人，你的良心何在？！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妄想！”袁丽莹紧紧地靠在后面的箱子上，一字一句地质问着温勤。

温勤低下头，他不是因为袁丽莹的质问，而是，下定了要杀掉袁丽莹的决心。

“你不是要钉羽毛画吗？我来帮你钉。”温勤支开了话题，十分冷静地说。

看你那霜打的样，我还琢磨你再也不登我的家门了。”袁丽莹转怒为笑，一边说着一边从衣箱的旁边拿出了羽毛画，又擦试干净，随后，又从厨房旁拿来了一个钉盒和一把斧头，笑滋滋地递给了坐在沙发上的温勤。

温勤右手接过斧头，左手故意将钉盒撞翻。就在袁丽莹跪下拣钉子的一刹那，温勤举起了罪恶的斧头砍向了袁丽莹。袁伸伸腿倒在了血泊中，脸上仍露着笑容。

作案后，他便骑自行车飞快地返回家中，脱下血衣，换上了背心裤衩，重新到他的连襟家，接回了妻子，第二天一早将血衣洗净。

袁丽莹要火化了，他跑前忙后，捧着袁的骨灰盒，悲痛万分。就是本文开头描绘的那一幕。

时间一分分的过着，刘副大队长的讯问更是一阵紧似一阵。温勤的心里七上八下，擦汗的频率不断地加快。七、八个小时的心理战，温勤的精神上的堤坝有些松动。但他仍空

虑的支撑着。

第二组的侦察员们由刘队长负责，再次访问了教育局的刘副局长。他证实：他进家门的时间大约在7点20分左右，那时，温勤并没在他的家里，之后，大约8点50左右，温勤穿着背心裤衩来接他爱人。后来的证实有些记忆上差错。也就是说：温勤是在晚7点左右从他的连襟家出走的，从出走到返回完全有作案时间。

侦察员肖军、藏传彬从访问袁的亲人现场报告：有一天晚上7点多钟，袁的一个亲属去袁家串门，门没锁，发现袁与一个小胖子正在搂抱，那个人就是温勤。袁的丈夫潘从苦痛的回忆中回忆起"听袁讲过，钉羽毛画要叫别人钉，我分析就是温老师，这几天，我看温老师为我们家的事跑前忙后，我真的不敢怀疑，但是，除了温老师外，我们家的活没有外人干过。"

案情渐渐地清楚了。杀人的凶犯就是温勤。

讯问的高潮开始了，一句句话语就象一发发重型的炮弹，炸在温勤那颗已经腐朽的心上。他耷拉着脑袋，麻木地回答着侦察员们的问话，那神情就象一条被大雨淋过的一条狗，疲倦地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

"温勤，还需要公安机关拿出更多的证据吗？！你是一个教师，道理不必和你讲得更多。但是，有一条那就是如实地交待问题，交待罪行交待你杀害袁丽莹的经过！"又是一阵排炮。

"我……我……。"温勤张了几下嘴，又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党的政策你是明白的，狡猾抵赖也是不行的，唯一的出路就是交待问题，交待罪行。我们知道你的心情，还有碍口

的地方，你是怕丢自己的面子。”侦察员挖出了温勤的痛处。

温勤点点头，牙齿紧紧地咬了一下嘴唇，“我说：袁丽莹是我杀的，我同袁的关系暧昧，她一再的纠缠我，我又无法摆脱她，没有办法，我下了毒手。之后，我谎说了上述的一切。我没别的要求，请政法机关秘密地处决我，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多年的培养，对不起我的爱人和孩子，对不起袁丽莹的家属，对不起……”说完，他瘫在了地上。

夜又静了下来，天上的星星眨着迷人的眼睛奋战了72个小时的侦察员们望着这美丽的夜晚，重重地吸了一口芳香的空气，久久地站在窗前看着、想着，脸上布满胜利的喜悦。

金钱圈

•胡壬林

钱，是财富的象征，是生活的纽带，是甜蜜的伴侣。

钱，又会给人带来烦恼，使人变得贪婪，甚至让人丧失人性。

钱，若是昧着良心，巧取豪夺，算计他人获取，即使腰缠万贯也可耻，也空虚，也贫贱。

钱，若是光明正大，辛勤劳动，全靠自己赚来，哪怕一元一角也光荣，也充实，也富有。

钱，有一定的度，还有一道无形的圈……。

一

一个严冬的傍晚，天空阴云密布，大地显得特别凝重。还不到5点，苍茫的夜色就已笼罩着起伏的群山及田野和村庄。

和往常一样，15岁的葛凤霞于下午放学后，匆匆忙忙迈出校门，穿着单薄的衣裳，走在回家的路上。刺骨的寒风拍打着她瘦小的身躯，她全然不觉得冷，相依为命而又瘫痪在床上的大爹[1]还等着她照料呢。可是，她心里却沉甸甸的，怕见到大爹。……可怜又可畏的大爹，不知又要叫我去找谁讨帐

呵！不知不觉，她已趋近家门。抬头一看，发现双开大门有一扇关着，心里直犯疑：大爹白天一人在家是不喜欢关门的，我走时大门是敞着的呀，怎么现在关了一扇呢？莫不是下午又有人来找我大爹借钱或者还帐？她人未进门声先到："大爹、大爹……。"可是里面没有传出大爹的回音。一向机敏的老人家今天怎么睡得这样沉？她心里想着，脚下已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大爹的床前，在大爹身上推了两下也不见有什么反应。她感到有点奇怪，急忙用手去摸大爹的脸。啊呀！脸上怎么粘糊糊的？由于里屋很幽暗，即使白天也看不清人的脸，老人一般都是开着长明灯的。可今天怎么不开灯呢？小凤霞赶紧按了一下床头开关，却不见灯亮。她摸索着从厨房取来火柴点着了煤油灯，举灯一照，天哪！大爹满脸都是血！小凤霞惊叫一声，想出门喊人，两条腿已经迈不动了。

邻居们闻声赶来，围拢在床前。当电工接通电源后，房里亮多了。他们中间胆子大一点的揭开被子一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血淋淋的惨景：只见盖被、垫被以及朴爹的身上都有大量的血渍和凝血块；老人的颈部被切开一大半。朴爹被人杀死了！同组青年葛谟亮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附近的公安派出所报了案。

急促的电话，从鄂南小镇——麦市派出所传到了通城县公安局，传到了咸宁地区公安处。两级公安机关的侦察技术人员连夜赶到了现场。时间——1988年1月13日。

二

麦市镇坐落在湖北省的最南端，幕阜山主峰的北麓，与

湘赣两省紧紧相连。小镇不算大，常住人口不到一万，却也繁华热闹，流动人口复杂。这里是一处木材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江西老俵和湖南妹子随处可见。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造就了麦市镇，这弹丸之地雅号为“小香港”。

现在，让我们走进死者的现场，看看他是怎样被人杀害的，犯罪分子在现场上留下了哪些蛛丝马迹。

死者住的村落叫下铺街，是一条几十户人家的老式石板小街，离麦市镇约一华里。小街南北两头分别有一座六七十户人家的大村落，南头叫许家湾，北头叫见溪塅，三个自然村连在一起就象一个哑铃。死者的家就在这个哑铃中间。西坐东向，大门对着石板街。西面约300米远处是一条流沙河，东面约 300 米远处是一条公路。死者卧房前面是堂屋，后面是厨房厕所，南侧是一条内走廊。葛先朴就被人杀死在卧房中的床上，头南脚北。枕头边放着一把红色胶柄克丝钳，右臂肘关节处有一个用白线捆扎包着棉花的灰色布包。最先进入现场的葛凤霞和其他人证实：尸体没有动过，被子盖得好好的，不注意就象平时睡觉一样。揭开盖被发现老人惨死又将被子恢复成原样。经勘查，死者的头部、面部、床上、墙上，地上到处都有血迹，以床上为最多。床沿北侧沙发椅前面有两枚不完整的钉齿花纹球鞋印以及鞋底遗留在地上的少许花纹泥土。床沿中间地上和棉被外沿均有残缺钉齿花纹鞋印，房中间因进出人员较多而遭到破坏。厨房水缸盖上的铝质水勺把上有血迹。厕所地上亦有此种花纹鞋印。刑事技术人员将有价值的痕迹物证一一进行了提取。

死者头顶有钝器伤10余处，有的伤及颅骨，还有一处造成颅骨骨折；牙齿折断了 4 颗；颈部锐器伤长达26厘米，气管、食道、动脉、静脉均被切断，深达颈椎骨。死者左手

（健康的一侧）食、中指有锐器抵抗伤。

法医认定：死者系他人用锐器切割颈部，致使动、静脉血管断裂，失血性休克而死亡，时间在元月13日下午2时半至4时半之间。

是谁这样疯狂，竟敢在过往行人不断的大白天把人杀死？当天，下铺街北头见溪墩上有一名叫葛德焦的老人去世，经过下铺街前往悼念的群众络绎不绝，犯罪分子难道就不怕被人发现。

三

最先赶到现场的麦市派出所和通城县公安局刑侦队的干警们，很快摸清了死者一些基本情况。

死者葛先朴，是一位年近古稀、身患偏瘫40余年的老人。

犯罪分子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对象？一开始，大家心中都有一个疑团。随着调查工作的铺开，我们逐渐发现葛先朴不是一个寻常人物。

年轻时，葛先朴是学理发的，曾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过几年兵。当兵期间，他仍然干他的本行——理发。全国解放前夕，葛先朴便回来了，不久就得了现在这个病。当时，葛先朴家里就没有什么人，只有一个出了嫁又住回娘家的姐姐。姐弟二人生活在一起，相互照应。后来曾有一位姐夫上门住在他家，可不几年也死了。葛先朴本人在50年代有过一次短命的婚姻，婚后不到半年，媳妇便不辞而别。60年代，他又过继了一个儿子，改名叫葛谟德，企望能够给他承一脉香火。1970年，葛先朴给他娶了媳妇。1972年，葛先朴如愿

以偿抱上了孙女，就是前面提到的葛凤霞。谁知好景不长，孙女生下只两三个月，继子葛谟德与葛先朴不和而服毒自杀。一年多以后，媳妇带着幼女改嫁离开了这个家，葛先朴又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以致当地老百姓众口一词，说葛先朴命犯“亡神”，他家容不得别人，容男男则死，容女女则离。

葛先朴又孑然一人是事实。然而他并不甘寂寞。他的身体，从大脑到肢体有一半失灵。但这是运动中枢的神经障碍，而他的思维能力，恐怕连许多正常人都不及他。他反应敏锐，应变能力强，馊主意、歪点子极多，常常使一些正常人钻入他设的圈套而自讨苦吃。这大概也是上帝赐予世间残疾人生存的本领。这里，不妨讲几件朴爹的轶事，以揭示他为人的奸、诈、刁、猾的奇特个性。

轶事一：葛先朴早在国民党军队当兵时，眼看国民党就要垮台，他也在盘算着趁机发一笔横财。一次，他利用理发的机会，煽动一名管钱的士兵携钱一起逃跑。同时他又串通另一名与自己更密切的士兵，待他俩携钱出逃时，战士持枪从后面追赶。混战之中，他便把钱从士兵手里夺走。

轶事二：早些年，他偏瘫还不很严重，能在下铺街上摆个小摊子做些小买卖。一次，他纵容几个小孩去喊妇女来买毛巾。因当时毛巾在市面上还是俏货，每每一进货便抢购一空。待小孩一走，他便赶紧关门，只留着窗户门开着，自己脱光衣服，在房里洗起澡来。争先恐后赶来买毛巾的妇女一个个扒着窗户喊朴爹时，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赤身裸体的人在洗澡，妇女们羞得一哄而散。这时朴爹却一本正经地骂开了：“你们这些婊子婆，好不要脸！我在洗澡，有什么好看的？”

轶事三：近几年，他病情加重，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也许是日子实在难得打发，他又要变着法子算计他人了。一个长长的白天，一个难煞的冬日，他在床边烧了一盆木炭，将火钳掉转头，放入火盆烧得通红又还原样，待大门口有熟人路过时，他便大声呼喊："请你帮个忙，帮我挟几个炭。"当此人拿起火钳烫得"哎哟"一声惊叫时，他却躺在床上咯咯地笑，为自己这种恶作剧的成功而喝彩。

他还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恶作剧，确实可恼又可笑。因为他是一个残疾人，人们也就不去计较而原谅了他。但是也由于他经常别出心裁地把一些对他这样一位残疾者毫无戒备的正常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欢乐，人们也就对他减少了几分同情而增加了几分厌恶和憎恨。

1980年，随着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铺开，农民有了更多的闲暇。进城的多了，经商的多了，外出搞副业、做生意的也多了。仅每天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麦市镇木材市场做转手买卖的人就有成千上万，他们过街穿巷，招人眼热。日夜梦想发财、身体虽残而大脑发达的葛先朴瞄准了这个大好时机，比正常人更敏锐地预料到发财的道路已向他开通。可是，我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残疾老人能干点什么呢？他苦苦地思索着。不久，他从一些掮客们的闲聊中了解到：做转手买卖本钱越多越赚钱，有许多人因少了本钱而痛失赚大钱的机会。到银行贷款要有关系，即使有关系也条条框框太多，很不便利。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葛先朴受到启发，抓住人们急功近利的心理，果断地卖掉了为自己准备的一口棺材，做起了"高利贷"生意。"我要让钱给我下蛋，给我生息！"葛先朴把这仅有的财富——卖棺材的200元首先贷给了一位急需用钱的转手买卖人。尝到甜头后，他明码实价，而且

还必须有他信赖的可靠人担保，以月息15%的高息放出，“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结果，上钩的人竟然趋之若鹜。这样，葛先朴由一口棺材起家，随着放息面的不断扩展，利息也在不断的繁殖，存款成几何数上升，葛先朴很快发了起来。五年之后，于1985年把他原来一间又矮又小又暗又破的平房花5000余元进行了彻底的改造，盖起了上下两层、三室（楼上二室）一厅一厨一厕的“小洋楼”。在下铺街上，这可是唯一的一栋两层楼可谓鹤立鸡群。

葛先朴的借贷“制度”虽然简单，但却十分严格。他贷出去的钱没有收不回的。凡借贷者：一是要有一名他认为可靠的人担保，“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借钱人不还找担保人；二是一律按农历计算月息，月小29，月大30天，若是跨月，取头个月的月尾为计算时间。这样一来，每月就比公历少一天，周转就快一天。若按期还款者，月息15%；若超期一天，利息增至18%；三是每次借款最多不超过200元。他算定，你即使做买卖塌了也赔得起，变卖家财也可以追回。在借贷方面，他不认亲疏，不讲情面，关系可破，规矩不能破。假若有谁不信邪想拖着不还，他一次带信，二次通知，三次就花高价雇人抬轿上门了。吃喝拉撒，不怕你不服侍，什么时候还钱什么时候走。不但借贷的本和息一起算，雇人抬轿的钱也是你的。试想，谁愿为一、二百元钱去惹来这么多麻烦？为了钱，人们既怕他又要利用他；既恨他又离不开他。

谈到葛先朴不讲情面，他与本组葛先训之间的恩怨是最典型的。早从1983年起，葛先朴因病情加重，一日三餐都在葛先训家搭火。葛先朴虽然把每月的供应指标全给了先训家，且每月另付30元伙食费，但长期以来一日三餐送到床边

也是够麻烦的。一次，先训担保为一个亲戚借了100元，其亲戚如期把钱还给了先训，先训则把钱放进荷包后忘了还先朴。先朴却没有忘。两天后，他从先训那里讨回这笔款子时，超期两天月息按18%计算。葛先训无可奈何，只好自己掏出三元贴上。还有一次，葛先训的女婿何某因做一笔较大的生意，对方怀疑他没有钱而不愿与他成交。何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由岳父担保找葛先朴借了一个1000元的定期存折给对方看，以取得信任。没料到，葛先朴照样要收利息。理由是：没有我的存折，你的生意做不成，也赚不了钱。我收息钱合理，你付息钱也合算。何某听后目瞪口呆，无以对答。

左邻右舍都责怪先朴对先训太绝情了，先朴不以为然，并振振有词地辩解，我花钱吃茶饭，他借款还息钱，理所当然，我不欠他的什么情。

的确，葛先朴心目中只有一个“钱”字，他只知道千方百计添钱、积钱，对人对己都十分吝啬，连打借条的纸都舍不得买。孙女葛凤霞要他买个本子记载，他坚决反对，而是要凤霞把作业本上剩下的空白纸张裁下来装订好备用。1984年，凤霞12岁从母亲那里来到大爹身边，先朴视为掌上明珠，十分疼爱，但在用钱问题上，已上中学的孙女却没有花一分钱的自由。要买什么东西，大爹一元一角一分的加减乘除，该找回的一分钱也不准她留在自己手里。

四

“公因钱死，劝世上之人不要贪财；我为君哭，恨人间阎罗这般狠心。”第二天，本村一个“小秀才”在死者葛先朴的大门两边贴出了这样一副挽联。的确，葛先朴很贪财。

群众断定他十有八九是因钱而死。他富了，由7年前一口棺材起家变成一栋二层楼的房子，变成了在银行有近4000元的存款，另有二、三千元在社会上放债。一个躺在床上多年不能动弹的残疾老人竟也成了名符其实的“万元户”。

共和国的卫士们，深知头上国徽的份量。他们忘我地战斗着，或在中心现场仔细勘察，或在尸体上认真检验，或深入群众座谈走访，步步探查，井然有序。指挥部里，不时有各种信息汇集。

县公安局长毛平保任破案总指挥，他穿了近20年的警服，他全神贯注，聚精会神，时而在笔记本上唰唰地记着案情，时而又会心地点点头，时而提出某个疑问。在案情分析会上，他系统地归纳了几点：

1. 从犯罪分子遗留在现场上的克丝钳和棉花布包看，说明犯罪分子作案是有预谋、有准备的，不是偶发性的激情犯罪。

2. 被害者是一名久卧床上的偏瘫老人，不可能寻花问柳，犯罪分子的杀人动机应与奸情无关。

3. 被害者生前放高利贷，是“周瑜打黄盖”，凡向他借债的人都是自愿求上门来的。逼债时过火一点，难免引起怨恨，但也不至于对一个残疾人下此毒手，报复的可能性也不大。

4. 被害者有钱，家中的金砂和现金丢失，谋财是致死的主要原因。

5. 从作案手段看，犯罪分子多种工具多种手段并用，“他”应该是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最多不超过30岁。在一种手段未明显奏效时变换使用另一种手段，正好反映出犯罪分子是一个毛手毛脚、心慌性急，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作案

特征。鄂南一带中老年农民仍习惯穿“解放鞋”，现场上留下的钉齿球鞋印痕也是证据。

6．法医和痕检等技术人员提示：被害者头顶上的钝器伤是克丝钳所致；四颗牙齿是犯罪分子用棉布包堵嘴时折落的；现场上闸刀的保险丝烧了，是使用某种高压电源造成的短路；明显死因是锐器切断左右颈总动静脉。犯罪分子身上必定喷溅有大量血迹，且案件又发生在白天，要遮人耳目逃离现场很不容易。据此分析，“他”很可能就是下铺街上的人。

接着，毛局长重新调整侦查力量，把全部侦破人员分成四个大组，一个组以刑警队长黎明为首，重点突破已经掌握的几个主要嫌疑对象；一个组以副队长吴雪牵头，在许家村开展普遍的摸底排查；一个组由当地派出所长李建负责，在现场周围走访知情人，扩大线索来源；一个组由刑警大队技术科长王群为主，进一步围绕中心现场开展勘查和技术处理工作。侦查范围主要在许家村的五个组，重点放在下铺街，以下铺为轴心，成放射状向周围延伸扩展。各路人马明确了自己的任务以后，立即分头行动，为捕捉凶手撒下了天罗地网。

五

刑警队长黎明，是70年代省公安学校的毕业生，瘦高个子，刚刚跨过而立之年。长期没有规律的刑侦工作，使他身患胃病。可一发现案情，他就象一架不停摆的钟。大案要案的现场，留下了他深深的脚印，急如星火稳如磐石又一步一个脚印。他思维缜密，脑子里爱画问号。眼下，他负责调查现已掌握的本村四名重点嫌疑对象，一大摞厚厚的材料纸堆

在桌上，仿佛在预示着什么。黎明与老搭档小杨想从中找出一把破案的钥匙，他们首先翻开了M的材料。M，男，25岁，符合我们分析的年龄范围。好！继续翻阅下去。M曾先后四次一共借了死者的现款450元，做生意老蚀本。前不久，M江西的一个亲戚托他带了一包金砂到湖北来走私，本是件你知我知的秘密交易，不知是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死者了。葛先朴立即请人把自己背到M家，逼着M把金砂全部交给他抵债。M对此很恼火，尽管后经协调他从死者手里要回了一部分。M偷鸡不着反蚀了一把米，价值800余元的金砂只抵了450元的本息：他无言以对亲戚，他无本再做生意。他耿耿于怀，每当谈及此事，总要恨恨的说上一句：朴爹心太狠。会不会是怒向胆边生，杀了朴爹以平心中之愤？

Q．发案的头天晚上向死者还了债款150元，他的儿子却还欠250元，他们父子会不会演“双簧”？

X．在四名嫌疑对象中，住得离死者家最近，进出最方便。就在发案的当天中午，他还了死者借款20元。X家庭十分困难，他借钱不是做生意，而是买黑市粮填一家人的肚子。终因无力偿还被死者扣了一辆旧自行车，只好从乡邻再借20元，赎回自行车。“饥寒起盗心”，X作案有可能！

Y．于一个月前借了死者的现金100元，已经超期三天了。死者叫孙女凤霞到他家去过两次，Y仍没有准备还钱的迹象。死者很着急，于案发的当天中午，又要孙女在上学之前，再到y家去讨，并且叮嘱：霞伢，你去对他说，有钱就还钱，没钱就叫他来我家说清楚。葛凤霞最怕大爹叫她去讨债。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伢，经常上别人家的门去讨帐，多难为情。特别是Y的家，已两次登门。Y讲得很清楚，一时实在没有钱，缓两天把酒卖掉就还，可大爹偏偏不听。大爹的

话，语气很硬，没有商量的余地，她却不敢不听，只好硬着头皮，第三次上Y家门对Y说："Y哥，我大爹要你到我家去把话说清楚。"说罢，也不管Y是怎样答应的，一转身如释重负似的上学去了。Y当天下午，去没有去死者家呢？假如去了，一旦死者坚持要他还钱，他会怎么作呢？据悉，Y在许家村青年人中也算得上胆大脾气大，是一个敢作敢为的角色。如果死者扬言打轿上门，他手里没有现钱，会不会一不做二不休呢？黎明又在脑子里画了一连串的问号。

掩卷沉思……，两位战友的目光相遇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喊出一句话：马上行动。13日下午，一把利刀——克丝钳——带血的衣裤——钉齿鞋，从这条线上深挖下去，找出凶手。

很快，M和Q都排除了。

调查仍在进行着。

技术组的王科长安排警犬驯练员使用警犬，以现场死者的血迹为嗅源开展搜查。当侦察员们苦苦思索的时候，警犬也"汪汪汪"地忙碌着。眨眼工夫，警犬"利群"便从X家换下的脏衣堆里兴冲冲地衔出了一条带有血迹的裤子。这一发现，使技术人员如获至宝，侦察员也为之一振，马上采取果断措施控制了X。黎队长眼睛一亮，心里盘算着如何揭开这个谜，难道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他自己问自己，不知不觉嘴唇张开了，嘴角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当他看见不知所措、迟迟缓缓走进来的X，黎明那双眼睛却垂了下来。凭着与凶手、小偷、大盗、流氓等各种违法犯罪人员打过交道的这双眼睛，一眼就看到X不象一名犯罪分子。你看X一付憨厚、迟钝、老实巴脚的本份相，怎么也难以与一个杀人凶手划上等号。他裤子上的血迹又是怎么回事呢？还是先问一问。

“13日下午，你做了些什么？”黎明开门见山地问。

“13日吃过中饭后，我到朴爹那里还了20元钱，取回了自行车，然后到坳背一个亲戚家探望病人，吃过晚饭后才回来。”X有点紧张。

“你身上有没有哪里受伤？”

“没有。”

“你裤子上的血迹是哪里来的？”

“我有痔疮，经常大便后出血。昨天下午骑了一阵自行车后，流血更多，我只好把它换了。现在衬裤上都有血迹，请你们查看。”

黎明挥挥手，法医把X带到隔壁房间一看，X患有明显的内外混合痔疮，外痔还在渗血，肛门周围留有陈旧性血印。取肛周血进一步检验，与X裤上血型一致。后经调查X确实在亲戚家呆了一下午，吃过晚饭才启程。

X也排除了，视野里只有Y了。Y有点反常。第一次找Y，Y推托了。第二次找Y，Y时而态度生硬，时而支支吾吾，拒不交待13日下午的去向。第三次找Y，Y又说他13日下午到石壁水库走亲戚去了。

黎明决定亲自到石壁水库去一趟，已经是15日下午3时左右。通往库区的小路有如一首民谣形容的那样：斗笠田来箩筐坵，扁担宽的小路秧歌扭。天下着蒙蒙细雨，库区的路更难行了。黎明的胃病偏偏在此时发作了，一阵阵的绞痛使他直不起腰来。小杨心疼地说：“队长，石壁就不去了吧？也许Y根本就没有去。”黎明说：“我同意你的判断。我们办案要以事实为依据，越是有猜疑，越要找出人证物证。只有在铁的事实面前，Y才能吐出真情。”小杨话锋一转说：“让我去吧。您身体不好，去医院取点药。”黎明一口回绝

说：“我这是老毛病，药我随身带着呢。”说着，黎明从挎包里取出两片胃得乐，脖子一仰便吞了下去。接着，又对小杨讲，你在家里的任务也不轻，Y的嫌疑上升了，你带同志们密切监视他的动向，防止潜逃。

小杨一听咋了咋舌，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也就不与队长争了。

果然不出所料，黎明的石壁之行，戳穿了Y的谎言。

“Y为什么要说假话呢？”黎明在返回大本营的路上边走边想。午夜，微弱的手电筒光，照亮了夜行人，黎明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回走，脑子里又闪出一串问号，莫非朴爹的死真与他有关？他摇了摇头。Y结婚只有两三年，去年又盖了新房子，加上卖点粮食酒，小日子还过得去，难道他会为区区的100元去铤而走险置娇妻幼子而不顾吗？否！Y为什么要说假话？为什么？另有隐情？同样见不得人。不知不觉，黎明回到了许家村。小杨把队长迎进小屋，忙不迭贴着队长的耳朵说：“Y至今没有任何筹划逃跑的迹象，早已酣然入睡”。

“案子不是他犯的，他为什么要逃？”黎明笑着反问道。

“什么？Y真的去了石壁，你已经获得了他与本案无关的证据？”小杨坠入云里雾里，大惑不解。

“你的判断正确，Y没有去石壁，我也未能获取Y与本案无关的证据。”黎明平静地说。

“你怎么能断定此案不是他犯的？”

“推理呀。”

小杨睁大了眼睛，欲继续问下去。黎明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了。我的杨侦探，Y早已做他的美梦去了，我们也美美地睡上几个小时吧！”

临时审查室里，放着一张小方桌三把椅子，执法官们临窗而座，等待着Y。前三次，小杨都是上门找Y，Y毫不在乎，假话连篇。当他走进这个临时审查室，只瞄了黎明一眼，便感到气氛不同，狂傲之气顿时收敛了许多。

“Y，你为什么编假话来欺骗我们？”黎明不等Y完全适应气氛，便突然发起了攻势。他知道，对这种胆汁型性格的人，首先要在气势上镇住他，绝不可先讲许多大道理。

Y犹豫了一下，然后答道：“你们怀疑我，好象朴爹是我杀的。”

黎：“破案之前，在一定范围内，大家都是嫌疑对象，尤其是那些与朴爹有债务关系的人，你当然也不能例外。”

Y：“这我知道。可是，你们对我好象与别人不同。”

黎：“因为你的态度与别人不同。许家村的大多数村民积极为我们提供线索，没有一个人象你这样态度蛮横，更没有一个人象你这样说假话。你知道说假话意味着什么吗？”

……黎明知道，Y正在举棋不定。黎明大喝一声：“Y，13日下午你没有去石壁！”

Y猛然一惊，继而忏悔不及地说：“对不起，我前几次的确说了假话，我错了。”

黎：“事关重大，你为什么要遮掩？”

Y：“我当天做了对不起人的事。”

黎：“噢？！”

Y：“葛凤霞喊我时，正巧我在往酒里渗冷水，我怕她看见了在外面乱说，就故意大声吼她，把她堵在门外。事后我还生怕吓着了她。她大爹被人杀死后，你们再三来找我，我很反感。我想，反正朴爹不是我杀的，你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Y进一步补充说："我去年盖房子欠了些，为帐尽快还帐，经常找朴爹贷个一百二百做本钱熬酒卖。朴爹的脾气我知道，只要一转手赚了钱，到期我立即还他，有时还提前。这一次的确是酒没有卖出去，朴爹三番五次讨得烦死人，见他被人杀死了，我还幸灾乐祸呢。"

黎明点点头。Y的对答自然，于情理之中。最后一个嫌疑对象也排除了，黎明送走了Y。

Y说假话，疑点上升，为什么反而让他轻易地走了呢？小杨、小李饶有兴趣，非要队长讲个明白。

黎明望着两张年轻的脸庞，伸出了三个指头，侃侃而言。当他冒雨跋涉10多里山路到达石壁，又一次证实Y讲了假话时，也是一阵欣喜。短暂的喜悦过后，他否定了自己。Y不就是欠朴爹100元钱吆？Y杀了朴爹，理由不充分，疑窦顿生。一是Y家庭美满，房子、妻子、儿子遂如人愿。二是Y家开了个小作坊，是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小康之家，有能力偿还债款。三是此案属蓄意谋杀，Y与朴爹素无冤仇，且一心扑在熬酒生意上。Y案发后情绪虽不稳定，但几次说假话都是为了掩盖往酒里渗水这一事实。黎明打住话头，小杨和小李相视一笑。新的任务等待着他们，三人站起身，大步朝指挥部走去。

指挥部里，李所长正在汇报访问知情人获得的一些线索。

葛先朴生前放高利贷的范围超出了许家村，外村外乡借债的远比许家村多，由债务关系引起的矛盾和怨恨更比许家村尖锐。据债务担保人反映，目前还有10多笔共2000余元的贷款未收回。在以往的债务纠葛中，葛先朴先后三次雇人抬轿外出讨债，五次请人搬过债户的家具财产，其中大部分

被死者折价变卖，家中尚留一部分。在这些人中，被死者逼得最惨的有H、B和G三人。

H是一位个体司机，日子本来过得不错。结婚时大摆酒宴，送彩礼负了债；不久又因汽车肇事，赔钱不少。被迫请人担保找朴爹借了400元现金，也许是运气不佳，破旧的货车修修停停，生意冷落，挣不来几个子儿，连朴爹的钱也无力偿还。为了躲债，他把家门一锁，带着妻子远走高飞。朴爹一气之下，逼着担保人把H家的房门撬开，把他家里值钱的东西搬走一空。同时托担保人传话，限H在一定时间内拿钱来领，否则就要变卖家具。没有喘过气来的H，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红漆通亮的家具换了主人。

B和G被朴爹搬走家俱的情况也和H大同小异。其中的B只借了朴爹200元，期限一到，朴爹一乘轿子到B家，吃喝拉撒全要人服侍，闹得B全家无法正常生活，B只好忍痛把自己的柜子桌子送到朴爹家里。这些人被朴爹逼得有家不能归，有物不能用，难道不愤恨之极？许家村外的借贷者被朴爹盘剥最深，难道不伺机报复？

黎明率侦察员们马不停蹄，日夜查访H、B和G的行踪，三人都没有作案时间。下一个目标是谁？犯罪分子有钻天入地、息影潜形的本领吆？山穷水尽。水尽山穷？小凤霞泪眼朦胧，下铺街的村民盼着早日拨开云雾、真凶伏法。毛平保局长和全体破案人员都感到自己身上有一股无形的压力。

六

古人云：雁过要留声，人过要留影。真不信犯罪分子有孙悟空的本领，大家都不信，副队长吴雪更不信，他们带着

这个信念正在默默地有效地捕捉着这个“声”和“影”。

副队长吴雪在刑警队里年龄最大——46岁了，侦察员们喜欢称他为“雪爹”。既是戏语，又是尊称。他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农工商贾都谈得拢，尤其与中老人侃得来。年轻的助手胡斌，最擅长与青年哥儿们打交道。这一老一少相得益彰，他们一出马就能够摸出个子丑寅卯不可。

几天来的普遍调查摸底工作，使他们对全村男女老幼心中有数。在外工作的、做生意的、搞副业的，发案当天不在家的、案发后突然离开了的都一清二楚。经过一一筛选，一个叫葛德金的青年跳了出来。在技术组的配合下，获得了重要情况。

1．葛德金17岁，基本上符合我们分析的年龄范围；

2．葛德金住在死者的间隔壁，进出现场都只需几秒钟；

3．全村人中凡13日下午不在家或者离开许家村的，都回来了，唯独葛德金至今不见人影；

4．先后找过葛德金的父母两次。一是说葛被两个湖南人邀走了。据调查，下铺街13日没有外来人出现；二是说朴爹下午3时被杀，葛德金中午就跟两个湖南人走了，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招；

5．从一些妇女的言谈中了解到，葛德金人小鬼大，有许多少年都不及他。有一次，朴爹对一群小孩子说，谁能用绳子绑住自己的手脚用棍子把煤油灯打熄，谁就有板眼。葛德金认为是件很简单的事，便抢先一试，让人把自己的手腕和脚踝四肢捆在一起，刚刚接过棍子欲举时，却被朴爹推倒了，在地上滚来滚去怎么也爬不起来，逗得朴爹和大家哈哈大笑。前面介绍过，葛先朴经常让人上当，而他则从中取乐。这件事若是别人遇上，大不了一笑了之。可葛德金则不同，

他表面上不露声色，思想上却在寻找机会报复。葛先朴因偏瘫不方便，洗澡都要请这些小青年帮忙，葛德金也是其中之一。机会终于来了，轮到葛德金笑了。葛德金把水烧得烫烫的，帮朴爹脱光衣服，抱着朴爹往澡盆一放，直烫得朴爹大喊大叫又起不来，而他则在一旁哈哈大笑。朴爹一生算计别人，让一个个的健康人始料不及，没想到在这个楞头青面前翻了船。

6. 这几天，小胡在与一帮与葛德金差不多大的哥儿们的交往中，获悉葛德金近一个多月以来，先后几次在不同的地方当着好几个青年的面流露过要杀掉葛先朴的念头。

7. 最有说服力的还是技术人员的工作。技术组的同志秘密搜查，发现并提取了葛德金的一双与现场花纹相同的钉齿运动鞋；找到了与现场上包棉花用的灰色布的另一半。钉齿鞋洗刷过，足底仍残留了一点点泥渣未能完全洗净，经与现场提取的钉齿鞋印土块进行三次警犬气味鉴别，均作了同一认定；两块布王科长也作了整体分离痕迹的鉴定，结论是完全吻合。

七

柳暗花明。"雪爹"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振奋人心、精神抖擞、摩拳擦掌。黎明和"雪爹"两路人马汇合，进一步调查取证；李建组查明葛德金的亲戚朋友往来关系，摸清他可能逃窜的方向。

与葛德金玩得来的青年有葛林福、葛中国、葛国斌、王贤斌、方志等几人。

葛林福，常与葛德金在一起打鱼，葛德金那台小型电动

打鱼机，还是葛林福介绍买的，花了100多元。他俩在一起打鱼的时候，葛德金对他说："象这样打鱼能赚多少钱？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把打鱼机的本钱赚回来。现在社会上的人都恶，不恶就赚不到钱。象朴爹，他不恶，怎么能发财？"他还说过："只要朴爹有几百元钱，我就可以杀了他！"

葛中国，常与葛德金在一起看录相。他说，"我俩喜欢看香港的武打录相。每每看完，德金总要议论说：'世上的人越恶越吃得开，老实人总是受欺负。象我们这些人，社会上没有人管，家庭里又没有温暖，活在世上真没意思。'发案的那天上午，我们还在麦市镇看了香港武打片《李小龙传奇》。"

王贤斌、葛国斌、方志三人则常同葛德金一道到临省江西去贩木材到麦市木材市场上来卖。空闲时，四人就在一起用扑克牌玩"三打一"赌博。葛德金总是输多赢少，每次输了钱都要说一句："我要杀掉朴爹！要想发财，就只有去抢劫，去杀人！"

葛德金的言论，在别人听来，好象是随口说着玩的。他真实思想的波纹反馈，为我们勾画出一个颠倒了看世界的小青年。他想走捷径发财，盯着了乡间小富朴爹，酿成了今日之悲剧。

元月20日，一场捕捉重大嫌疑对象——葛德金的战斗开始了。

所长李建也早把葛德金的亲戚关系查清了，至亲中有舅父李石兵和姑妈葛美桃等。一个在10多里外的黄袍镇石坪村，一个在20多里外的黄龙乡小坳村。13日下午4点多钟，有人在麦市木材市场看见葛德金一个人空着手往石坪村方向去了。本村村民葛谟旭也证实，13日下午5时左右，他从李垠

送酒回来时，在峡家坳碰到了葛德金往石坪村方向走。

侦察员们分别在黎、吴两位队长的带领下开着两台吉普车奔赴石坪和小坳。下午5时许，葛德金在姑妈葛美桃家楼上的草堆里被我们生擒。

八

审讯室里，葛德金一开始还沉得住气。可是在黎明凌厉的心理攻势下，他的防线崩溃了，尽管仍不言语，但已经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频频叹气。黎、吴见状，知道他快要开口了。这种欲言又止的现象，黎、吴见得多了。凡是作了大案的犯罪分子，在交待之前都有激烈的思想斗争，何况这是杀人案啊！宽严并用，启发诱导。他们缓和语气，讲解政策法律，引导他走坦白从宽的道路。

葛德金又叹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说："自古以来，杀人抵命，我还有什么从宽的道路。"为解除他的顾虑，黎明翻开刑法第44条叫他看。他抬起头，那双铜铃似的大眼惊恐中闪出了一点火花，生之渴望使他望着这条法律条文，许久，许久，似乎想把这几行字全吞下去。终于，他又叹一声气说："我向你们交待，希望你们不要告诉我母亲。"将死之哀鸣，黎明理解这种心理。作为开口的转折点，黎明朝他点了点头。

……

九

葛德金生长在一个不安定、不和睦的家庭里。这个家整

天都充满火药味，父母只要在一起，一天到晚总要吵嘴相骂，甚则拳脚相加。葛德金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得不到好的教育，得不到多少家庭温暖，却养成了他那种争强好胜的性格。他虽然得不到多少家庭温暖，但感情的砝码却倾向母亲李雪莲一方。他认为母亲虽然嘴巴不饶人，但她的心善。她勤劳、正直，疼爱子女，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她个子矮小又有病，与父亲吵架时总吃亏。父亲葛先恰身强力壮，比母亲高出一个头。但他身子懒惰，嘴巴好吃，一不如意就要骂人打人，若是喝了酒就更凶。葛德金对这个家早已厌烦了，一刻也不愿在家里呆。父母吵架，他高兴了就好言劝解一番，气恼时也插进去大发雷霆喊叫一阵。有时实在烦不过就离家出走几天，不管家中天塌地陷。

1986年10月，葛德金的母亲李雪莲实在被他的父亲葛先恰气够了也打怕了，在大儿子的帮助下，忍痛深夜出走，离开了他们兄妹，离开了她不能离开又不得不离开的这个家，跑到100多里以外的加鱼县一个很少来往过的娘家亲戚去了。不久，经这家亲戚介绍，她与一位老实巴脚的中年农民同居了。妻子一走，家中失去一个支柱，从不习惯做家务的葛先恰急得团团转。一天、两天过去了，妻子没有回来。他原以为妻子只是回娘家住几天，消消气会回来的。哪知，十天半月过去仍不见回。他找遍所有亲戚也不见踪影，问子女也问不出个名堂。他现在才意识到女人的重要，也就不由得思念起妻子的好处来。他决定变卖家财也要把妻子找回来，尽管有些盲目。然而到头来，家里的猪卖了，谷卖了，出门找了两、三个月也只身而归，不得不作罢。1987年 8 月，妻子却突然回到了家。“我是坐面包车回来的”，妻子说。是的，她是当地法院的囚车把她送回的，她不懂婚姻法而犯了重婚

罪。丈夫感到一身醋味，好歹还是回到了自己的身边，他也只好打掉牙齿往肚里吞，第一次忍住了他那火暴脾气。大儿子葛德金却是挺认真的，他把村里主要干部请到家来，要他父亲葛先怡当着村干部的面作出保证，从此以后，不准再打骂母亲，并交出200元现金放在自己手里做押金。如果父亲再有虐待母亲的行为，他就要把这200元交给母亲作为离家出走的盘缠。村干部觉得有理，同意他这个提议。葛先怡视钱如命，儿子这一招正中他的要害。为了稳住妻子，还是按儿子的要求办了。他当场写下保证，拿出200元一起交给了儿子。此后一段时间，这个家也的确安宁了一阵子。然而，和睦的气氛未能维持下去。葛先怡生怕儿子把200元现金真的给了妻子，每天逼着儿子还钱。他哪里知道，儿子早已把钱在赌场上输掉了。他只好一面支支吾吾应付着；自己在做生意正需要本钱，待赚了钱就还；一面却在盘算着从哪里搞点钱来给父亲。时间一天天过去，眼看春节就要到了。春节前再交不出钱来，怎么向父亲交待。我本人好说，这个家怎么得了，我母亲怎么得了。一个时期以来，葛德金被这200元钱困扰着，饭吃不下，觉睡不稳，肚子里时刻在想着钱、钱、钱！

十

为钱，葛德金动了杀机，父亲促使他下了决心。他要杀葛先朴，于是他看武打录像，看武侠小说，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中寻找答案。他似乎已找到了。那就是为人不能太善良，善良的人受欺——我妈就是典型。只有心狠手辣才吃得开——瘫痪几十年的朴爹就是这种人。我们这些好手好脚的人为什

么不及一个残废人？无非是没有他那样心狠手辣。哼！他不仁、我也就不义！他不择手段算计别人，榨取别人的血汗钱，我也可以杀了他。

杀人后也不会有好结果，自古以来就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说法，我能逃脱法网吗？想到这些他又害怕了。1987年元旦过后，一连几个晚上，他都失眠了。杀，他似乎看到葛先朴那血淋淋的尸体，看到了公安人员就站在他的身后，看到了自己正走向刑场——他一次次从噩梦中惊醒；不杀，他似乎看到了父亲一脸凶相，挥舞着蒲扇大的巴掌、油锤般大的拳头，妈妈和我们兄妹在颤抖！后无退路。杀，还是杀，大不了我一人去抵命，不能让全家为我受苦。元月10日晚上，他最后下了决心，猛地翻了个身。与他同床的弟弟葛铁牛被他惊醒，问道：“哥，你怎么啦？还不睡觉。”哥哥叹了一口气，没有马上回答。弟弟知道哥哥有心事，便刨根问底。葛德金心想，我正没有一个人商量，不如把这想法告诉弟弟，一起合计合计岂不更好，说不定他还是好帮手呢！他用小得几乎连自己也听不见的声音对着铁牛耳朵说：“我想把朴爹杀了”！尽管声音很小，葛铁牛还是吓了一跳：“这个事怎么做得！”葛德金便把杀朴爹的理由一摆。年仅14岁的葛铁牛毕竟是个孩子，很容易地被哥哥说服了。葛德金接着说：“前不久，我从朴爹口里得知，他从M那里讨债讨回一包金子，可值上千元。我们把它抢来，家里有钱用，父母也就不会吵架了。”兄弟二人兴趣一来，干脆披衣坐起来商量如何把葛先朴弄死。哥哥说：“用手一卡脖子就完了。”弟弟说：“还是用电打好，你不是用电打鱼吗？电能打死鱼，不信就打不死朴爹。”哥哥一撞弟弟的肩膀，赞赏地说：“好主意！”

第二天，葛德金从邻居堂屋里剪下一个电源插头，拿回家再接上一截电线。为防万一，又从衣柜里撕下块灰色棉布，扎上一包棉花，必要时用来堵朴爹的嘴。为防止自己触电，弟弟又叫哥哥去买双皮手套。葛德金跑到商店一看，一双皮手套要几块钱，而他身上只有块把多钱，只好买双纱手套回来。午饭后，兄弟二人从屋后泥塘里抓了几条泥鳅做试验，很成功。兄弟二人又跑到河边草坪上，哥哥让弟弟躺下，用棉花包堵住弟弟的嘴，并叫他喊。弟弟的脸胀得通红，怎么也喊不出来。两个试验都成功了，兄弟二人兴高采烈。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二人又商量在什么时间里进行。夜晚，葛凤霞在家不便进行，而且大门也关了，一有响动就可能被人发现。白天葛凤霞上学了，但过往行人多，找朴爹借钱或还钱的也多。怎么办？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葛德金为此苦恼着。"东风"到底来了。13日上午，他从麦市录像厅看完《李小龙传奇》回来，听到见溪掇上屋有鞭炮响，一打听，是葛德焦老头去世了。在农村，死人可是件大事，人们的视线都会被吸引，这可真是天赐良机。葛德金懂得机不可失，趁着人们陆续前往见溪垵悼念焦爹的机会，他果断地约弟弟葛铁牛一道下午就动手。临上阵，弟弟又胆怯了，不敢同哥哥去了。哥哥连哄带吓："你若不去，明年家里就没得饭吃，父母更要吵嘴打架。到那时，我远走高飞，不管你们死也好、活也好！"葛铁牛哭丧着脸说："哥哥，我吓得怕。"葛德金把语气放缓："你不要怕，我不要你动手，只要你在一旁帮我望风。待我动手时，你便把门关上。弟弟只好随同前往。他们带上电源线，棉花包和克丝钳，出门瞅准街两头无人行走，一下子窜进了葛先朴的家。

13日下午2点多钟，葛德金兄弟二人已在葛先朴家中。

起初，弟弟站在客厅未进卧房。葛德金进入朴爹卧室后，坐在床上沙发上与朴爹佯装闲聊，导出近两天有人还了朴爹几百元钱，便示意铁牛关上大门，自己急忙掏出随身带来的棉花包，双手紧紧地堵住了朴爹的嘴巴。然后，叫铁牛取出电源线，插进插座接通电源就向朴爹的头触去。葛铁牛心慌手抖，两根线一搭上，电灯一闪就熄灭了。电灯一熄，房子也黑了下来，葛铁牛吓得丢下电线就想跑。葛德金也慌了神，连忙腾出左手取出钳子，朝朴爹的头部猛力击打。先朴老头虽然是一位偏瘫病人，却也在拼命地挣扎、反抗。葛德金见一时弄朴爹不死，就命弟弟从厨房取来菜刀，丢掉克丝钳和棉包，双手持刀猛力朝朴爹的颈部切割下去……。葛德金的脸上、手上和身上喷满了鲜血。朴爹略略抽动几下就不动了，葛德金手一松刀掉了，人也软了。他走进厨房，叫弟弟舀水给他洗了一下手和脸。弟弟捡起电线，哥哥拿起菜刀往外就走，慌忙中没有摸着钳子和棉花包。刚刚走到客厅，铁牛忽然提醒哥哥："你不是要抢朴爹的金砂吗？"葛德金猛然省悟过来：是呀，我杀死朴爹不就是为了金砂和钱吗？他又返回朴爹的卧房，从枕头底下一个公文包里找到了一包金砂，还有一些借条，没有现钱。他不甘心，又把朴爹穿的衣服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最后在朴爹贴身穿的一件马甲荷包里搜到了一扎钱。他把钱往荷包里一捅，把菜刀往公文包里一夹藏入自己的怀里，趁街上无人之机带上一扇大门逃离了现场。

葛德金回到家里，见父亲正在灶门口吃饭便直接了当地对父亲说："爸，我把朴爹杀了，抢了1000多元钱的东西。"说着，一边把公文包递给了父亲。葛先怡一惊，丢下饭碗和包，抓起酒瓶就往嘴里倒。葛德金一把夺过，双膝跪了下去说："爸爸，你千万不要喝酒。一喝酒，你就会到外面乱

说，你儿子就完了。”接着，他从包里取出金砂交给父亲，嘱咐他明年困难时开销。菜刀和公文包请父亲帮他销毁或隐藏好，千万不要让公安人员找到。这时，母亲从菜地里摘菜回来，葛德金也把杀朴爹的事告诉了她，并脱下身上带血的衣和鞋，要母亲赶快把血迹洗掉。临走时，他又叮嘱父母："若是公安人员问起，就说我在中午饭后被两个湖南人邀去打鱼去了。我先到石坪墩舅父家避一避再说。”就这样，葛德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于当天下午4点多钟离开了家。

葛德金先在石坪墩大舅李石斌家呆了四个晚上，有三个晚上躲进了60年代挖的防空洞里。到舅父家的第二天，李石斌专程前往许家村打探消息。他自己不便出面，叫女儿挑着一担箩筐装着买酒糟的到下铺街上探一探。他女儿顺便来到葛先怡家告诉其姑父姑母：葛德金躲在石坪村很安全，要他们不必耽心。葛先怡正苦于一台打鱼机不好转移，人走机在岂不是不打自招吗？公安局规定，没有破案前，本村村民一般不准外出，有特殊情况也要经破案指挥部批准。侄女儿跳着一担箩筐来，真是天随人愿。葛先怡用麻布袋包严了打鱼机，交给侄女带走了。

李雪莲思儿心切，当天晚上就要丈夫先怡陪同她一起到娘家去看望儿子。葛先怡怕被公安人员发现，不同意去。李雪莲哭哭啼啼说："我们晚上去晚上回，不会有人知道的。”葛先怡只好答应。他们带上一些猪肉和点心，趁夜深人静偷偷地奔赴10里外的石坪墩。他们在防空洞里见到了儿子，母亲哭着对儿子说："我的冤孽呀，你怎能做这样的事啊！我给你带来一些吃的，吃了后你喝点农药自杀算了。公安人员说了，不破案就不走。我看案子迟早要破，你也迟早要死，不如现在吃饱去死，也好做个饱死鬼。”父亲葛先怡

的意见不同，他对儿子说："丫结崽[2]不要听你妈的。我已对公安人员说你和湖南人打鱼去了，打鱼机被你表姐带过来了。案子一时还破不到你头上来，公安局的狼狗钻到X家去了。你不要怕，也不要去死，活一天算一天。你还在这里躲几天再看看，如果情况不妙，我再想法子通知你，你就再到黄龙你姑妈家躲几天后往湖南一跑。我给你带来一顶猴儿帽，出来时戴上，万万不能让熟人认出你来。"葛德金从荷包里拿出250元钱对父母说："这些钱朴爹都用钉书针钉过，我不敢在外面用，你们把它带回去藏好。"父亲接过钱就往怀里一揣。李雪莲怕儿子没钱用，要先怡把自己身上的90元钱换给了儿子。他们把事情交待完后，连夜返回了许家村。

葛德金在舅父家呆了四天，第五天傍晚走出防空洞，戴上猴儿帽，抄小路赶到黄龙乡小坳村姑妈葛美桃家，在堆杂物的楼上住了三个晚上后就被公安人员捉拿归案。

至此，主犯葛德金归案了，从犯葛铁牛归案了；包庇犯葛先怡把所有罪证找出来后也归案了；窝藏犯李石斌、葛美桃也归案了。根据他们的犯罪性质，都不同地得到了法律制裁。

李雪莲本来也犯了包庇罪，但考虑到她认罪态度较好，且还有一个几岁的小女儿无人照管，法律宽恕了她。

葛先朴死了，案件也结了。但是在人们心中却留下了许多思索……。

葛先朴走出了金钱圈，葛德金也走出了金钱圈。[3]然而，社会上还不知有多少人仍被这道圈圈住……。

注：[1]当地人称爷爷为大爹。

[2]丫结崽：方言，若儿子的意思。

[3]葛德金因不到18岁，被判处死缓。

追踪岳飞手迹

·陈 良 福

南宋民族英雄岳飞，是我国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他那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一直为世人所广泛传颂。在浙江杭州市西子湖畔，有一个纪念这位历史人物的重要场所——岳坟。去过的人都知道，那儿有一块引人注目的石碑，上面所刻的是诸葛亮的《后出师表》，那行草书法，既有草圣怀素一气呵成的运笔特点，又非令人难认的狂草，虽瘦而又劲，虽弛而严谨，实称得上一件上乘的书法作品。相传岳飞当年为表明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抗金卫国之决心，抄写了《后出师表》这篇文章。石碑上的文章是后人按照岳飞的手迹刻上去的。

遗憾的是，据目前我国文物史的有关资料记载：全国尚没有岳飞亲笔书写的手迹。就是说，那岳坟内石碑上的《后出师表》，是不是岳飞手迹，现在还没有充分的依据可以证实。多年来，许多有识之士都为现在没有岳飞的亲笔手迹而遗憾。

然而，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出现了：宁波市所辖的慈溪县东三乡破山路村万天华，写信到厦门，继而转至香港，称有一幅珍藏多年的岳飞亲笔书写的《后出师表》真迹，愿以3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附寄去了真迹照片六张。有关专家

对照片鉴定后认为：照片上的字迹与岳坟石碑上所刻的《后出师表》如出一辙，连一些细微的特征也极为相似，极有可能是岳飞真迹！

岳飞真迹？那它的价值决不止是30万、40万，而是国家的一级文物，是不可估价的国宝！

这一惊人的重要消息，在暗中迅速传播、扩散着。一时间，许多人为此忙碌起来：境内的贩私分子、境外的文物走私分子利欲熏心，蠢蠢欲动；公安机关也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一场正义与邪恶、走私文物和保护文物的战斗，徐徐地拉开了帷幕。

一、神秘的港商

1986年9月底，浙江东部沿海古老的历史名城——宁波。

在市中心西南方向的环城公路边，有一幢典雅华贵的土黄色砖瓦楼房。这正是该市建立最早的豪华食宿场所——华侨饭店。这里除了个别是来自省外检查视察工作的领导干部外，几乎全部是外宾和华侨。

在4楼的401号豪华套房里，住着3名来自香港的客人。此时，他们都聚集在套房内的那间双人卧室里，室内弥漫着一种焦虑、紧张和神秘的气氛。厚厚的墨绿色窗帷拉得严严实实；浓浓的烟雾灌满了整个房间，空气混浊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白色的灯光，把室内3人的脸映得苍白。坐在沙发里的一个人：身材魁梧，戴着一副高纯度镀金的变色眼镜，宽宽的四方脸，两只又大又深的眼睛炯炯有神，那目光深不可测，令人生畏。他穿着一套白色西装，里面着一件蓝色细条

纹的衬衫，配一条紫红色的真丝领带，脚上一双白色皮鞋做工精细，铮铮发亮。他紧锁眉头，大口大口地抽着烟。坐在他旁边的年轻小伙子，1米70挂零的身材，不胖不瘦，穿着的一套灰色直条纹西服，使他显得更加精神而又干练。他正附在魁梧男子的耳旁，轻轻地说着话。魁梧男子不时地点点头，也轻轻地说着，似乎在商量什么大事。一会，他们停止说话，把目光转向坐在床上的35岁光景的男子。床上坐着的那个男子也是中等个子，清瘦的脸上有一颗明显的黑痣。手指黄黄的，一看就知道是个嗜烟的人。此刻，他正拿着电话筒，对饭店总机说："麻烦给挂个到慈溪县东三乡破山路村的长途电话，越快越好！"

这3个客人由香港转道上海，今天中午刚刚到达宁波。他们风尘仆仆，急匆匆地住进饭店。一进房间，他们就放下行李，忘却了旅途的劳累，顾不上休息，也没有洗涮一下，一直紧张地忙碌着。

有黑痣的男子搁下电话筒，轻轻地舒了口气，走向沙发上坐着的魁梧男子身边，指指自己的肚子说："宋经理，肚子怎么样？"

经他一提醒，宋经理才感到肚里空荡荡的饿得慌。他对坐在另一张沙发上的小伙子说："成建国，你去搞点吃的。"

成建国答应着，跑向餐厅，想看看有什么可吃的。然而，一位仪表端庄的服务员小姐微笑着告诉他早已过了吃饭时间。他无可奈何地下楼来到小卖部，买了几个面包和三听易拉罐青岛啤酒，奔上楼去。

3人饿极了，立即狼吞虎咽地吃喝起来。

二、寻找万天华

一个面包下肚，3人才感到不象刚才那样饿了。

宋经理对那位有黑痣的男子说："王强，你去催催。"

王强喝了口啤酒，担心地说："唉，这种偏僻的乡下角落，能不能挂通很难讲，说不定连电话也没有。"边说边走向电话机旁。

"是啊，有可能。不过，万一挂不通，我们还可以想其他办法。反正一定要找到他？"尽管宋经理也担心电话挂不通，但他很自信。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强和成建国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怎么到现在还没通？"王强拿起话筒，催着总机小姐。总机小姐解释说，他们已经向长途台催了三四次了，但没有办法，通话的地方实在太偏僻落后了。

"那麻烦你们再想想办法，我们有急事。"王强听了总机小姐的一席话，感到确有道理，有什么办法呢？他无可奈何地放下了话筒。

不久，电话铃终于刺耳地响了起来。王强跳起来，抓起话筒，听到总机小姐温和的声音："王先生吗？电话来了，请听好。"

王强一边连声应着，一边不停地喊着："喂、喂……"但始终没有人应。好一会，他才听到大概是慈溪县长途台服务员的声音，接着，饭店总机小姐插话了："王先生，破山路村没有电话，只能挂到乡里，可以讲了。"

"喂，宁波，你找谁？"话筒里传来一阵嘶哑的声音。王强先是打听破山路村有没有万天华这个人。对方想了想，

说肯定有的。王强又婉转地请求对方找万天华听电话。对方告诉王强，万天华家离乡政府有10多里路。10多里？还怎么叫他听电话！王强一听犯了愁。

“问问能不能给万天华带信？如果可以，就烦他们转告万天华：晚上有客人来访。”宋经理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王强身边了。

王强立即按宋经理的意思，请求对方捎个口信。

是日傍晚，宋经理一行3人乘坐一辆豪华型出租车，在宁波至慈溪的公路上飞驰着。

车至慈溪境内不久，就拐弯进入了一条高低不平的乡路。由于路途生疏，他们不断地向路人打听着东三乡的具体方位。

到达东三乡政府后，路上行人很是稀少。从一幢幢农民住房里，透出黯淡而昏黄的灯光。宋经理一行搞不清哪里是破山路村，只得不时把车停下来，敲开农家房门来问路。

快到山脚下时，车子再也开不进去了，好在前面一华里左右的那个小村庄，正是破山路村。

“你们俩辛苦一下，把万天华找来。”宋经理坐在前排座位上没动，吩咐王强和成建国。

走进村庄，见路边不远处的一户人家还亮着灯，他俩叫开了房门。

“阿姨，请问一下，哪里是万天华的家？”成建国靠近窗口，操着普通话问。

“寻天华呀？沿这条路一直朝东南方向走到底，路左边第二户人家就是。”一位妇女热心地指点着。

两人走到路的尽头，紧靠路北面的第二户人家有二间正房，西边还镶着一间小屋。这大概就是万天华的家了。两人

看了看，“笃、笃、笃……”，不约而同地举手敲响了围墙门。

三、主人不是他

万天华自从把照片和信寄往厦门后，一直眼巴巴地等待着，希望尽快有回音。这一个多月时间，对他来说，就是象过了一年。今天晚饭后，他和妻子又掐指算着，今天已是寄信后的第35天了。夫妻俩在房间里嘀嘀咕咕地琢磨着信寄出去后的种种可能。想想现在还没有任何音讯，不禁又叹了口气。万妻还跪在设于房内一角的小佛堂前，虔诚地祷告：“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请您发发慈悲，成全我们这笔生意。”

正在这时，夫妻俩突然听到敲门声，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敲门声象是文绉绉的，怎么这样生疏？万妻立即站起来对丈夫说：“敲门的不象是村里人，他们不会敲这么轻的。莫不是菩萨显灵了，是生意人？”未等丈夫回答，她就扯高嗓门问：“谁呀？”

王强和成建国听到里面传来带有浓重慈溪口音的中年妇女的声音，没有回答，仍不停地敲门。

万天华夫妻侧着耳朵等外面回答。但外面的人没有回答，只是一味地敲门，他俩都露出惊疑的目光。一会，万妻骂道：“死鬼，还不快去开门！”待丈夫转身欲走，她又叮嘱道：“如果是陌生人，可得小心点，不要一高兴就乱讲。”

万天华一面点着头，一面走到东门正房，拉亮电灯，打开门，走到围墙边，“吱呀”的一声，把门打开了半扇，咳嗽着探出头来。

借着昏黄的灯光，王强和成建国看到这是个四十几岁的

中年农民，个子又瘦又枯，活象根丝瓜。脸上黑黝黝的，爬满了干巴巴的皱纹，一件白得泛黄的衬衣已补了好几块。核桃似的脸上，镶着一对小眼睛。他虽然有思想准备，但是两位西装革履、洋味十足的男子站在前面，也不由得一惊，眼睛瞪得大大的，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好一会，他才缓过神来，问："你们找谁？"

王强和成建国看着他却没有回答，反问道："你是万天华吗？"

"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他警觉起来，避而不答地反问。

"做生意。"成建国见这样问下去没有结果，只得简单地回答。

"什么生意？"万天华的眉毛扬了一下。

"万天华写信去的，他知道。我们得跟他说。你到底是不是万天华？"成建国有点不耐烦了。

"哦，我就是万天华，快到里面坐坐。"万天华脸上露出了一点笑容，连忙把门打开。

"不进去打扰了。我们一起去外面谈谈，怎么样？"王强谢绝进门。

万天华再次邀请他们进屋，但王强俩仍然坚持到外面谈。

万天华不再坚持。他的脑子在紧张地快速运转着：这种生意可不是闹着玩的，成了发大财，搞不好可得坐牢，得仔细点，先搞清他们的身份。他露出疑惑的神情，问："两位先生从哪里来？"

"怎么，万先生不相信我们？"两人看透了万天华的心思，摸出名片递了过去。

万天华借着房间里射过来的淡淡灯光，把头凑近那张精巧细致，飘着淡雅清香的名片，眯缝着眼，仔细地看起来，原来是香港深圳美术装璜有限公司的，“哦，两位是从香港远道而来的，欢迎，欢迎。对我信中讲的生意，你们有兴趣？”

万天华嘴里热情地说着，但心里又想，一张名片，印什么都可以，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人呢？他不露声色，故意用含糊的语言试探对方，看他们是不是真的知道详细情况。

王强和成建国没再说什么，两人会意地一笑。王强从上衣袋里摸出几张照片递了过去。

万天华一看，这正是自己寄往厦门的岳飞手迹照片。他的疑虑消除了大半。哎，奇怪，这么晚了，这里没有公共汽车，他们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这儿交通不便，两位这么晚到这里，真是难为了。”

“哦，那还不容易，宁波的出租车多的是。万先生，别浪费时间了，我们经理还在外面等着呢，你快去一趟吧，具体和我们经理谈谈。”成建国开始催促。

“好吧，你们等一会，我和我老婆说一声，马上就来。”万天华疑虑全消，爽快地答应一声，转身走回房内。

宋经理坐在车上燃完一支烟，还没见王强和成建国回来，心里很是焦急。但是，他没在脸上表露出来，装作一副悠闲的神色，走下车，欣赏起乡间的仲秋夜景来。这时，月亮已经钻出云层，弯弯的高挂在天空。不远处几座小山，就象是巨人在沉睡。

“嗨，这里的夜景还挺有特色的。”宋经理象是无限感慨地说，既是自言自语，又似乎是故意说与司机听，但他的眼睛却不时地瞟向那条通向万天华家的小路。

“是啊，乡下的夜确实和繁华的城市不一样。”司机也从窗口伸出头来，附和着。

王强和万天华等3人相互跟着来到轿车边。司机打开了车顶上的小灯。

“万先生，这是我们公司的宋总经理”。王强用手指指站在车旁的宋毅杰。

宋经理一手扶在车门上，目不斜视，慢悠悠地吸着烟，仿佛被这优美的夜色陶醉了。

“宋经理，您好。”万天华小心翼翼地上前一步，躬着身，轻声招呼着。

“您是万天华先生吗？”宋经理慢慢地转过身来，瞟了万天华一眼，仍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万天华局促不安地应了一声，垂着头，不知所措。

宋经理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拖着长音，盛气凌人地问：“货呢？”

“这……”，万天华没有料到宋经理开门见山，一下子问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时迟疑着，不知如何回答。

“万先生，生意人最讲信用，我们千里迢迢赶来，你难道拿不出货？”宋经理的语气咄咄逼人。

“东西是有的，可……”万天华急着想解释，但因事先没准备，一时措手不及，不知从何说起。

“那，是不在这儿？”宋经理的眉头皱了起来，淡淡地追问一句，脸上流露出不悦的神情。

万天华想了想，下决心和盘托出：“讲实话吧，这货不是我的，也不在这里。货在‘老头子’那里，主人也是他。我是为朋友牵牵线作介绍的。”

“‘老头子’是谁，他在哪里？”宋经理紧追不放。

“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反正我们平时都叫他‘老先生’，他住在丽水地区的缙云县。”

“那这笔生意还做不做？”宋经理见万天华吞吞吐吐的不肯说，不禁生起气来。

“要做，当然要做。这样吧，你们今晚先去浒山（慈溪县城）住下，明天一早，我就乘客车去看货，后天就可以回来，行不行？”

“这样的穷地方，让我们怎么住，再说吃住也不习惯。”宋经理的口气缓了下来，想了想又说：“这样吧，我们回宁波住，你赶快去缙云县。后天带人带货到宁波华侨饭店401房间，具体面谈。”

“好，好，明天一早我就去。”万天华唯唯诺诺地答应着。

四、面呈“老头子”

万天华嘴里哼着小调，喜滋滋地回到家里。他妻子估摸事情有了些眉目，嗔怪道：“傻笑什么，瞎天黑地的！还不快讲讲事情谈得怎么样了？”

万天华使劲地搓着手，笑得合不拢嘴，“嗨，发财了，这下我们要发财了！”接着，他兴奋地把自己与宋经理谈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妻子。最后，他再三叮嘱要保密。

“这么快就谈成了？”一向比较精明的万妻听了后，并没有象万天华那样高兴，她感到事情来得很突然，她将信将疑。

“人家是香港来的，名片和我上次寄去的照片都给我看过了，那还会有假？你看，名片还在这儿呢。”万天华对妻

子的怀疑不以为然，仍然喜滋滋的，把名片递给妻子。

万妻急急抓过名片，仔细一看，果然和丈夫说的一样。但她还是放心不下，又问："他们为什么直接来找，不写信？"

万天华回答说："写信速度太慢，他们怕生意被别人知道了，电话又打不通，才马上租出租车连夜赶来。"他见妻子高兴起来，知道她也相信了，就美美地说："放心吧，错不了的，等做完生意拿到钱，我们要盖个象样的新楼房，把伟儿的婚事办得派头些，让人家都眼痒眼痒，你也不用这么苦了。"说完，他还拍拍妻子的肩，那高兴劲真象是捡到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宝贝。

"看你美的！快去睡吧，明天还要起早呢。"妻子也被他的情绪感染了，想到自家这么苦干，也仍然贫穷，而今幸运地遇到这笔好生意，费不了多少力就可捞到几万元，也大有穷苦已经熬到头的感觉，不禁有些飘飘然了。想到自己的丈夫这么能干，一股爱怜之情，油然而生。

"拨好闹钟，4点钟要起床。"

翌日凌晨，万天华简单地扒了几口饭，就推出自行车急匆匆地要走。妻子叫住他，千叮咛、万嘱咐地唠叨了一阵，才让他出发。

仲秋的清晨，已有几分凉意。窄窄的机耕路上，望不见一个人影。怀中有一团火的万天华此时一点也感觉不到冷，他心急火燎地使劲踩着自行车，不多会儿就隐没在茫茫晨雾里。

不到五更，他就到了县城——浒山镇汽车站。等到天蒙蒙亮时，车站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万天华立即走进去看时刻表，去丽水的车，再过半个小时就开了。他赶紧站在售票窗口，等待售票员卖票。

汽车终于开了，万天华长长地吁了口气，斜躺在椅背

上，闭上眼睛，静静地养起神来。

“老头子”的心比万天华更着急。这事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从小出身于资本家家庭，一直养尊处优，过着舒适的生活。到二十几岁，通过父亲的朋友，他到江苏省的一个伪县政府工作，后来一直一帆风顺，步步高升。才30挂零，他就爬上了县警察局局长的宝座，捞了不少好处。那幅岳飞书写的《后出师表》，也是那时得来的。一次，他的一位部下为讨好上司，告诉他县城里的一位贫穷老先生家里，有一幅珍贵的岳飞手迹。一得到这个消息，他就乐了：岳飞手迹可是稀世之宝啊！于是，他打定主意：一定要把这件珍宝搞到手！没过几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暗暗派出一名亲信，令他从速查明此事真相。那亲信绞尽脑汁，终于搞清老先生家确有其宝。过了一段时间，他以老先生包庇孙子逃避当兵和写文章攻击国民党为由，带领一批人逮捕老先生，并亲自搜查，掠取了这份珍贵的岳飞手迹。解放以后，他因是反革命分子，一直受管制。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把这份珍宝藏了下来。30多年来，他一直以此为安慰，认为总会有一天，自己将成为富翁。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他感到自己这个历史反革命已不象以前那样为别人所注目，认为时机已经到了，就两次托人捎信去香港和深圳，示意要出售这份珍宝，但一次也没有回音。但他也很清楚此事的风险，搞得不好走漏了风声，就得到监狱里去过日子。那种既想尽快出手与又怕出事的矛盾，一直深深地折磨着他。

要绝对有把握，就要找一个可靠的人！找谁呢？他冥思苦想，最后终于想起了慈溪那位老实巴交的万天华。他找来万天华，要万出面联系，答应事成后给好处。万天华的头脑

可没有“老头子”那样复杂，他欢天喜地地答应了。

然而，万天华的信寄出去已有一个多月了，怎么连一点音讯也没有？“老头子”焦急万分。近几天，每天在邮电员送信的时间里，走到门外与邮递员搭话，希望有自己的信。一次次失望，他又一次次安慰自己：这么远的路，信往返就得半月20天的，中间人东转西转，还有买主商量、准备的时间，就是一切很顺利，也得要一个多月，有什么可急的？想到这里，他又好受些了。但到第二天，他又会焦躁起来，出去与邮递员搭话，还是没有信。他呆呆地坐在藤椅上，一动不动。

万天华由丽水转车至缙云县城时，天快黑了，去壶镇的末班车早已开出。他站在车站前，一脸的焦急：要是今晚到不了壶镇，明天就赶不回宁波了。一定得想办法去壶镇！他犹豫了一下，快步跑到公路上，见车就拦，可一连拦了几辆，驾驶员象没看见似的，故意把车开得飞快，绝尘而去。万天华气得直骂娘。

天越来越暗了，路上的行人和车辆渐渐稀少，万天华心急如焚，望眼欲穿。终于，他拦住了一辆去壶镇的三卡。可司机见他象有急事，就大敲竹杠，提出要20元钱，少一分也不行。任凭万天华千求万求，也不肯开口。万天华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跳上了三卡。

到了壶镇，万天华急急穿过了一条条小巷，拐了一弯又一弯，终于在一个院落的围墙外停了下来，举手扣响了大门。

一个身材粗壮的中年汉子打开了门，警觉地打量着风尘仆仆的万天华。

“赵老先生在家吗？”万天华向中年汉子点点头，焦急

地问道。

“你是哪里来的？”中年汉子听出来人的口音不是本地人，低声反问。

“宁波慈溪。”万天华简单地答道。

“噢，请到屋里坐。”中年汉子热情地把万天华让进院内。

这是一座古老的宅院。风吹雨打日晒，门窗已很破旧，砖石却还结实。院子里石板铺地，放着几只大水缸。围墙也很老了，爬满了藤草，长满了青苔。瓦房有四间，那伸得长长的屋檐，把房内遮得黑咕隆咚的。

中年汉子把万天华引到屋子里坐下，立即到隔壁房里请“老头子”。

“老头子”一听万天华来了，那呆滞的眼睛立即变得明亮，他一下子站起来，满脸喜悦地快步走来。

万天华见“老头子”走进来，连忙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说：“赵老先生，您身体可好？”

“天华，你可来了！快请坐，坐。”“老头子”激动地说。

“你可是为那件事来的，怎么样了？”万天华刚坐下，“老头子”就急急地问。

“大喜事啊！老先生，那件事有眉目了，嘻嘻。”万天华挥着手，笑着答道。

“你快把详细情况讲讲。”

“这……”万天华看看旁边坐着的中年汉子，支吾着不肯说。

“噢，这是我女婿，讲吧，没关系的。”“老头子”会意，立即作了介绍。

万天华见是自己人，就兴奋地说："香港那边来人了。"他压低声音，红光满面。

"这么快？""老头子"自言自语地说。忽然想起万天华一定还没吃饭，连忙吩咐女婿："阿根，你去弄点饭菜来，天华这么远路来，一定饿了。接着他又转向万天华，"你再接下去讲。"

万天华将昨晚的事和最后与宋经理的约定，一一向"老头子"作了汇报。最后，他要"老头子"明天带货和他一块回宁波。

"老头子"先是静静地听着，那兴奋的表情渐渐退了下去，接着就皱起眉头，等万天华讲完，他又一言不发地沉吟了一会，然后说："香港深圳——这个单位有点可疑。你看过他们的护照吗？"

万天华见"老头子"不信，有点急了，"老先生，我看不会假的。他们给我看过名片和我们寄去的照片，护照倒是没见过。他们来谈生意，我们总不能象查户口那样，要他们出示证件呀！再说，香港深圳这样类似的名称也是很多的，象上海就有北京路、浙江路这样的地名。"

这时，中年汉子已经把饭菜放在桌子上。

"老头子"用手指指桌上的饭菜："没什么菜，你先吃饭，吃完咱们再谈。"说完，他径自走到自己的卧室，坐在藤椅上沉思起来，脑子冒出了一个个的疑点：万天华把信才寄去一个多月，他们事先没有写信、没有来电报、也没电话联系，这么多的路，会如此盲目地赶来？万天华只见过名片，这名片怎么能信？可转念一想，他们有岳飞真迹的照片，这又不可能是伪造的。唉，这事风险太大，现在还难以肯定真假，可不能操之过急，得再进一步摸摸底再说。主意

一定，他又走了出来。

万天华吃完饭，正用手抹着嘴，见“老头子”出来了，就问：“老先生，怎么样啊？”

“他们的名片你带来了吗？”“老头子”未置可否，反问万天华。

“哎呀，看我这记性！忘在家里了。”万天华懊恼地拍拍自己的脑袋，摇着头。

“老头子”想了想，慢吞吞地说：“那几位香港客很难确定其真实身份，看来，这事还得慎重呀。”

“不会假，他们讲的普通话带有很浓的广东口音，衣着打扮一看就知道是香港人，他们的派头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装出来的，尤其是那个宋经理，您一见就会相信的。”万天华打断“老头子”的话，做着手势，急急地辩解着，脸都涨红了。

“老头子”等万天华说完，继续顺着自己的思路讲下去：“你也知道，我当过国民党的警察局长，见的世面总比你多点。虽说现在的情况和过去不一样，但万变不离其宗啊。这可不是其他生意，得小心！做成了，确实可以发财，做不成也没关系，只要东西还在，总会有人要的。但万一他们是公安局或者黑社会派来的，东西没收或抢去不说，我们还得坐牢、吃苦头。”

“老先生——”万天华还想劝说，但“老头子”摆摆手，示意不要打断，让他讲下去。万天华只得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

“老头子”仍然不紧不慢地说：“这样吧，你明天回到华侨饭店查查他们的住宿登记情况，然后再想办法看看他们的护照，还有现钱是不是带来了。等这些搞清后再说。”

“这怎么行？我和宋经理说好的……”万天华还想劝说。

“老头子”不等万天华说完，就站了起来，安慰道：“这么远的路，你来回跑很累，这我心里有数。生意做成了，你也有一份功劳，到时，我绝不会亏待你。今晚你就在我家睡，早点休息吧。”

万天华见“老头子”决心已下，要他再改变主意，实在无能为力了。再说“老头子”的话也有道理，只得点头答应。这时，他忽然感到两腿酸痛，疲惫不堪。

五、再见宋经理

万天华一大早起来，神情懊丧地离开了壶镇，赶到缙云县城。想到坐一天汽车实在太累了，就换乘班车到金华，准备坐火车回宁波。

到金华已经是下午了，他马不停蹄地赶到火车站买票。买完票，想想还不放心：宋经理他们万一等不住，回了香港，那自己累死累活跑来跑去也成为一场空了。想到这里，立即奔到邮局，给宋经理发了一份电报：晚上9时到宁波。

又是万家灯火。万天华下火车后，立即到就近的共青路旅社，登记好房间，行李还没放下，就到服务台给宋经理打电话。宋经理一行3人自昨晚回到饭店后，一直呆在那间豪华的套房里，焦急地等待着万天华的到来。由于睡得晚，心事重，3人眼皮浮肿，神情疲劳。

下午收到电报后，他们的心才放宽了许多。此时，3人正坐在大客厅里看着电视。电话铃响了。“一定是万天华打来的？”宋经理指了指电话说，用目光示意王强听电话。

果然不出所料，万天华有些沙哑的声音传了过来："宋经理在吗？"

"在，你有话跟我说吧，情况怎么样？"

"你是哪位？……噢，是王先生呀，电话里一时说不清的。"

"那你到这里来面谈吧。"

"好，我马上就来。"

到了饭店。万天华没有直接上楼找宋经理，却在总服务台前站住了，向服务员打听这里有没有从香港来的宋经理。

服务员一看万天华一身土里土气的农民打扮，轻蔑地把登记单往桌上一扔，冷冷地说："你自己找吧。"

万天华很快找出了宋经理跟他们的那张登记单，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见那上面填的与他们自己介绍的一模一样，才放心地往楼上走去。

万天华一进来，宋经理忙客气地请他坐在沙发上，成建国还沏了杯茶。

"万先生，货带来了吗？"宋经理穿着宽大的丝绒睡衣，坐到沙发上，顺手抽出一支烟递给万。

"没……带"。万天华吞吞吐吐的，似有难言之隐。

"怎么回事？那'老头子'……，宋经理脸上的笑容收敛了。

万天华见宋经理有点不悦，他尽量委婉地说："宋经理，您别急，听我慢慢说。"

"'老头了'也没来？我们大老远地赶来，莫非是你们没货在蒙我们？"宋经理怒气冲冲，不客气地打断了万的话。

"货是肯定有的，这个您放心。"万天华几乎是用低三下四的语气恳求着，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紧张得连手也不知怎么摆。

“那为什么人不来，货也不带来？生意人讲信用，这一点你们难道不懂？！我们公司里很忙，你却要我们坐着空等，这花费的钱你给不给？算了，这样的生意还做什么！碰到你这样的生意人，我们自认倒霉！成先生，你去订飞机票，我们明天就回上海！”宋经理大发雷霆。

“好，我马上去办！”成建国见总经理吩咐，一边答应，一边穿上外套，朝门外走去。

“哎，成先生，您等一下。”万天华可急了，额上冒出细细密密的汗珠。他连忙站起来，拉住成建国，又转过身来，向宋经理投去乞求的目光，恳切地说：“宋经理，先不要去订机票，等我讲完了再说，行不行？”

宋经理余怒未消，但见万天华满脸的诚意，想想把事情搞清楚再决定也好，毕竟这笔生意对他的诱惑力也很大。他示意成建国暂不要去，缓了缓口气说：“好吧，成先生，我们先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完坐到沙发上，成建国也坐了下来。

宋经理的态度缓和下来，这使万天华有些受宠若惊，他擦擦额头上的汗珠，坐到原来的座位上，把昨天见“老头子”的情景，改头换面地讲了，还把那货如何珍贵，干这一行如何危险，“老头子”不得不小心的苦处都一一说明。见宋经理的脸色慢慢恢复了正常，他得意起来，贴近宋经理的耳朵，神秘地低声说：“宋经理，我是相信你们的，一直劝‘老头子’把货交给我带来。可货是他的，他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他为什么不同意？难道不想做这笔生意了？”宋经理也悄声问。

万天华见宋经理对自己讲的话很感兴趣，把“老头子”要他小心谨慎之类的嘱咐抛到了九霄云外，讨好地说：“他

对您们有怀疑，问我原来是否与您们熟悉，看没看过您们带现款了。我也是不得已才回来看看的呀。”

宋经理没吱声，朝成建国和王强扬了扬头。

两人会意，立即站起来。王强把3本护照递给了万天华。万连忙站起来，用手推着:“哎，不要看了，我怎么会不相信呢？”一面却用眼睛瞟了一下。这时，成建国也“啪”地一声，打开了一只精致的密码箱。

万天华呆了！他那双小小的眼睛盯得圆圆的，射出了贪婪的目光：喔哟，一箱子崭新的“大团结”，少说也有几十万哪！生意一做成，够享受一辈子的。难道这是真的？不是梦？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是痴痴地想着，脸上充满了惊喜、羡慕、急切的表情，连拿着烟的手也颤抖起来。好一会，他才如梦初醒似地“唔”了一声，恳切地说：“宋经理，你们远道而来，真是不容易，可千万别空手回去。讲实话，‘老头子’刚听说生意有眉目时也很高兴。当我介绍了你们3位的情况，他好象很不放心，说他怎么不知道，问我你们是谁介绍的。还说，要我小心点，不要轻易相信人。在摸清你们的底细、看到钱前，他不会露面，货更不能轻易出示。否则，坐牢的可是我自己。如果我不听，那么到时候出事要我一人顶，不要找他。后来，他说要试试你们的诚意，请你们去趟丽水。嗨，现在什么都见了，这下他可会相信了。宋经理，您就辛苦一趟，去丽水吧。”

看着万天华诚心诚意的样子，宋经理有点动心了，他点点头说：“唉，万先生，看你马前马后地跑腿，怪可怜的。如果这次生意成了，我送一笔小费给你，少说也够你们全家用上一、两年的。至于是否去丽水成交，我们也不能作主，待我等会请示在香港的董事长后，明天再定。你也给‘老头子’

去个电话，把今天的情况告诉他。”

“那好，谢谢您，谢谢，宋经理，愿为您效劳。打扰了，请休息吧。”万天华感激涕零，语无伦次，站起来连连躬身，然后，退出门外。

六、夜赴丽水

宋经理见万天华已走出门外，立即附在成建国的耳朵上轻轻地说了几句。接着，走到门口，提高声音喊：“万先生，您慢些走，我们找辆车送您。”

“不用，不用。”万天华连连摇着手。

成建国快步跟上，“别客气，我送你。”

成建国到门口要了辆出租车，叫万天华在前面带路。车子很快就到了共青路招待所门口。万天华一脸感激的神色，客气地向成建国挥着手，直到车子完全消失，才心满意足地上楼去。

成建国叫司机在南站广场兜了一圈后，忽然说：“唉，有件事忘了。请再到共青路去一趟。”车到招待所，成建国立即跳下车，奔向总服务台查登记单。待查明登记单上只有万天华一人，他还不放心，又问服务员刚才那个老头是不是一个人来的。服务员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这才感到踏实了，迈着轻松的步伐回到出租车上。

次日上午，万天华打了半天电话，还是没有和“老头子”接上头。下午，他又来到了华侨饭店，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宋经理。

“那还去不去丽水？”宋经理问。

“去吧，宋经理。”万天华听听宋经理的语气，感到他

们似乎有想去的意思，就低头哈腰地虔诚邀请。

“去可以，昨晚我们已请示了董事长，他也同意。不过，你可得答应我们一些条件：第一，要保证我们的绝对安全；第二，在看到货前，费用先由你支付；第三，到丽水如果看不到货，我们去丽水和回深圳的一切费用，都由你和‘老头子’承担。我们也不是为了这么一点钱，但做生意总还得有点规矩。怎么样？”

万天华想了想，感到只要到丽水，看不到货是不可能的，于是就爽快地满口答应：“好说，好说。”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200元现金交给宋经理：“你先拿着，在途中用。”

当晚，宋经理等3人和万天华同乘一辆桑塔纳出租轿车，借着浓浓夜色的掩护，直奔丽水。

不巧的是，那天金华市刚刚发生部队枪支被盗案。案犯虽查明，但已逃之夭夭。浙江省公安厅命令各地公安机关立即加强路上检查，严防犯罪分子逃出省外。一时间，各个交通要道和铁路道口等，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关卡，公安人员对过往车辆逐一进行检查。

车子刚进入金华境内的一个交通道口，立即被身穿白色交通警察服装、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拦住了。万天华看到这种情形，疑以为已被公安人员发现了，一时惊慌失措，连连向宋经理求援似地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万先生，放心吧，大陆警察素来对我们很友好，不会为难我们的。成先生，你到外面向警察解释一下。”宋经理虽然也有些紧张，却不露声色，镇定自若地安慰着万天华。

成建国奉命下车，走到公安人员旁边，打着手势，轻声嘀咕着什么。车内3人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一动也不敢动。

不一会，成建国得意洋洋地回来了，一屁股坐在副驾驶席上，把手一挥，说："走吧。"

"真是好样的！"宋经理用赞许的目光，称赞着成建国。

"成先生真有本事！"万天华对成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如释重负地长长吐了一口气。

车子又开始欢快地跑了起来。

夜更深了，路边的田野和村庄，全都沉浸在甜美的梦境里，四周死一般的静。

七、节外生枝

凌晨4时，宋经理一行的车子抵达了丽水地区所在地——丽水市区。在万天华的指点下，小车七拐八弯，最后停在丽水市政府第一招待所大门前。万天华第一个跳下车，跑上前去使劲敲门，象主人似的为宋经理他们办妥了住宿手续。

待安顿好宋经理一行四人，万天华也顾不上疲劳，兴冲冲地去壶镇请"老头子"出山。

"老头子"自从万天华走后，每一分钟都是在焦急不安的等待中度过的。他既盼望着生意能顺利谈成，又担心事情败露。当年的国民党警察局长生涯的经验告诉他：必须慎之又慎，小心为妙。然而两天半过去，万天华那边仍杳无音讯。会不会出事了？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老先生！"万天华一进门，就兴奋地大声喊着。

"啊，是天华！你怎么才来？真让我担心。怎么样了？快坐，快坐。"“老头子”一见万天华忽然来到，不禁喜出望外，忙拉住他的手，着急地问。

万天华将这两天多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老头子"。

特别是对宋经理如何发脾气准备回去，他如何说服宋经理这些情况，添油加醋，着实绘声绘色地夸耀了一番。一讲完这些，他就催促道："快去，老先生。宋经理他们等着呢。"

"老头子"却并不着急，他拍拍万天华的肩，慢悠悠地说："这几天真是难为你了。"

"嗨，这算什么！还不是为了您老生意成功。别说了，我们快去！"万天华站起来，打算马上走。

"急什么！只要他们诚心做生意，还会跑了？看来，他们从香港来这里做生意是不会错的了。不过，越是到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小心，把事情办得牢靠些。这样吧，你去打个电话，再试试他们。"老奸巨猾的"老头子"还是有点不放心。

"啊呀，宋经理上次已经不高兴了，要不是我再三讲好话，早就回去了。现在好不容易被我请到丽水，你倒好，又改了主意，叫我怎么跟他说？"万天华一脸苦相，十分不情愿。忽然，他又想起了什么，一边把手伸进内衣口袋，一边说："噢，昨天我想了个办法，叫我老婆把名片送来了，您看。"

"'老头子'看看名片，见上面有宋经理所在公司的电话号码，一个主意又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他走到旁边的房间里，叫女婿去缙云城关镇挂那个号码的电话，问问有没有宋经理这3人。一交代完，他就回到万身边说："不要怕，没什么难说的。走，我与你一起去。""老头子"已拿定了主意，严肃的神情不容反驳。他抓起一件旧上衣往身上一披，低着头朝门外走去。

万天华知道再说也是白搭，叹了口气，无精打采地跟在后面。

到邮局，万天华硬着头皮拿起话筒，把电话挂到了宋经理住的客房。“老头子”站在旁边悄悄地说：“不要说我在这里。”

接电话的是王强，“宋经理到街上去了，有事对我讲吧。”

“‘老头子’请您们来壶镇，到他的住处谈生意，麻烦您们来一趟。”万天华提心吊胆，尽量客气地说。

八、“老头子”终于露面了

怎么回事？“老头子”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说好到丽水的，为什么又变卦了？这会不会是一个骗局？现在宋经理不在，我得拿主意。对，生意要做，但也绝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王强想着，提高嗓门说：“搞什么名堂，老是变来变去的！不行，壶镇这样的小地方，我们宋经理绝对不会去！既然你们没有诚意，我等会与宋经理讲，这事就算了，难道我们公司就少不了你们这笔生意？但这次所有的费用，你们必须负担！”

“唉——，这……”万天华叹着气，尴尬地看着“老头子”。

“老头子”一听对方态度这样强硬，搞不好这笔生意要吹的，也急了。他一把夺过万天华手中的话筒，定了定神，慢条斯理地说：“不要生气嘛，王先生。我就是‘老头子’。请你们来壶镇我是出于好意，这儿地方不错，也比较安全，欢迎你们来。”

“你这位先生到底怎么回事？一次次讲好，又一次次出尔反尔，一点信用也不讲！壶镇再好，宋经理也不会去，最

多到缙云县城。”王强的口气依然很硬，但已经给“老头子留了个下台的阶梯。

“那就到缙云县城，怎么样？”“老头子”想要他们来壶镇已不可能，心想来个折衷也好，就爽快地答应下来。

“那……”王强没想到“老头子”会如此干脆，迟疑了一下，说：“就到缙云吧，等一会我跟宋经理讲。不过，丑话讲在前，这次如果你再变卦，我们这笔生意就算完了，损失得全部由你们补偿。”

“行，行。今晚6时，我们在缙云车站等。”“老头子”满口应承。

下午，“老头子”的女婿回来了，告诉“老头子”，宋经理的那个香港公司电话打通了。那里确实有这样3个人，公司说他们现在正在大陆出差。这时，“老头子”的心才真正放了下来。他和万天华、女婿3人，早早来到缙云县城，开了房间。快到约定时间时，“老头子”叫万天华去接宋经理一行，并塞给万一叠人民币，叫万代他请客。

约定的时间到了。宋经理一行乘坐的出租车准时到达缙云车站。已等候在那里的万天华迎上前来，告知宋经理一行：“老头子”已由女婿陪同，带货到达。先请他们到“水南旅社”餐厅部吃晚饭。

万天华殷勤地向宋经理他们的碟子里挟着菜，不断地斟酒。吃了一会，还不见“老头子”露面，宋经理面露不悦，“哼，‘老头子’的架子倒不小！到现在怎么还不来？”

“他住在楼上。你放心吧，我们吃了饭就上去。”万天华终于吐露出“老头子”的所在方位，一边仍不停地热情招呼宋经理等吃菜。

晚8时，天已完全暗下来。宋经理3人和驾驶员酒足饭

饱，在万天华的陪同下，走向“老头子”和他女婿所住的4楼405房间。

开门的是那个壮实的中年汉子——“老头子”的女婿，他向来人逐个友好地点点头。

宋经理的目光往四周一扫，见“老头子”是一个年逾古稀、带有浓重老学究味的高个子老头。他身板硬朗，皮肤也保养得很好，一点也不象农村小镇里的一般老人。

九、交易，正在进行

“老头子”闪着狡黠的目光，仔细地观察着每一个来人的表情。

万天华忙上前一步，指着宋经理，说：“老先生，这位就是宋经理。”

“嘿嘿，宋经理，您好！请坐。”“老头子”阴险地干笑了两声，操着浓重的丽水口音，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紧靠在“老头子”身边一直绷着脸的中年汉子，只点了点头，算是和宋经理打招呼了。

宋经理笑了笑，坐到沙发上。其他也都一一落座。

宋经理把目光转向司机：“师傅，麻烦您去检查一下车子，作些准备，晚上我们可能还要回宁波取款，做生意要用的，很急。”

司机点点头走了。

宋经理又指了指王强和成建国，向“老头子”介绍说：“这是王先生，我的文物鉴定技术顾问。这是成先生，我的保镖。”

“老头子”逐个点头招呼，宋经理又把脸转向中年汉

子："这位是——"

"噢，这是我女婿，不是外人。"“老头子”介绍完后，立即充满歉意地向宋经理解释道："真对不起，宋经理，我多次改变主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中的良苦用心，想必你也一定知道，做这种生意，不得不小心一点哪。请您多多包涵。"

"老先生言重了，这点小事，同行还能不理解？还谈什么包涵不包涵的。"宋经理似乎毫不计较，豪爽而又潇洒地说。接着，他把话题一转："老先生，生意人讲实货，还是话归正题吧，我们先看看货怎么样？"

"好，先看看货再谈。"“老头子”低声说着，把整个房间从上到下都看了一遍，然后关紧门窗，拉下窗帘，还用一顶雨伞遮住一扇没有帘子的窗口。他颤颤地打开帆布旅行袋，取出一个小布袋，小心翼翼地拉开，抽出一个圆柱状纸包，然后把包装纸一层层地剥掉，展开了纸卷。

顿时，一幅长7米、宽28厘米的书法《后出师表》呈现在众人的眼前。字迹如龙飞似凤舞，流畅自然，苍劲有力，令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书中落款的，就是闻名遐耳的南宋民族英雄——岳飞！

"宋经理，这是岳飞手迹，至少值30万元。"“老头子”边说边将那幅书法递过去。

宋经理小心接过，郑重其事地细细看了一遍，然后，操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对身边的王先生说："王先生，请你这个行家看看，到底是不是真家伙。"

王先生拿着高倍放大镜，一字字细心地看着，看着……

室内一下子静了下来，其他5人象在等待一项重大事件似的，僵硬地坐着。

“这是伪造的，并非岳飞手迹。”1小时后，王先生突然抬起头来，肯定地说。

这出人意料的结论，掷地有声，把5个人都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

还是“老头子”最先反映过来，他急忙辩解：“不，这确实是岳飞真迹，绝对不会错！”

“凡文物中的书法鉴定，首先要看关键的三条。”王先生不慌不忙，斟字酌句地解释：“一是看纸张，是哪种类型的纸，质量如何，属于哪个朝代制造的；二是看印章，印章的花纹、线条和形状如何，字体怎样；三是看印泥，它的成份、颜色如何，是否有油等。在看完这三条的基础上，还要看书法水平，包括布局、笔画、风格、功底等等。但是，此幅书法精工细作，伪造巧妙，又出自明朝，本身也很有价值。”王先生一番独到的见解和不容辩驳的事实，说得其他5人连连点头，心悦诚服。

“那好，宋经理，12万元怎么样？”“老头子”理屈词穷，经过一番认真的算计，开始降价。

“不，最多3万。”宋经理把价还得很凶。

“老头子”一听，立即卷起那幅书法，放入袋内，起身就走。

宋经理忙拉住“老头子”：“别急，老先生，价格可以慢慢商量的。做生意，总得有个讨价还价嘛。你出个价，最低多少？”

“最少10万。”

“8万吧。”

……

交易，正在进行。

十、变故突生

405房间里的交易还在持续，宋经理和“老头子”各不相让，不断地你压我抬。

“啊呀，老先生，这是一幅赝品，8万元已经很贵了。”宋经理很委曲地摇着头。

“9万，这是最便宜的价了，要不是你们诚心诚意远道而来，这个价，我还不肯卖呢。”“老头子”寸步不让。

蓦地，“嚓！”门里响起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

房内6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不约而同地猛地转过头，把目光集中到那扇紫红色的房门。就在这一刹那，与“老头子”同来的中年汉子以迅捷无比的动作，一脚把脚边的旅行袋踢进床底下。

门开处，一名高个子公安人员带着三、四名青年男子，冲进房内。服务员也跟了进来。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宁波市公安局获悉万天华有岳飞手迹要出卖的情况后，感到案情重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追回这件珍贵文物。于是他们立即作了部署，拟定了一套侦破方案。他们一直把万天华等人的一举一动控制在我监视之下。万天华离开宁波赴丽水后，他们又立即将有关情况通报给丽水地区公安处。今天晚上，宁波市公安局又专门派人和丽水地区公安处的同志赶到缙云县公安局。三家单位经过简单的商量，决定协同作战，立即清查全县的各家旅社、饭店。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开始了。

天空中一轮圆月高挂，发出丝丝淡雅的柔和光线，给县

城披上了一身柔和，一身朦胧。一阵微风吹来，送来林荫道上一对对情侣的细语声，也轻轻推动那片片树叶。树叶懒洋洋地摇着头，仿佛叫柔风不要打扰自己的休息。

一辆中型面包车似乎也不愿破坏这静和的气氛，缓缓驶来，无声无息地停靠在"水南旅社"大门前。车上跳下10多名汉子，其中有四五个穿着公安制服的，正是奉命参加清查的警察。

一切发生得这样突然和意外，房内6人都被吓得面如死灰，动弹不得。"老头子"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但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然而，"老头子"毕竟是"老头子"，他很快镇静下来，恢复了常态，脑子里飞快地思索着对策。

"对不起，我们今天是例行检查。请各位把证件拿出来。"高个子望着神情紧张的旅客，微微一笑，礼貌地说明了一下。

"没关系。""老头子"竭力装出一副心地坦荡的样子，附和着说，随手掏出了介绍信。

其他5人也松了一口气，取出证件和名片递给公安人员。

另外几名公安人员认真地查对起来。高个子和一名斯文的年轻警察不时地在室内走动着，目光扫向放在室内的每一件物品。

高个子指指放在床头柜上的一只高级公文包："这是谁的？"

"我的。"宋经理答道。

"这两个呢？"高个子又指指床上一大一小的黑色手提包。

"是我们两个的。"成建国指指王强，又指指自己。

高个子见万天华看着那只旧旧的挎包，凭直觉判断一定是他的，“那么，这个是你的了？”

万天华哭丧着脸，点点头。

高个子最后指指“老头子”和中年汉子，“你们的呢？”

中年汉子立刻紧张起来，身体变得很僵硬。“老头子”却感到奇怪了：旅行袋怎么突然不见了？他暗暗庆幸，动了动缺乏表情的脸部肌肉，摆出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似笑非笑地说：“我们没带行李。”

“这房间是哪两位住的？”高个子皱着眉问服务员。

“他们俩。”服务员用手指指“老头子”和中年汉子。

“那就怪了，他们没住的都有行李，你们住这里的却没有。”高个子严肃的神情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

中年汉子张嘴想说什么，却被“老头子”抢了先：“同志，我们是壶镇人，只在这里住一夜，明天就要回去的，所以没带什么行李。你看，这些毛巾、牙刷、牙膏都是我们的。”“老头子”对自己的应对能力还颇为自信，不容他女婿插嘴，怕露出马脚。

说话间，那位年轻的公安人员忽然发现满房间的地上都有散落的烟灰，但中年汉子旁边，却有一条宽宽的痕迹，好象扫帚刚刚扫过，没有一点烟灰。那痕迹直伸床底下。他蹲下身，往床底下看去。

中年汉子的脸一阵白，一阵红，心悬到了嗓子眼上。

只一会儿，年轻的公安人员一句话没说，站起来，径直走向门外。

中年汉子的心又放了下去。

这时，年轻的公安人员又转了回来，手里还拿着一把扫帚。只见他到床前蹲下身，把扫帚伸进了床下。

完了！中年汉子感到全身冰凉，一下子瘫倒在椅子里，额头上渗出了点点汗珠。

室内其他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向年轻的公安人员，睁大了眼睛看着。屋内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只有很轻的扫帚扫地声，还有呼吸声。

一个大大的旅行袋从床下滚了出来。

时间一下子仿佛凝固了，地球也停止了转动。室内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年轻的公安人员从容不迫地用扫帚掸了掸附在袋上的蜘蛛网丝和灰尘，"哧"地一声，拉开了拉链，把旅行袋内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他随手拿起了一个圆柱状的布袋。

"老头子"战栗着，心中完全是一片空白，不再想什么，也不再希望什么，什么也无须再想了。

年轻的公安人员看了看，象是感到很奇怪似的，卸去一层层包装，用手抖了抖纸卷，纸卷的另一头立即滚下了地。然后，他把那犀利的目光射向宋经理和"老头子"等人，问："这是什么？"

"哦，这是一幅书画。"宋经理故作轻松地说。

"书画？岳飞书写的《后出师表》是一般的书画？那可是国家珍贵的文物！"高个子公安人员义正词严地说。

"不，不！先生，这幅书画是我们在一条小街里向居民买的，才300元钱。粗看看有点象岳飞手迹，但实际上却是伪造的，请别误会。"宋经理见公安人员知道岳飞手迹是文物，忙解释。

"听听倒颇有道理的。"高个子用讥笑的口吻说，忽然又把脸一沉，命令道："还要耍我们，跟我们到局里走一趟！"

“唉，先生，不要误会嘛。”成建国一脸的苦相，恳求似地说。

“少废话！到了局里，事情自会搞清楚的，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高个子提高了嗓门，口气更加严厉。

宋经理、“老头子”一行6人，在公安人员的看押下，耷拉着脑袋，无精打彩地走下楼去。宋经理那大大的眼睛怨恨地瞪瞪“老头子”，“都是你！还说这里安全。现在可把我们害惨了！”

多 余 的 话

缙云县公安局审讯室里，“老头子”、万天华和宋经理3人正在分别受审。

一向阴险奸诈、老谋深算的“老头子”，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已无计可施。他见抵赖无济于事，只得如实交代。万天华和中年汉子低着头，想到家里的妻儿老少，不住地用手揉着眼睛，懊悔万分。

另一间，公安人员正在以极大的耐心，谆谆教育宋经理一行：“你们说自己是爱国华侨，难道走私文物也是爱国行为？确实，我们现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欢迎你们来做生意，但这生意必须是正当的，而绝不是可以走私贩私，这你们应该明白……”

这时，一位40多岁，略微显胖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两位公安人员站起来招呼：“李局长。”

李局长向那两位公安人员点点头，眼睛却看着宋经理，热情而又钦佩地说：“宋处长，您好！”

“怎么，您跟宋经理认识？”两位公安人员被弄糊涂

了。

“你们的戏演得真是可以啊，把我们的侦察员也给骗了。”李局长握住宋处长的手，爽朗地笑了起来。接着，他向两位公安人员招招手，幽默而诙谐地说：“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宋经理不是香港来的，而是宁波市公安局‘刑侦公司’的‘经理’，哈哈哈，——刑侦处处长宋敏。这两位是——”

“噢，这是侦察员王强、成建国。”宋处长见李局长不认识两位侦察员，立即接过话茬介绍，然后，又紧紧地握住王强和成建国的手，称赞道：“你们真是好样的！”

案件破获了，文章也该结束了。然而，关于那件文物是不是岳飞真迹的问题，这里还得告诉大家：经有关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鉴定，这幅《后出师表》不是岳飞亲笔所写，是明朝一位文人制造的赝品。但根据有关资料和研究表明，这幅作品伪造逼真，精工细作，仍不失为一件珍贵的文物，它对于研究岳飞的书法艺术，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的。

沙埔河畔的悬案

——柳城县系列杀人案件侦破纪实

·黎 剑 平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然而纵使千奇百怪，其后面也还是有规律可寻。

探求和掌握各种纷繁现象背后的规律性，乃是我们认识和改造这大千世界的必由之路。

位于祖国南疆边陲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其腹地重镇的柳州市所辖柳城县境内，1990年破获了一起恶性系列杀人案件。杀人恶魔就擒认罪，此案风波尘埃落定之后，再回首这一恶性案件从发案到全案破获的整个过程，重温那些公安干警与广大人民群众为侦破此案历时180余天的风风雨雨，艰难曲折，我们可以体察到其中许多值得人们久久回味的东西……

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不久前。

一、红马山水库疑物

1990年的6月，处于桂中腹地的柳城县天热得几乎让人发狂。太阳好似一个巨大的火球，高悬在蓝得发暗的空宇，

炽白色的光芒令人眩目。极目乡野，近旁是马尾松和野草的枝叶，在火辣辣的炎热中低垂着；远岭上，也只有鹧鸪懒洋洋有声无力地偶尔啼叫几回。滚烫的热流，在干巴得几乎龟裂的泥路上漂泛着。广袤的大地，处处干燥，处处烫手，处处燠热。

6月18日中午，几名居住在该县沙埔乡沙埔河的红马山水库旁边的牧牛老小，头戴竹笠，顶着烈日，挥着竹枝，吆喝着耕牛到岭上觅食。当他们途经水库大坝下游的河边时，一个眼尖的牧牛少年发现河面漂浮着一个东西，这东西远远看去，水泡得胀鼓鼓的，似圆非圆，似方不方，在刺眼的阳光照耀下发着青白色。是死猪？是死牛？还是……好奇的牧牛人迈开赤裸的双足，踏踩着河边发烫的乱石丛岩，奔向疑物。

唔，好臭啊！距疑物还有几十米，一股难闻的奇臭便弥漫而来，像魔风瘴气似的使得气喘嘘嘘的牧牛人不约而同驻足停步。周围是清清河水绿绿草丛，那来的奇臭？一个大胆的小伙子不顾一切，迂回到靠近疑物的岩石上，踮脚伸颈向水面探看，原来这疑物竟是一具无头无手脚的人体躯干。不好，杀人了！“有人被杀分尸弃河”的消息，迅速在依山傍水的红马山村屯传遍，又迅速向附近村屯扩散开来。

凶讯犹如酷暑的燠热，令村民们几乎窒息。往日平静如水的红马山水库，骤然便笼罩在一派惊恐、神秘之中。

红马山水库发生凶杀案的信息，迅速地传到柳城县公安局，柳州市公安局和自治区公安厅。一时间，各路刑事警察坐着风驰电掣般的警车，汇聚到了红马山水库。勘查、调查、搜索等侦破警务工作，有条不紊的在夕阳之下迅疾展开。

法医忍着尸体散发的腐臭，将光溜溜的尸块打捞上岸。尸块表皮已脱落，蝇蛆在尸块中涌爬着。尸块虽无头、无手、无腿，但仍可看得出，此尸块身属男性。从尸块被截的创口分析，死者是被案犯用利器所分割。

面对这五肢不全的尸块，要想弄清死者是谁，是难以做到的。一定要搜寻到其余尸块。侦察员头顶烈日，汗流浃背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山岭、沟壑，河岸两边进行搜索。直到8天后的26日，才先后在乱石缝中和水草丛里，搜索到了人体的大腿、小腿和手臂尸块共6节。但始终未能找到头颅。

经法医对尸块截断面拼凑勘验，各部位正相吻合。并认定，死者年龄40多岁，身高1.60米左右，死亡约案发前5天左右。由于没有找到头颅而无法断定尸体死因。分析认为，尸体是从上游漂浮到发现的现场，这为案情指出了一个侦查方向，把侦查锋芒指向沙埔河红马山水库大坝周围的村屯。

二、洋额水碾坝女尸

正当侦查人员对"6.18"案件进行紧张的侦破时，6月28日下午，公案机关又接到报告：距"6.18"碎尸现场河水下游两公里左右的洋额村河段中，又发现一具无名裸体女尸。

经刑事技术人员勘验：女尸呈仰状浮于水面，已高度腐败呈巨人状，卡在河中两处岩石之间。尸体下身赤裸，上身穿粉红色衬衣及乳罩，被翻至乳房之上。女尸留短发，头部多处骨裂，颈部系一根崭新的尼龙绳。勘验证实，女尸生前有过生育，年龄约在30岁左右，死亡时间为一星期。

沙埔河发源于融安县泗顶，横穿沙埔乡直汇柳江河。河

床与河面窄小，两岸陡岩峭壁。女尸案发现场就在洋额村与大村之间的河段，由于村民们在这里筑坝拦水，碾米榨油，所以这一河段被当地村民称为“洋额水碾坝”。

女尸被打捞出之后，围观的村民众多。通过干警发动、组织围观的村民辨认女尸。陆陆续续看过女尸的数百名村民，但都不识女尸身份。难道女尸是外乡人？这成了这一案件的头一个疑问。

法医勘验尸体时发现女尸右侧犬牙在生前被拔掉。根据当地方圆百十华里都有这一陋习，即成年后的女子，结婚前必拔掉右侧突暴的犬牙，否则会克夫。根据这一习俗推断，女尸极大可能为这一区域内的村镇人。依据所获的迹象推断，案犯是以某种理由，将被害人骗到水碾坝后杀害的。案犯原将尸体掩埋到不引人注意的河滩，不想遇上一场大暴雨，河水将女尸托浮出而暴露了案情。从案犯杀害人后能用挖锄工具从容埋尸，由此可肯定凶犯极大可能是附近村庄的人，或者至少是与附近村庄村民的关系甚密。

短短的10天内，同在一条河，相距不到2.5公里，先后发生杀人碎尸案和杀人案，而且手段残忍，这不仅在沙埔乡前所未有，就是在柳城县也从都没听说过。沙埔河在悲叹，沙埔乡在震动。望着那缓缓而去的河水，户户农家的男女老少，无不在惊愕、议论、猜测、愤怒。人们纷纷用期待的目光望着那来去匆匆、神情肃然的侦察员们，期望着公安机关早日破案惩凶。

三、侦查机器高速转动

众望所归，柳城县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均来到发案

现场了解案情，为勘查、调查工作提供各种便利条件。附近的村干部，送来了茶水和稀饭。地方政府的支持，使参战人员深受感动。

夜深了，旷野月明风清，蛙鸣虫啼。多美的夏夜。往日里沐月辉凉清风坐在庭院和晒谷坪摆故事的村民们，都由于凶案的发生而早早关门闭户了。

劳累了一天的法医、技术员、侦察员顾不上清洗浑身的污汗，三口两口喝完几碗稀饭，便挤坐进一间窄小简陋的会议室，从各自的业务技术角度对案情“联合会诊”。

法医认为：该女尸被人用钝器连续猛烈砸击后脑致死，若不是凶犯本性凶残，也是对死者有十分仇恨。尽管女尸下身赤裸，衣服上翻至乳房之上，但这是制造的一种遭到强暴后又被杀死灭口的假象。从创口上看就令人起疑。死者的创伤，几乎集中在后脑顶部，假如凶犯以暴力强奸得逞，又怕暴露自己而加害对方，他应该是顺手乱刀斩麻，灭口后尽快逃离现场，也不会将被害翻过身来才下手。况且，从女尸的前身上看，没有一点划破和磨擦的伤痕。由此可见，凶犯是趁被害人不备之机，从其后面由上向下用钝器敲击将被害人致死，尔后才将被害裤子脱掉，伪装是奸杀，企图扰乱侦察视线，逃避打击。

痕迹技术员认为：案发现场虽为河边，但河的两岸均疏稀的住着农家，视野开阔；附近还有三处是村民时常下河洗衣挑水的地方，凶犯如在白天行凶，环境条件不允许，只能在夜晚天黑人少之后才能作案。从凶犯能用挖锄工具将女尸埋在不易发现的河床这一情况看，凶犯极为熟悉地形地貌，并且与邻近现场的村屯村民有联系。此案侦察的重点，应放在这些村屯。

调查人员在分析会上如实地向与会者报告了他们的工作结果：数百村民无人能认出女尸；访问现场附近村屯，也未见有失踪过与女尸相近特征的女性；在所推断的案发时间里，既没有人听到过反常的喊叫和呼救声，也没有人看到过反常的现象。

综合上述获得的情况看，破获女尸案的直接有利条件并不多。但是，各方人员统一认识后认为，女尸容貌基本完好，尚有衣物，这对查找女尸身源无疑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条件。查找女尸身份，应本着先近后远、先易后难、以人找人的原则，通过查找无名女尸身份打开突破口，从死者的社会关系中找凶手。为此，应迅速组织力量深入现场所属的沙埔乡的所有村屯，公开案情，广泛发动群众，开展辨认工作，让更多的人提供情况，从而收集和查证一切可疑线索。结合查找女尸身份的工作，还可将“6.18”碎尸案一同并案展开，以扩大线索。

沙埔乡是柳城县较为封闭落后的一个乡。全乡有6个村公所，127个自然村屯，共有6千多户，人口计31300多人。该乡生产以耕种稻谷和甘蔗为主，虽地处209国道线，但由于长期封闭落后，加上土质贫瘠，岭多坡广，村民们的生活仅仅能够解决温饱。自古以来，这一带的村民们总是平和无争，不愿惹事，为人老实憨厚，民风极为朴实。不过，这些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搞活、观念更新，沙埔乡也慢慢地从沉睡中苏醒过来。许多人纷纷弃农经商，小企业日渐增多。

为实施侦破方案，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抽调了一个中队打点行装开赴沙埔，与县公安局刑侦队一同结成主战队伍；柳城县委、县政府也下令抽调一些沙埔籍的机关干部及村干部协助工作。就这样，干警干群相结合的侦破小组迅速成立。

他们采取划片包干的办法，深入沙埔乡的每个自然屯开展宣传发动、调查访问。

时值7月流火，气温高达32—35℃。然而，天气的酷热，比不上急于找到开启沙埔河畔凶杀案秘密钥匙的侦破人员心头灼烫。他们爬岭涉水，走村串屯，所到之处就召集村民，讲党的政策，作法制宣传，公布案情。每到一户，就仔细询访。遇着那些不吭不哼的、要理不答的农户，还得耐心的做思想工作，由于村屯之间相距较远，侦破人员每天都得在火辣辣的太阳下，徒步走访达10多个小时。虽说劳累、辛苦，但得不到有价值的线索，就感到单调、枯燥了。

四、神秘兮兮的"李老头"

推动案情侦破的重要线索终于得到了！

调查访问工作进入第6天，也就是7月3日，融安县大良乡大良街的梁氏父子三人来到沙埔派出所报告：梁家的大儿子梁金荣于6月11日，跟一个自称家住沙埔乡姓李的老头凑钱合伙出门做白糖生意，此后一直未见回家。不仅如此，到了6月24日，儿媳黄火秀带着自己两岁半的娃仔，又跟那个姓李的老头坐一辆蓝色的微型小货车外出寻夫，至今也未见母子任何音讯。

梁家人如何会从数十公里之外来到沙埔乡向公安机关报案呢？原来，由于侦破小组将"6.18"、"6.28"杀人案在沙埔乡广泛公布，家喻户晓。其中，有位从融安县大良街嫁到沙埔街的妇女，回娘家时讲了沙埔街凶杀案的情况。一传十，十传百。正为亲人失去消息而焦虑的梁父闻此恐怖凶讯后，联想到自己的儿子、媳妇和孙子外出未归的情形，越想越

怕。一种不祥之兆占据了他的心，怀着对骨肉的惦念和担忧，梁父便带儿子们来到了他们最信赖的公安机关。

报过案后，梁父听到了侦察员对无名女尸特征的陈述，接着又辨认了女尸的遗物。这时梁父抽泣着已说不出话来，只见他频频点头，这无名女尸正是他的儿媳妇。

死者身份找到了！案件侦破获得突破性进展，满面倦容的侦察员露出了喜悦之色。侦破指挥部迅速调整作战方案，将警力派往沙埔乡与融安大良乡的沿线，紧紧围绕被害人与李老头离开梁家前后的情况，进行缜密侦查。

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后，一条条与案情有关的线索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侦破指挥部。其中，有几条重要线索引起了侦察员们的高度重视：6月11日那天，融安大良街的梁金荣携带8000元现金与住沙埔街的李老头出走做白糖生意；梁在出走前，曾对好友讲过最多一个星期回来。李老头在24日上午来到大良街，将再三追着向他要丈夫的黄火秀及她那两岁半的男孩用一辆蓝色微型小货车接走，李老头说那辆车是租来的。

依据这条线索分析，李老头与梁氏一家三口失踪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走访受害者家属提供的材料，侦察员脑海中浮现出死者黄火秀被人诱向死亡的画面：

6月11日，黄火秀丈夫梁金荣携带巨款与李老头外出做生意以后，15日李老头便只身来到大良街，告诉黄火秀说她老公押白糖去湖南怀化了，过两天才能回来。到了23日，李老头又一次来到大良，坐到摆米粉摊的黄火秀面前。黄火秀见是李老头，便再次问他要人。李老头这次气哼哼赖帐了，说："我怎么晓得他跑到哪里去？"梁妻见丈夫的朋友语中带气，尽管心头不快，也还是强装笑脸，打了碗米粉来招待他。说起来，这黄火秀虽是汉族人，但却生长在广西苗族

聚居地的融安县。苗族人住山、吃山，靠山而生，自古形成大山一样豪爽粗犷的性格。他们也许是长住深山不曾远走，对外面来的客人十分热情，甚至是洗澡水都要让客人先用，然后自家人才用的。梁妻从小受这种纯朴风习的薰陶，当然也总是视来客如上宾。再加上自她丈夫认识李老头后，常在她面前夸讲李老头是个既有生财本事，又肯帮别人忙的人，她自己又亲眼看到过李老头将钱给其丈夫做木材生意，也就对丈夫的判断笃信不疑了。这次她丈夫将8000元带上，与李老头下柳州合伙做白糖生意，临走时还喜滋滋告诉过她：几天后，8000元就会变成11000元！几天就能赚3000元，这对做小本生意的黄火秀来说，可是一支强力兴奋剂，那几天她高兴得逢人就说这件事。然而，10天过去了，极少外出的丈夫却不见回家，而合伙人李老头却早早回归。盼丈夫心切的黄火秀顾不得多想，也没有多想一下，便执意要求李老头一定要带她去寻找丈夫。李老头推却不开，索性爽快答道："明天我找车送你去。"

这一送，黄火秀竟惨死在异乡，两岁半幼儿也下落不明。

至此，侦破工作的锋芒，指向那个神秘兮兮"鬼"一般的李老头。侦察员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一方面翔实地收集李老头的所有特征和踪迹，另一方面在沙埔乡查找与李老头相似的人。

五、拨开迷雾鬼现形

正当侦破工作处于重要转折的时候，一直关心案件侦破进程的柳州市市委书记王仁武、主管政法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张幼异等党政领导，细心听取了案情的汇报，指示参战单位

和人员要竭尽全力，尽快破案，为民除害。党和政府的信任、重视和期望，使参战的侦察员信心百倍，斗志更旺。他们克服办案经费严重不足，交通工具破损的困难，带着由于长期工作在外，不能给家庭以温情的内疚，全力以赴地投入缉查李老头的工作。

辛勤的汗水，浇出了喜人的花朵。一名被晓之以法的群众向侦察员举报：沙埔乡青石村的个体司机刘某，曾于6月24日出车时，被沙埔街的何俊义搭乘过，到过融安大良街。他们用车将一母子俩拉到柳州市，后又拉回沙埔。此行，刘某得了何俊义120余元的租金。接此举报，侦察员立即找到刘某查询。心情沮丧的刘某好像深知公安人员迟早会来"麻烦"他似的，一见面就如竹筒倒豆子，一股脑儿地将其所干、所知的情况统统告诉了侦察员。刘某陈述说：6月23日，沙埔乡大村的梁炳华找到刘某，说有人明早租用他的车。24日清晨7时，刘按预约，到了指定地点，原来租车的人是大村的何俊义，车先到了融安大良街，接了母子俩，后又赶到融安县城。尔后，何俊义又叫刘某将车开到柳州市。在市区红阳路云岭区菜市，何俊义下了车，不久便引来了一位姓黄的妇女。那女人对大良街来的女人说：你们要找的人刚刚从这里走过，去汽车站了。此后，何俊义便叫刘某驾车在市区多处寻找。傍晚6时许，何在汽车途经的箭盘山百货商店和鹧鸪江土杂店，分别购买了电筒一支、尼龙绳一根。当车返程到沙埔街附近时，刘某按何俊义事先的嘱咐，借口车坏，停车让何俊义与那母子俩下车。次日上午，何俊义又租用刘某的汽车回到了柳州市。

这一重要的线索，使侦察员们兴奋不已。他们立即通过有关部门获取了何俊义的像片，赶到融安大良街，让梁氏家

人及邻居街坊辨认。辨认者一看见何俊义的像片，便异口同声地告诉侦察员：多次出没于融安大良街，多次到过梁家并带梁金荣一家三口外出的李老头，就是何俊义！神秘的“李老头”的真实面目，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据调查，何俊义并未远逃，仍在本县及附近县镇周旋。立即缉捕杀人重大嫌疑何俊义！侦破指挥部发出了新的战斗令。

一张张查缉通报飞向城镇，飞向村屯。一组组缉捕小组踏上了觅迹寻踪的征途。城市与农村，警察与群众交织的法网很快形成。

何俊义是怎样一个角色？从有关资料知道：现年55岁的何俊义，个头1.60米，留短发，凭一张能说会道的利嘴，年轻时就春风得意，曾担任过乡粮所的负责人。由于他能说会道，善于经营，县粮食局将他作为能人看待，哪里粮所工作搞不上去，就派他去重整局面。因此，十几年里，何俊义轮番担任过整个柳城县几乎所有粮所的负责人。就此，他也混成了一个上下能通，见多识广，朋友如云的“知名人士”。也许是“精明”过火了，何俊义1974年终于因贪污被开除公职，1976年又因投机倒把，被柳城县人民法院判处7年徒刑，投入露塘农场劳动改造。不过，在劳改场里，劣性不改的何俊义又结识了一帮“江湖弟兄”，学得了更多的鬼蜮伎俩。到了1983年何俊义刑满释放时，正赶上我国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年代，嗅觉特别灵敏的何俊义，很快便重操起那善于投机取巧的伎俩，利用他的新旧关系，今天拉张三合伙，做钢材生意，明日拖李四合伙，做木材生意，倒也威风了一阵。“老何搞钱真有本事”，一时成为沙埔乡民众舆论上公认的评价。一些长期被守旧、小农意识束缚的村民，在开放

之风的吹拂下，产生了一夜之间就想脱贫致富的扭曲心态。许多人为了发财，想方设法与何俊义套近乎，梦想将来发得大财，买房买牛。还有人干脆将多年积聚的血汗钱拱手送给何俊义做资本，自己只想坐收渔利。这些村民的憨厚、愚昧、贪婪，使江湖老手何俊义如鱼得水，不过数年，就有15人上当受骗，6万余元的巨款，被何俊义挥霍殆尽。受骗的村民猛醒之后，纷纷上门追债。何俊义为躲债四处逃窜。如今又成了特大杀人案的重要嫌疑犯。

六、追星赶月缉凶犯

为了捉拿重大杀人嫌疑犯何俊义，缉捕小组日夜兼程，交叉往返于柳城县太平乡、沙埔乡、融安县，融水县及柳州市区。缉捕、布控，但始终未见何俊义的行踪。

在不放松缉捕工作的同时，为了拓宽侦查面，专案指挥部又广泛地对村民们进行总动员，发动村民协助缉捕何俊义，揭发检举何俊义的犯罪事实及同伙。

闭塞的山村，历来让人有一种“山高皇帝远”和“世外桃园”之感。这里民风虽朴实、憨厚。但也显得自私、怕事。10年的改革开放，山村的经济飞快发展。但是人们的观念，特别是山村人的法制观念还是显得淡薄。村民们头脑中法的意识与经济搞活的形势，呈现出一定的落差。加上长期受封建意识、宗族意识的禁锢，狭隘的家族利益和个人的利益，时时与国法政令发生撞击。各个缉捕小组深入各县、乡、村、屯进行发动、宣传，召开村民会的过程中，有些人不是回避，就是闭口不说。还有的人，明明与何俊义有过联系，但却不肯配合；更有一些胆小的村民，闻知当年的“风云人

物”如今竟然杀人灭户，便私下互相告诫：发现何俊义也千万莫讲出来呀，搞不好全家都会被杀！这种种消极因素，无疑给侦查和缉捕工作带来诸多的不利。针对这种局面，缉捕小组紧紧依靠村屯干部，采取公开宣传发动与个人走访相结合的方法，以案说法，以法论事，讲清政策，说明利害。经过异常艰苦细致的法制宣传和思想工作，许多原先法制观念淡薄又胆小怕事的村民渐渐醒悟，一些知道何俊义违法犯罪活动的村民，通过各种方式向缉捕小组举报了他们掌握的情况与线索。处于低谷的缉捕工作，也由此而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一条条有价值的线索送到了专案指挥部里——

沙埔供销社一群众写信反映：6月15日清晨，何俊义推着一辆自行车到供销社叫其帮保管，自行车后架上绑有一把斧头。第二天，沙埔乡大村的梁炳华拿着何亲手写的字条，将何的自行车和斧头从供销社取走；

一女村民悄悄举报：6月21日深夜，长期留宿在沙埔大村何光永家的何俊义，送了一件女装衬衣给家里老婆，经梁氏家人辨认，系死者黄火秀生前所穿的衣装；

融安县方面也送来了举报材料：6月26日，何俊义曾传话约融安县大良乡新河小学的某教师，到柳州市做白糖生意。当该教师与其亲戚一同携款一万余元到柳州和何见了一面后，何极力要求那位教师携款与他外出和过夜。因该教师不肯，这笔生意亦未做成。

七、原来鬼蜮是恶魔

更为重要的涉案线索，通过艰苦的发动群众缉捕中出现了。缉捕人员在缉捕和查证的过程中，还掌握到何俊义曾于

1987年9月，以做化肥生意为名，引诱沙埔街63号的朱继生携款1万余元外出，此后朱一直下落不明。朱家亲属事后曾上门向何俊义要人，但何却说：是我邀他出去不假，但他去柳州市了，我去的是融安。这种年头他跑去哪里我怎么知道？你们莫来找我要人！这理由堂而皇之，朱家亲属虽怀疑亲人失踪与何有密切关系，但又拿不出证据，只好作罢，也没有想到报案。

柳州地区林业公安科某干部，向缉捕人员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1990年清明节前的一天，何俊义以做钢材生意为由，诱骗柳州市郊区西鹅乡文笔村都湖屯农民覃思明外出。覃带了7000余元与何俊义上车后，从此人钱两不见。覃的亲人有所怀疑，倒是曾向在柳州地区林业公安科工作的亲戚反映过。林业公安科也曾派人找到何俊义，但何俊义振振有词地讲：那天我与老覃一同到柳州后，在喷泉广场遇见了融水县四荣乡姓谢的融水仔；融水仔与老覃讲了一阵悄悄话，老覃便丢下我，跟人家乘坐一辆汽车走了。他们去哪里我怎么知道？你们要找，就找那个融水仔！现在，我还想找他呢！林业公安科派人赶到融水县四荣乡查找姓谢的"融水仔"，结果是"查无此人"。事情到此，也就被搁了下来。

随着案情侦破工作的不断深入，杀人嫌疑犯何俊义刁诈凶残的嘴脸日益暴露。侦破人员在整理、筛选各类涉案线索和调查访问材料时发现，已知的四名失踪者均熟悉何俊义，并与其有生意上的交往；他们彼此失踪的方式，也如出一辙——都是携巨款跟随何俊义外出"做生意"，就此一去音讯杳然，人身与钱财均无影无踪。再联系到何俊义与那些失踪者平素基本上无仇无怨，侦破人员敏锐地意识到：他们面前的对手并不是那么简单了。他们感到，何俊义可能是一个丧失

人性的残忍之徒，在他身上极可能牵连着不只一两桩谋财害命的恶性疑案。何俊义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杀人凶犯，简直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魔！他们深知这个恶魔逍遥法外的时间多一天，社会的治安和稳定就多一份不安稳因素，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就要多一份危险。在“6.18”、“6.28”两案发现日期之间的6月26日，何俊义胆敢顶风作案，重施故伎约融安县大良乡新河小学的某教师携巨款来谈生意，险些酿成又一起谋财害命恶性案件。面对这残酷事实，公安机关的缉捕工作更进一步加快了节奏。

星移斗转。缉捕工作由夏季进入了深秋。缉捕小组仍然紧绷着神经在艰苦辛勤的工作，宣传发动起来协助配合缉捕杀人恶魔何俊义的村屯与农民的范围也越来越宽广。也许是慑于这种天罗地网般的法制威势，何俊义深藏了起来，仿佛是已经从这块土地上消失了一样。尽管这个恶魔由于自身特殊的经历而异常刁钻狡猾，颇有对付公安人员的“经验”，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现在已非昔日可比了。杀人恶魔虽未落网，但何俊义同案嫌疑人梁炳华和知情人何光永却在缉捕小组的掌握之中；并通过审讯，获得和缴获了何俊义杀人的部分工具和罪证。同时，缉捕人员还了解到何俊义几处不为人知的落脚藏身之处，并将缉捕包围圈越缩越小。这个杀人恶魔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活动范围越来越狭窄，能够藏身的巢穴也越来越少，每天都要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地度过。在长久的蛰伏之后，杀人恶魔何俊义又忍不住苦熬，要“露头”了。

11月21日，柳城县乡镇企业的一位干部，接到沙埔乡古仁村减龙屯农民罗士生送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居然是何俊义写给他的。信中何约对方于第二天中午到东泉乡碑田村的

油膏厂附近会面，商量帮助追回9000的债务后，即还回他4000债务的事。如果对方不来，何还将于23日再派人联系。早闻何俊义血腥暴行的这位乡镇企业干部，明白何俊义的魔爪又伸向他了。

销声匿迹了百余天的杀人魔王终于露头！这一重要的信息象一剂高质量的润滑油，使国家专政机器的运转更加高速起来。

八、铁壁合围缚魔王

十万火急！依据那位乡镇企业干部提供的信件，为确保举报人的安全，擒获杀人魔王，市、县两局的侦察员紧急碰头，研制了缉捕方案。

按照何俊义信中约会的地点，张开了网，但杀人魔王连续3天始终没有露面，也没有再派人联络。莫非目标有所查觉？

11月25日，缉捕指挥部针对伏击未果的情况，果断决定主动出击，全面搜捕杀人魔王可能藏身的落脚点。

夕阳落山，星月升空，野岭农舍无声无息地爬进了秋夜。翠竹、野草和马尾松的浓荫凝成一副庄严的样子，神秘而又肃穆。当农家还在夕炊进食的时候，一组特搜小组早已突袭了距乡政府有8公里远的古仁村减龙屯一户农家。这家农户的户主，就是几天前帮何俊义送过信的罗士生。但是，在这里却未搜到何俊义。特搜队员对人妖不分的罗士生，耐心地明之以理，晓之以法，反复地对他进行思想工作和法制教育，促其反戈一击。深夜12时许，这个糊涂一时的罗士生才讲出了真情：

前几天，他们屯里来了一个自称是收购木材和山楂果的老头，此人能说会道，“生意经”甚浓。21日那天上午，那老头忽然对罗士生讲：我因搞木材，正在被融安县追捕，现在想找一个朋友帮我去追回别人欠我的钱，但我不好出面，请你帮忙将一封信送给柳城县乡镇企业局的某干部。老实憨厚的罗士生不问是非曲直，就按老头的话去做了。当特搜人员认识到罗士生仅属受骗而告诉他实情时，这个30岁的乡村汉子脸都发白了。他一边连声辩白说根本没晓得那老头就是重大杀人嫌疑犯何俊义；一边急忙告诉特搜人员，……这杀人魔王现就住在本村的罗发亮家。当特搜小组扑到罗发亮家时，何俊义老早就逃窜了。

杀人魔王跑到哪里去了？

原来，早成惊弓之鸟的杀人魔王何俊义一得到公安人员已到古仁村缉捕的消息后，马上逃出古仁村，翻岭越田，于次日凌晨5时许，来到了六广村长塘屯他熟悉的陈少明家。一进门，陈的儿子即告诉何俊义，缉捕他的公安人员刚刚离开这个家，并让何赶快走。何一听，吓得魂都出来了，匆忙把装有一根短铁棒的提包塞进陈家的谷堆里，马上往三田屯果园方向逃窜。

到清晨6点多钟，精疲力尽的何俊义自以为摆脱了缉捕，便敲开了果园老农的家门，叫老者出门做工，自己便蒙头大睡。这老者是一位有觉悟的长辈，当他一见何俊义进门，就想到村干部要求大家协助破案的话来，便不动声色接待了何。随后，老者出门并将门反锁上，马上骑上自行车，不顾乡间泥道崎岖，也不在乎年老体弱，一口气赶到数公里之外的沙埔乡派出所，气喘嘘嘘地报告了何俊义的情况。

指挥部当机立断，即刻派出两个特搜小组，飞兵直扑三

田屯。

清晨的果林园里野鸟欢啼，杀人魔王昏睡的那间小屋却是悄然无声。刑警、特警、警犬组成的特搜小组踩着秋露，穿过晨雾，慢慢地从四面包抄靠近了小屋。“啪”的一声，一位特警飞起一脚踹开了屋门，几名特搜队员同一瞬间便如神兵天降闪进屋内，将仍在呼呼大睡的杀人魔王何俊义牢牢擒住。

天大亮了。

空气清新，万木欣荣的果园，这一片看似贫瘠、落后的乡土，其实非常美丽动人。缉捕小组的干警们几个月来第一次轻松地呼出一口气，忘情地看着朝阳的光辉将翠绿的丘岭和田野映红，感到一切都无比的新鲜、愉快而可爱！

特搜小组押着罪恶累累的杀人魔王何俊义，迎着金黄色的阳光返回营地。这个胜利的消息也在沙埔河两岸、在沙埔乡、在柳城县及相邻县、乡迅速传开：

杀人魔王何俊义，抓到了！

九、困兽犹斗再交锋

杀人魔王被送进了铁笼，人们心头上的阴霾驱散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与魔鬼打交道的公安干警们却从真枪实弹的战场，转入了同恶魔展开了比慧斗智的较量。

何俊义被拘押后，惧怕罪行重大受到严惩，一开始便对审讯采取抗拒态度，种种犯罪事实均矢口否认，还故意编造许多谎言，扰乱视听。同时，这个恶魔又自恃见过“风风雨雨”，作案手段高明，行踪诡秘，竟然在受审时反过来寻找纰漏，以守为攻地摇唇鼓舌进行狡辩。面对这个“绝望之

中有幻想，九死之中求一生”的垂死挣扎的恶劣案犯，审讯时不急于求成，以柔克刚，与案犯“自由”交谈，消除敌我双方明显的对立局面，分散其对主要罪行进行防御的注意力，从而达到“引蛇出洞”，使之自我暴露罪行的目的。

杀人魔王何俊义终究是个“闯荡江湖”多年的老手，不单是善于诡辩，而且很有脾气。受审时，他就不开口，但一开口就东扯西拉，一口气讲上他一两个小时，挤得侦审人员连问话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坐听他“扯大炮”。要是他不高兴，又会以沉默相对抗，几天不答一语，任你讲得口发干心冒火。面对这种情况，侦审人员保持高度的自制力和忍耐力，时而声东击西，利用案犯自我表白，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幻想，将计就计，适时出示已掌握的证据，趁虚而入发动进攻，令案犯猝不及防，难以自圆其说。同时，外围侦察与室内审讯相结合，不断用新的事实揭穿案犯的谎言。通过改善审讯方式，侦审人员由被动变为了主动，造成了心理上大军压境、天罗地网的态势，这个狡猾而恶劣的案犯，终于开始在抗拒中渐渐失去立足之地，节节败下阵来了。

12月4日，一场审讯已近中午。杀人魔王在众多狡辩被驳斥得体无完肤之后，忽然叹了一口气，提出能否给他加点菜。侦审人员一听，知道胜利在望了。饭后，处于四面楚歌之境的杀人魔王，意犹未尽地舔着油亮的嘴巴，吞吞吐吐地供认了他杀害梁金荣一家三口性命的罪行。

1987年，何俊义与梁金荣联手做起了贩卖木材生意。但两次的偷运过程中，均在融安境内被拦截没收。何俊义怀疑是梁从中捣鬼，心里便恨了对方：你不仁，我也不义！1990年6月11日，预谋好的何俊义来到大良街，邀梁上柳州做白糖生意。老实的梁认为发财机会又到了，不加思索便筹款

8000元，随何登上了“发财之路”。他俩到柳城县大埔乡住了两天后，便赶往柳州。途经沙埔乡红马山水库附近时何谎称在河对岸有个朋友也要去柳州，白糖生意也正是那人拉的线，要梁同去过河找那人。当两人涉水过坝时，走在后面的何见周围无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短铁棒猛击梁的头部，将梁活活打死，掩尸于河边水草中，并抢走梁身上的8000余元。第二天清早，何从大村的本族人何光国家中，借一把菜刀，来到杀人现场想分尸解体。但因现场附近山岭有人放牧、割草，未成。第三天，天下着大雨。何又从何光国家中拿了一把斧头，骑车再次来到掩尸现场，冒雨将梁金荣尸体分尸七段。这个恶魔将梁的头颅藏于河对岸一处岩石夹缝内，其余尸块均弃于河的中心。尔后，何俊义将单车和斧头存放在有熟人的沙埔供销社肥料仓库。为避人耳目，第二天何写条子叫大村的梁炳华去领取。6月21日杀了人的何俊义前往融安大良乡梁金荣家，意在试探梁妻黄火秀是否知道他是柳城沙埔街上的人。谁知梁妻见丈夫未归，便执意向何要人。何怕杀人罪恶暴露，遂起杀掉梁妻以灭口之心。24日上午，何借口带梁妻去找丈夫，租车将梁妻黄火秀及梁的两岁半男孩一同接走。坐着车胡乱转了一天。傍晚返回柳城时，何故意指使司机低速行驶以拖延时间，又交待司机到沙埔附近便借口车子出故障而停车。以后车停人下来，天已黑透了。何俊义称黑夜找人不便，请黄氏母子到“家”中住宿。当这个恶魔用自行车搭黄氏母子穿过大村至洋额村边时，有意称路黑而下车，当黄氏抱着熟睡的孩子朝前走时，他即从提包掏出短铁棒，从后面凶残地将黄氏母子砸死。然后，他又到村民何光永家门外，拿来锄头，把小男孩埋于杀人现场的河边泥土中；将黄氏伪装成被奸杀状，掩埋于一干枯了的河沟里。并

劫走了黄氏的一只装有衣物的提包及4元钱。次日，何将劫得的黄氏衬衣，又送给沙埔乡大村的何光永之妻。

杀人魔王何俊义对制造“6.18”、“6.28”两案罪行的供诉，与侦审人员掌握的情况吻合。这两桩恶性杀人案和杀人分尸案到此算是水落石出了。

根据何俊义的供认，侦察员们在红马山水库乱石岗的一处石缝里，起获了已风化成骷髅的梁金荣的头颅骨。在洋额水碾坝河边挖掘梁的小孩尸骨 。

十、系列杀人案大白天下

初战告捷，为夺取侦审的全胜打开了关键的突破口。侦审工作再接再厉，向着纵深继续推进。

何俊义交待了亲手杀害梁氏一家三口性命的罪行后，似乎一改先前的顽固狡猾态度。但是，这家伙仅仅死咬住他已无法逃避罪责的梁氏一家三口被害这个案件，其它的问题一概不说。案犯的反常表演，无非是想在被打开了的缺口中，重新筑起又一道防御阵线，以拦阻侦审工作的深入。这一点，心中有“鬼”的何俊义心知肚明，心中有数的侦审人员也心明眼亮。

为了解开柳州市郊西鹅乡覃思明、柳城县沙埔乡朱继生二人先后失踪之谜，以尽快揭露杀人魔王仍在隐藏的罪行，彻底查清全案。侦审人员深入细致地对已掌握的线索进行了查核，力求收集更多、更实、更有力的证据，以制服狡猾的敌人。

12月13日上午，侦审人员又将脚带镣铐的杀人魔王从铁笼中提了出来。还是那间不知进了多少次的审讯室，还是那

套法定的审讯程序，只不过今天侦审人员的神情比往日显得更为严肃，语气威严冷峻，目光锐利逼人。今日气氛怎么与往常不同?!与侦审人员相对而坐的那个杀人魔王感到惶恐忐忑，望着那气定神严的侦审人员，不由自主地低下了满脸刁刁皱肉、头顶灰毛稀疏的脑袋。一会儿，这家伙又偷偷抬起一点头来，眨着狡黠的眼睛，紧张地打量着侦审人员。那神情，似乎想从这冷峻的凝固氛围中探寻到一丝半点侦审人员的意图。

突然，“啪”地一声，杀人魔王何俊义从朦胧、绝望的意识中惊醒回来，定神定睛看着侦审人员。还没待他弄清怎么回事，侦审人员不疾不缓地开了口：何俊义！你到底抢走覃思明多少钱？！杀人魔王听完这句话，全身猛地颤抖了一下。望着侦审人员两双有似利剑的目光，他叹了一口气，重新低下了头，开始了断断续续的陈述……

那是1989年清明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何俊义以联手做钢材生意为幌子，将身带巨款的覃思明骗出了家门。当晚，何将覃引骗到沙埔乡大村边，趁覃不备，操起随身携带的一根短铁棒，猛击覃的头部。然后，又用一根橡胶带紧勒覃的颈部。覃死之后，将覃身上的5千元掠走，并将覃的尸体断为三节，塞进一个塑料编织带，用稻草充填好，丢进了大村边沙埔河岸陡壁间的一处岩石洞里。

依据何俊义的供词，侦察人员忍受令人作呕的霉烂味和腐臭味，在窄小的洞内，起获了覃思明的尸骨和衣物。

处于心理绝境的杀人魔王何俊义在正义的猛烈炮火轰击下，顽固赖罪的防线全部崩溃，向威严的法律彻底缴械投降了。杀人魔王何俊义又交待一桩血腥暴行：

1987年阴历八月十五前的一天，上午，何俊义以合伙做

酒精生意为借口，邀得同住沙埔街上，经营农机、单车与五金修理的朱继生，带12000元现款定金来到自己家中。这个恶魔以要求朱继生归还所借的800元为由，抢夺朱的提包，朱力拒不退。身材矮小的何俊义顿生杀机，操起门后一根锄头把，朝身材高大的朱继生头部猛击一棒。朱继生受创后当即瘫倒在地，哼哼喘气。何见朱不死，顺手拿起一根平时用于绑货的橡皮胶带，将朱的脖子紧紧勒住。同时，又用一块土布蒙罩住朱的头。朱继生气绝之后，何即刻洗劫朱携带的12000元巨款。

何俊义的家地处沙埔街中心，对面是客运汽车的上下站和集市，隔壁是一家饭店，门前总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何俊义望着死去的朱继生，突然有人敲门找人，或是自家人返回撞见。为了处理尸体，这个恶魔从杂物堆中拖出一只废汽油桶，将朱的尸体头脚朝底屈身塞进油桶内。然后，又将一些刨花、杂草、短木块及煤油、柴油塞入和倒入桶内，试图遮盖尸体，伺机焚尸灭迹。一天之后，何俊义以沤肥为由，租请了一辆小货车和几个朋友，帮他将装有尸体的汽油桶，拉到了沙埔乡大安村公所老山顶屯附近的土坡上。第二天晚上，何俊义以100元的诱饵，叫来家住老山顶屯的青年潘运良帮忙，将汽油桶埋入该屯边的几棵竹蔸和苦楝树根下。事办完何即许诺潘运良：只要你不将此事告诉任何人，以后缺钱花尽管来找我。利欲熏心的潘运良点头称是，此后即以此为本钱，三天两头到何俊义家中要钱，前后共得到过1500余元左右。

12月26日上午，刑侦人员缉获了潘运良。这个24岁的青年农民从侦察员的口中，得知三年前他帮何俊义埋入土中的铁桶内居然装的是死人时，浑身直打哆嗦。他语无伦次地连

声辩白：我不知道！不是我杀的！好一阵子他镇静下来后，才道出了真心话：何俊义那天晚上出100元叫我帮埋旧油桶，我当时也问过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埋到这里？何俊义要我莫管这么多。后来他再许诺继续给我钱花，我就帮了他的忙了。

同日下午，潘运良带着侦察员们来到了埋桶地点，挖出了3年前埋在地下1.70米深、装着朱继生尸体的汽油桶。技术人员在腐臭加油味混杂的污气中，分理桶内已似肉泥酱的腐散尸体。从死者朱继生的提包内发现了他的营业执照和一本于1987年9月12日支出了9500元的存折。至此，先后被何俊义杀害，惨死他乡的五具冤尸全部昭白于天下。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所属的柳城县所发生的这起杀人多，时间跨度长，手段又极为残忍的系列杀人案，历时151个日日夜夜。我们的公安干警为捍卫法律的尊严付出了多少心血?!

不论犯罪分子是多么狡猾、手段奸诈，但是我们可以告慰冤死的无辜死者的是，杀人魔王终究是逃不掉罪行伏法的可耻下场。

这不是一种规律性吗？

猎 狐 行 动

——侦破"12.17"特大经济诈骗案纪实

·陆三尧、俞继抗

一、阳光下的罪恶

古城绍兴，江南的鱼米之乡，人杰地灵，名胜遍布。1986年前后，乡镇工业总产值，跃居全国第二位。

但阳光和阴影是同时存在的。哪里有美丽的现实，哪里就会有罪恶紧紧跟随。

于是一个令古城上下为之震惊的事件，如不祥的乌云，笼罩在了用辛勤劳作为自己创造美好家园的人们头上。

1989年1月13日，绍兴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电话铃响了，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消息：绍兴市越州毛纺厂，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张假合同骗走了价值91600余元的混纺麦尔登呢，这批货下落不明，犯罪分子正逍遥法外。

事件的开始还得追溯到1986年12月17日，绍兴火车站路61号，是乡镇企业越州毛纺厂设在城里的一个业务洽谈处。这天下午，业务员周云来和供销员傅会泉，正无精打采地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发呆。一天时间快过去了，连客户的影子都不见一个。以前这里可是很热闹的，天南海北各种口音都能听到。有时两个人忙不过来，只好让订货的客户去墙边的沙

发上"稍息"片刻。但近段时间来，日子可不怎么好过。一则时值年关，已是订货淡季，二则市场上需大于供的情况有了不小的转变。因此他们正为数量不小的积压产品而愁眉不展。

就在这时，两位港商模样的人走了进来。

周傅二人顿时眼睛一亮，泡茶、敬烟、让座，忙个不迭。凭他们的职业敏感，这两个人是决不可以轻易放过的。

他们偷眼看到，来客中年长的一位，有40多岁，胖胖的脸，油亮的额角，挺着略为发福的肚子，象个经理。来客中年少的一位，大约二十三、四岁，长脸白面，细细的眼睛，显得文质彬彬，象个经理助理。他们从红色的密码箱里取出工作证、介绍信、法人代表授权书。这些物件上清一色盖着"福建省清流县百货纺织品公司"的公章和钢印。法人代表授权书上，还有法人代表："刘汉武"的印章。果不出傅周二人所料，年长的叫李诚生，是该公司副经理，年少的叫张成，是供销员。

正在村里参加工业会议的厂长周友泉，得知有谈业务的找上门来便匆匆赶来。以前他很少到业务处来，现在生意清淡，他有点不放心，怕傅周二人放走了这条"大鱼"。要知道对方可是堂堂的国营单位，寒暄落座，聊了片刻，周厂长小心翼翼地把话题转到生意上来，试探着问他们要订什么货。不料李经理很爽快，张口便说："刚才我看了一下贵厂的麦尔登呢样品，质量不错，我们是大单位，不会只要一点点零头的，哈哈……"

周厂长喜出望外，说："两位就在这里用一餐便饭吧，生意的事情我们边吃边谈。"周傅二人也心领神会，立刻跑出去买了醇香扑鼻的加饭酒，还订了十来个上等炒菜。席间杯觞交错，主客间气氛融洽。李经理很会喝酒，半瓶落肚面

不改色，而张成只是稍许抿几口酒，一根接一根地抽“良友”香烟。没等吃完饭，生意已基本谈成，李经理大笔一挥，签了一份价值 76000 多元的混纺麦尔登呢订货合同。饭后，双方商定了有关的具体问题：按实发数结帐，货到付款；以火车托运方式发货，到站地点江西贵溪。谈完生意，李经理显得很高兴：“早就听说绍兴是个好地方，有很多好玩的名胜古迹，明天我们还想到各处去走走。”张成也随声附和。周厂长是个聪明人，他想，有这样的国营单位来订货，决不能就此罢手，搞好了，说不定以后能有个长期的业务联系。于是赶紧说：“明天我陪你们去，权作个导游吧！”

第二天，李诚生、张成、周友泉一行三人，游遍了东湖、禹陵、兰亭、越王台等处。回到旅社，李经理往床上一倒，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周厂长，张成这次出来，化了不少钱，他是第一次跑业务，所以我跟来了，给他添了不少负担，你看能不能给他补贴一点。”“好说好说。”周厂长连声答应着。

第二天，周厂长拿来了2500元钱的回扣。李经理掂了掂这厚厚的一迭人民币，又数出小半迭，递还给周厂长：“厂长这次陪我们玩，化费也不小，这1000元你就收下吧。”周厂长推托再三，最后把钱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李经理又说：“厂长能不能把提货单先给我们，这样到了贵溪我们就可以早点提货了。”“好的好的”，周厂长又一口应承了。他想，虽然这样做不合规范，但为区区小事伤了彼此感情，得罪了大客户，实在不值得，俗话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

周厂长趁热打铁，借依依惜别之机，向李经理提出明年的货是不是可以预先订一部分。李经理欣然答应，痛痛快快

地签了一份价值25000余元的订货合同，也是麦尔登呢，不过提货时间要等到明年二月了。

12月19日、20日、21日，厂方按合同从绍兴火车站发运混纺麦尔登呢料78件计3600余米至江西贵溪火车站，合计价值91600余元。12月21日下午，李诚生和张成手里拎着周厂长赠送的绍兴腐乳等土特产，踏上了一辆开往杭州的豪华型旅游车。

12月26日，厂方收到一个发自江西鹰潭的电报：“货已收齐无损按合同行事李张。”周友泉等人满意地想：“毕竟是国营单位，办事牢靠。”

时间一天天流逝。1987年1月4日，是合同上汇款期限的最后一天。厂方却没有收到有关这批货的一丝半点回音，始觉事情不妙，赶紧电询福建有关部门，不料先后答复均是：“无此单位”、“无此收报人”、“无百纺公司帐号”等等。

二、猎手初行

这无疑是一起特大经济诈骗案，立即报案。

绍兴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动用精锐力量搜集有关材料，很快找到了与此案有关的一些线索：

1986年11月18日，名叫张成、刘斌的两个人，与绍兴梅山毛纺总厂签定了一份价值15万多元的订货合同，因厂方要求押运发货，两人走后再无音讯。他们的工作证、介绍信、法人代表授权书上，都盖有“福建省清流县百货纺织品公司”的公章和钢印。

1986年11月23日，张成与刘斌持同样的手续与绍兴第三毛纺厂签订了一份价值3万余元的订货合同，因厂方要求收

到汇款后发货，两人又扔下合同一走了之。

1986年11月25日，这两人与嘉兴桐乡毛纺厂签定了一份呢绒购销合同。厂方不同意把提货单交给他们带走，而是随货物一同寄去。于是价值48000余元的货到福建后，一直没有人去提取。

显而易见，上述这三起未遂诈骗案，是同一伙犯罪分子所为。刑侦大队的同志经分析研究后认为，这个犯罪团伙至少有3到4个人，即化名的“张成”、“刘斌”、“李诚生”及尚未露面的“法人代表授权人刘汉武”。刑侦大队的同志还初步判断犯罪分子是福建方向的，这是因为：1. 犯罪分子讲同志福建话。2. 犯罪分子冒充福建的国营单位。3. 三个诈骗未遂的假合同上，发货的终点分别是福建的沙县、永安和清流。这样有利于就近销赃。

接到报案的两天后，即1月15日，刑侦大队专门为此案设立的侦破组出发了。他们的计划是：驱车直奔江西贵溪，力争截赃。并做好了第二手准备，即延伸江西鹰潭、福建清流、沙县等地，从现有的证据入手，摸排嫌疑对象，查清来龙去脉。

侦破组的主要角色，是绍兴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侦察队长蒋雪冬，老练持重；侦察员胡新平，精明强干。

贵溪地处江西东部，是浙赣线上的一个小小县城。侦破组赶到后即刻在火车站行李房查明：越州毛织厂被骗的78件混纺麦尔登呢，分别于1986年12月20日、21日和23日到站，又分别于12月22日、23日被迅速提走。同时还查明，距火车站不远的“站前饭店”、“车站饭店”的住宿登记簿上，12月22日的一页中，留有李诚生、张成的签名笔迹，他们使用的证件是伪造的“福建清流百货纺织品公司”的证件。据火车

站行李房和两家饭店的服务员回忆，李张二人在行李房提走发自绍兴某厂的78件呢料，雇佣个体运输手拉车拉到车站饭店205房间堆放，然后于29日上午，雇佣两个民工，把这批货装上了停在饭店门口的一辆汽车上。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猎手在追踪的途中终于发现了一撮形迹可疑的“狐毛”，一定要找到这辆汽车！侦破组兵分三路，在车站附近走访了足足一个下午，直到华灯初上，才聚到一起，听见彼此腹中响亮的“咕咕”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会心地笑了。功夫不负有心人，这辆汽车的特征是：墨绿色、铁壳车厢，可能是东风牌的，驾驶员是个30岁左右的男子，口音不是福建的，而是乐平、南昌一带的。侦破组就近在一家灯光黯淡的小吃店里，各人匆匆忙忙地扒了一碗面条，顾不得半饥半饱，飞也似地直奔贵溪车辆管理所。

侦破组连夜走访了县汽车运输公司等7个汽运单位和停车场，然而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迹象。截赃查找案犯的设想一时落空了。

案犯在1986年12月26日曾发给越州毛纺厂一个电报，发报地点是鹰潭，这里面是不是有文章可作？第二天，侦破组马不停蹄地赶到鹰潭。在鹰潭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协助下查明：电报发报人署名“李诚生”，地址是“鹰潭饭店”，但报稿的文字与收集到的“李诚生”的笔迹不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侦破组又赶到鹰潭饭店，查了1986年12月22日至26日的所有旅客住宿登记单，却没有发现“李诚生”、“张成”的名字。看来，狡猾的“狐狸”用了一个缓兵之计，目的在于延缓厂方报案时间，并制造假象，转移我公安人员的视线，以便逃得更远或藏得更深。又一条线索中断了。

组长蒋旭东在招待所油漆斑驳的木桌上摊开全国地图，

赵兴龙、杨永平等几位组员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福建的三个县上了。狡猾的“狐狸”，在得手前的三次未遂诈骗中，不是在合同上写着要求把货发往沙县、永安和清流吗？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犯罪分子就是当地想经营纺织品，却又无力进货的个体户呢？为了抓紧时间，侦破组兵分二路，一路继续留在江西的贵溪、鹰潭，围绕赃物去向、案犯体貌特征、作案手段等现有证据，广泛开展调查访问、摸底排队、待业普查等工作。另一路南下福建，到清流等地进行侦察。

1月25日，侦破组在福建沙县会合，作了一次小小的总结：一、江西方面没有什么进展，赃物不知去向。二、清流县的确不存在清流百货纺织品公司。三、清流县百货公司，于1986年12月下旬，收到浙江海宁县政府第一招待所的来信，询问该公司有无刘斌、张成二人，并写道：“该二同志未付住宿费，且将三张出入证带走。该二同志的工作证上写有“福建清流百纺公司”。

可见犯罪分子对清流的情况非常熟悉，也许他们就在那儿的某一个角落里隐匿着。

于是侦破组又不辞辛劳，象在贵溪找那辆神秘的汽车那样，跑遍了整个清流县。真是老天有眼，线索去得快来得也快。侦破组在清流县城郊的一个劳改农场对两千多个劳改犯人摸底排队后，得到这样一个信息：沙县酱油厂有一片承包给个人的小商店，由于经营不善，亏了本。于是店里五个人结伙外出，在江苏武进县第五毛纺厂，用假合同的骗术，骗得大批呢料，但只有一人落网（现正在劳改），另外四人尚逍遥法外。那个劳改犯交代，其余四人可能会去浙江作案，因为以前他们曾在那儿得手过。

巧得很，侦破组又在清流县第一招待所查知，1986年12月13日及1987年1月1日至3日，有一个名叫“刘斌”的人来住宿过。此人持用江苏省海安县曲圹工业供销经理部、海安县工具厂的证件。据服务员反映，这个“刘斌”的年龄、体貌特征与化名“李诚生”的案犯相似。这在逃的一伙4人，是不是就是侦破组正要找的“李诚生、张成、刘斌、刘汉武”呢？

但春节快到了，各单位工作人员放假的放假，探亲的探亲，已难以进行工作。1987年1月28日，也就是大年三十，鞍马劳顿的侦破组，暂时返回绍兴休整。

三、眼观六路

1987年正月初四，绍兴城雪上加冰、天寒地冻。天蒙蒙亮的时候，侦破组又一次踏上了征程。

这以后的20多天里，浙江的诸暨、海宁、桐乡、嘉兴，江苏的武进、如皋、海安、如东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但这个“刘斌”并非他们要找的那个“刘斌”。另外一些线索也被一一否定和排除，终未发现赃物的去向和案犯的行踪。侦破工作濒于困境。

这起案子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重视。浙江省公安厅四处二科，接到侦破组的汇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狡猾的流窜诈骗团伙，具有伪造姓名、单位、地址、帐号、印章、证件等能力。还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不仅行动诡秘而且胆大妄为，表现出连续作案，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特点。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绍兴市一些乡镇厂家因经济效益不佳，急于处理掉积压产品，使资金正常运转的心理，钻了乡镇企业厂长经理往

往对国营单位盲目信任的空子，使受骗者一错再错，完全丧失警惕性。假合同的骗术得逞后，又利用货运过程中某些环节上的漏洞，用事先骗到手的取货单，在火车站提走货物。最后用极其隐蔽的运输方式将货物分批疏散，隐藏起来或者销赃。现在犯罪分子不知去向，也许逃到了天涯海角，也许就在眼皮底下，但大海捞针，谈何容易。用摸排嫌疑对象的方式看来是行不通了。侦破组与上级部门共同商定：回过头来，重新选择循案犯转赃运行路线追踪的侦察方案，决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那么，1986年12月22日，江西贵溪车站饭店门口，那辆运送赃物的汽车，是不是一个突破口？

1987年3月17日，侦破组第三次踏上了征途。

贵溪车站饭店的一侧，有一家不起眼的小杂货店，出售零零碎碎的小商品，大多是吃的喝的，还有手帕、杯子、地图册之类的东西。买主绝大部分是匆匆赶火车的旅客。在踏进这家小店之前，侦破组的同志已经仔仔细细、一个不漏地走访了车站附近所有的饭店旅社，毫无结果。之所以把这个地方留到最后，是因为他们清楚地记得，1986年12月25日，他们到这里调查过。一个30多岁的女人独自经营小店，再无其他伙计。她既客气又热情，问一答十。但她说没见到那辆汽车。对于这家小店，侦破组的同志是不抱什么希望的，但他们还是走了进去。

这回坐在柜台后面的不是上次那个女人，而是一个40岁上下的中年男子。跟侦破组一起走进小店的，还有贵溪县公安局刑侦队的副队长。他走上几步，跟中年男子握了一下手。原来他们是老相识。上次侦破组见到的那个女人，是他的妻子。

在小店后面兼作卧室的狭窄堆货间里，中年男子知道侦破组的来意后，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忽然眼睛一亮，说："对

了，大概是今年元旦前的一天上午，也是我老婆回娘家去了，由我代她在店里照看一天。我趴在柜台上，看到过一辆车子。”“什么样的车子。”侦破组的同志迫不及待地问。“好象是铁厢的解放牌，车号是49——00×××号，车门上有‘鹰潭公司……’字样。”“你还看到什么？”中年男子摸摸脑袋想了半天，又说：“是停在车站饭店门口的，这没错。我这里望过去很清楚，好象还有人往车上装什么东西，噢，对了，听说是巴拿马布。”中年男子知道的就是这些。据他自己说，本来他不会记得这么清楚的，毕竟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了。但当时他看到写在车门上的“鹰潭……公司”几个字，就想，既然是火车托运，干嘛不直接运到鹰潭，而要半路卸下来改用汽车运呢？这里到鹰潭不过十几公里，况且火车的运费要比汽车便宜得多。

侦破组从贵溪赶到鹰潭，在鹰潭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交警大队的协助下，侦破组走访了市区所有拥有解放牌汽车的单位，翻阅了1986年12月23日上午的全部出车单，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侦破组又在市车管所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集中邀请了拥有解放牌汽车的单位的领导和保卫干部。在会上，侦破组单刀直入地发问：“有没有发现自己单位的司机到贵溪去拉过布？”这一招果然有效，一阵交头接耳的嘁嚓声之后，市第二搬运公司的一位领导悄悄站了出来，他要求与侦破组的同志单独交谈。

据他回忆：1986年12月23日上午，本单位的司机姜福才，曾出车贵溪运货，但驾驶的不是“解放牌”，而是铁壳的“东风牌”。车号是“49——00103”。

当天傍晚，侦破组的同志循着地址匆匆赶到姜福才家中，叩门半晌，门开一条缝，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探了出

来："爸爸妈妈都去看电影了"。侦破组只好坐在屋里干等。焦虑的心情中，时间仿佛凝滞了。一小时、二小时……直到夜深人静时，姜福才与他的妻子才尽兴而归。

侦破组见姜福才回来，说明来意问道：

"去年你什么时候出车去过贵溪？"

"去年12月23日，我有事出车到贵溪火车站。办完事后，碰到一老一少两个人。其中一个叫段国平。他说自己是南昌百货公司的，要我帮忙把他的一批货，是78件毛线，运到南昌去。他还说酬金好商量，不会亏待我的。我就答应了。"

"那两个人什么模样？他们有没有叫你干别的什么事？"

"年纪大的那个看上去有40多岁，脸很胖，梳倒背头。段国平看上去只有20多岁，脸很瘦，个子较矮。结完帐后，他们还送了我几瓶腐乳，说是绍兴特产。空瓶子还在桌上呢。他们还交给我5元钱和一张字条，叫我到鹰潭后，照着字条上写的，给绍兴的一个毛纺厂发个电报。"

侦破组走出姜福才家中时，已是1987年4月2日的子夜时分。悬在中天的一钩弯月洒下清冷的光。面对静谧的夜色，他们不约而同地深吸一口凉丝丝的空气，徐徐舒出，借以驱走连日的疲劳。但瞬间他们的脸色又变得严峻，现在毕竟还不是可以轻松的时刻。

在招待所胡乱睡了四五个小时之后，侦破组就匆匆奔赴南昌。在火车上，他们碰了一下头，认为案犯要么在南昌就地销赃，要么把赃物运往别处，只存在这两种可能性。

果然，在省民政厅招待所的住宿登记簿上，有"李诚生"、"张成"的名字。他们仍是用"福建省清流百货纺织品公司"的假证件登记的，时间为12月23日。经过对招待所全体服务员的访问，除了得知是有一批货在那里存放过，后来被人

雇板车拉走了之外，别无所获。南昌是一个大城市，不能象在贵溪和鹰潭找那辆汽车那样，可以用摸排的方法，否则，靠侦破组这点人力，花半年时间也不见得有成效。只能假设案犯把赃物运往外地而不是就地销赃，这样或许还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于是，侦破组果断地直奔南昌火车站。根据对犯罪心理的分析，估计案犯使用快件托运。侦破组要求查阅12月24、25、26三天中南昌火车站的所有快件托运单。

但是，侦破组的同志傻了眼：堆在他们面前的是整整齐齐捆扎好的几十本快件托运单，而每一本就有半尺多厚！

事到如今，也没什么话好说了，咬咬牙干吧！一张、两张、三张……两人一头扎进纸堆里。

想不到这也是一件累人的活，两人手臂酸麻，汗流浃背，眼前晃动着阿拉伯数字和歪歪扭扭的各种笔画。

胡新平忽然停顿了一下，一行非常熟悉的笔迹跳入他的眼帘，但再一看是29件，数量不对。细心的小胡没有放过这个疑点，他把这一页折了一下，继续向下翻。一会儿之后，蒋雪冬叫了起来："我这里有两张，笔迹肯定对的，就是数量不对！"小胡连忙拿出自己刚才标上记号的那一张，三张凑在一起，粗粗一看就知道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三张分别填写着："1986年12月24日，服务大楼，刘财，布29件，到站岳阳。""1986年12月25日，南昌宾馆，李有为，纺织品，25件，到站株洲"。"1986年12月25日，交通厅，罗林，布24件，到站萍乡。"三者相加的数量，刚好是78件，重量相加也相同。

为慎重起见，侦破组请来了江西省公安厅刑侦处的文检技术员，经检验，这三张托运单上的笔迹，与假合同上张

成填写的，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赃物被一分为三运入湖南境内的株洲、岳阳和江西境内的萍乡。这就有了进一步跟踪追击的目标。

侦破组沿着铁路线首先迅速赶到萍乡，查知运往萍乡的24件于1986年12月26日被直转长沙，犯罪分子在萍乡没有留下任何可疑的痕迹。侦破组的第二站是株洲，查知发往株洲的25件于1986年12月28日被提取。在株洲找不到有关线索。第三站是湖南省会长沙，在这里逗留数日，也无法收集到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三个地方，侦破组跑遍了所有的火车站行李房、纺织批发部、服装厂、工商局、法人代表授权书承印厂、运输单位等，翻来覆去地询问有关人员，查了数不清的资料。由于心情焦虑，说话过度，侦破组同志的嘴唇起了泡，喉咙嘶哑了。再加上睡眠不足，眼睛上布满了血丝。湖南省公安厅招待所一位好心的女服务员，以为他们初来乍到，水土不服，一时上了火。特意给他们烧来了不带辣味的菜，外加一大盘解渴生津的煮梨子。

在侦破工作障碍重重之际，侦破组又陷入了另一个困境。他们离开绍兴已有一个多月，身边所带的钱和粮票即将告罄，所剩的连再住一天招待所都不够了。他们连忙发电报回去，请求支援。天无绝人之路。恰好这时越州毛纺厂的供销员傅会泉赶到了长沙，厂里派他为代表来探听案情的进展。他的到来暂时缓解了侦破组经济上的危机。

此时，侦破组已处于背水一战的境地，因为剩下可查的就只有岳阳一站了，如果在岳阳再挖掘不出什么，那么赃物去向的线索就此中断，全案的侦破工作只好前功尽弃了。

猎人与狐狸的较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究竟孰胜孰负，还是一个难解的谜。

四、狐尾隐现

湖南省公安厅接到侦破组的案情进展汇报后，当即直接电话指示岳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给予配合，并向有关市县转发了侦破组的《协查通报》。

4月21日，侦破组赶到岳阳，在火车站获悉：24件赃物已于1986年12月30日被提取。侦破组查阅了这段时间行包房的所有外运包裹单存根，同时深入岳阳市航运公司、湘运公司，还在火车站附近各运输单位及个体运输户中进行调查访问，以图寻找赃物去向的一丝半毫线索，但整整两天过去了，结果都令人失望。

4月23日清晨，侦破组的同志又凑在一起，他们彼此望着对方苍白的面孔和乱蓬蓬的头发，无言地相对苦笑。他们没有心思吃饭。时近初夏，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已经暖烘烘的了，但他们身上穿的还是出发时的那套冬服。许久没洗澡了，背脊上痒痒的好象有虫子在爬。一向不动声色的蒋雪冬，狠狠地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玻璃杯盖跳了起来。

"不能就这么完。"胡新平憋了一肚子火，不服气地说。

他们两人静下心来商量了一会儿，一致认为犯罪分子既然如此狡猾，每走一步都尽力掩盖迹象，就不会通过正常渠道，如国营的运输单位，把赃物运离火车站。那么只能到个体运输户中去找线索。但此前的两天中，他们已经访问了火车站广场上的所有运货手拉车和"三卡"，究竟又该从何处重新着手呢？

蒋雪冬一抬头，透过窗玻璃望见停在广场一侧的一排客

运面包车，心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犯罪分子会不会用载人的汽车运货呢？或许他们钻的就是这个空子？！"

将近中午时分，他朝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角落走去。那里停着一辆半新不旧的小面包车。他走近一看，驾驶室里斜坐着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正趴在方向盘上打瞌睡，半张脸埋在两条交叉的胳膊里。蒋雪冬拉开车门挤坐进去，拍拍他的肩把他叫醒，并说明了身份和来由。"去年元旦前后，你有没有运过布料什么的？"年轻人起初愣了一下，但马上眼珠一转，说："隔了这么久，我记不起来了。""你再想想。""好象……没有吧。"眼明心亮的蒋雪冬，似乎看出了一点什么，从口袋里摸出一包自己一直舍不得抽的精装"杭州"烟，给那个年轻人点上一支，不紧不慢地说："你再想想。"年轻人支吾了一会儿，欲言又止，神情有些紧张，问："你们是公安局的？我姓邱，这车子是我和我哥哥一同开的，今天他不在，这种事情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蒋雪冬见一时半刻不能从他口中掏出什么来，就记下车号，暂且离开了这个年轻人。但对于他颇为暧昧的态度，他们心中升起了一个问号。

就在这天中午，这个姓邱的年轻的兄长，叩开了他们的房门。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邱兄说："我弟弟年纪轻，胆子小，你们走后他跑来向我讨主意。我劝他这种事情还是说出来的好，不然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问题就严重了。事情是这样的：春节前的一天，具体日子我记不清了。那天下午轮到我弟弟出车，一个自称是湖北省百货公司的长发伢子来租车，说是有一批货要运到湖北石首去。我弟弟告诉他面包车只拉客不运货，再说到那里去的路，路况不好，拒绝了他。这个人就说他愿出高

价，还改口说运到华容去也行。我弟弟就点头答应了。这批货是刚从火车站行包房里提出来的十八九件呢子布，货主有三个人。他们随车把货运到华容县城附近乡下的一堵围墙里，我弟弟当天晚上就开着空车返回岳阳，就是这些，我都说了，我弟弟不会有事的吧？”

侦破组迅速作出的反应是：“追！”

4月24日清晨，侦破组的同志与供销员傅会泉，花了150多块钱，租下邱氏兄弟的面包车，向华容县进发。

邱弟还记得上次卸货的地方，把车停在了一排简陋的平房前。蒋雪冬下车一打听，知道了这里是华容县机瓦厂宿舍区。

在华容县公安局的协助下，查知去年该厂职工邓松林的妻舅洪××等人曾在此存放过布料，第二天早上由该厂驾驶员帮忙用厂车运往南县，卸货在当地一居民住宅区旁。洪××原系华容县某供销社职工，1985年底因犯挪用公款等错误被开除，后听说其曾做过布料生意，亏损了三四千块钱。紧接着，侦破组通过华容县供销总社进一步查明了洪的基本情况：洪移铭，男，26岁，华容县幸福乡幸福村人。

但根据反映，侦破组发觉洪的体貌特征与案犯李诚生、张成、刘斌并不相符，难道洪移铭等人租用邱氏兄弟的面包车运走的这批呢料，是另一回事吗？

4月27日下午，侦破组当机立断地走出了这一步棋：传讯洪移铭。

在讯问室里，洪移铭起初还东搪西塞，闪烁其词，但面对公安人员庄重的神色和威严的国徽，毕竟做贼心虚，对答中不免漏洞百出。侦破组这时已成竹在胸，经过一番政策上的攻心战，洪终于垂下了脑袋。

据供：洪有一个家住华容县抄安乡南华村的朋友，名叫段国平。此人在县城承包了一爿店面，但因手头资金缺乏，无力大批量进货。1986年12月间，段国平在家中摆了一桌丰盛酒宴，请他的三位朋友一起过来“聚聚”。这三个客人除了洪移铭，还有浙江温州某厂供销科的老曾和小杨。席间，段托老曾和小杨外出搞货，二人欣然应允。1988年12月29日，段接到了曾杨的电报：“货到岳阳速来人带运费。”于是段国平带着洪移铭赶到岳阳火车站，租了一辆客运面包车，把绍兴某厂产的29件麦尔登呢运到华容，把货卸在洪移铭的姐夫邓松林所在的机瓦厂内。宿了一晚后，第二天一大早，邓松林用“人情”打通关系，借用了厂车和司机，把这批货连同段、洪二人一齐送到了南县。卸货地点是南县南洲镇的一所居民住宅边。但段国平在南县一时找不到销路，几天后仍旧托洪移铭把这批货运回华容，转交给老曾和小杨去处理，洪移铭和他的姐夫邓松林，以及邓松林厂里的司机等，作为这一次帮忙的“重要人物”，段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就留一捆料子吧，至于怎么分，由你们自己看着办。”

侦破组根据洪移铭交代的“段国平”、“老曾”、“小杨”的体貌特征分析确认，段国平即“刘斌”、老曾即“李诚生”、小杨即“张成”。这29件混纺麦尔登呢料，就是绍兴越州毛纺厂被骗的部分赃物。

猎手虽未窥见“全狐”，但狐狸尾巴已在一团迷雾之中忽隐忽现了。

五、擒狐功成

4月28日，侦破组带着洪移铭赶到南县。

在南县公安局刑侦队、南洲镇派出所的协助下，侦破组悄然在段国平家周围布下了埋伏。蒋雪冬和胡新平守候在段国平回家必经之路旁的一片小树林里。

抓段国平可不是件容易事！

这家伙素来行踪不定，有时出门数日不归，有时半夜三更返回家中。老天又不作美，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

蒋雪冬和胡新平轮流换班，整日整夜地躲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蚊叮虫咬。浑身上下的衣服被雨淋得湿透。但两天两夜过去了，连段国平的影子都没见到，真是令人心焦啊！

4月23日凌晨2点，雨停了。冰凉的水珠从树叶上滴落下来，滴落在蒋雪冬的脸上。这时，一种不成调的哼哼声由远及近。一个摇摇晃晃的人影，穿过夜幕，从这条必经之路上走来。这个人就是段国平。他在县城里喝酒，直喝到酒店打烊，才尽兴而归，心情很舒畅。但他哪里知道，黑暗中有二双眼睛，正愤怒地瞪着他。

他摸索了好一会才打开家门。也不开灯，倒了一杯冷开水灌下，正想上床睡觉，就在这当儿，强烈的手电筒光射在他的脸上，随即叮当一声，一件凉冰冰硬梆梆的东西铐住了他的双手。

当段国平束手就擒之时，他老婆犹未从睡梦中完全醒来，懵懵懂懂地打着呵欠问："谁呀，这么吵！"

经过侦破组的突击审查，段国平交代说：

1986年10月间，我承包了南县二轻经销公司商场，但无力进货。于是从深圳新技术开发公司搞来100台双卡收录机，但商场还是严重缺货。我只好借钱邀请南县劳务公司育青商场的聘用人员老曾一起去广州搞货。途经长沙时，偶遇小杨与另两个人。后来四人一同去广州，不料在广州也搞不

到便宜货，只得准备去温州试试。于是我与小杨先回到长沙。在长沙铁路招待所，小杨拿出“福建省清流县百货纺织品公司”的介绍信、行政公章等给我看。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伪造的。后来他又去搞了钢印、工作证等，然后我们一起去到浙江，结果在浙江搞了几个地方都没搞成，只得返回南县。11月间，老曾发电报要小杨出去。过了大约20天，老曾、小杨从南县来电报说货搞到了并要我出去，接着又从长沙来电报说没运费了。于是我和洪移铭借了600元钱，赶去与他们接头。到长沙后的第二天，我们跟老曾到岳阳火车站提取了29件呢子布，租了一辆个体小客车把货拉到华容，第二天转移到南县南洲镇小杨租用的临时住处。但一连十多天一直没能销掉这批货。只得让洪移铭拉到注滋县去推销，结果销掉了几件，还有16件被洪的朋友拿去抵债，抵债的钱至今没有收回，剩下的一件被洪移铭等人分掉了。

“老曾”和“小杨”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段国平说不出来。是不是他还隐瞒着什么？为了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当天下午，侦破组搜查了段国平的家。

一部分呢料和一些用赃款买来的物品，被查封了。数量和段国平交代的大致上没有出入。

段国平的妻子王凤娥，在门背后的角落里抽泣。她没有洗脸，头发披散在肩上，脚上的两只拖鞋，也穿反了。

侦破组继续在屋里翻看每一样东西，希望能找到一丝线索，来打破这不利的僵局。

蒋雪冬的目光扫过屋角一只盛满垃圾的簸箕时，停住了。这里面是苹果皮、香烟灰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伸过手去拨弄了几下，指尖上马上粘上了一团滑腻腻的不知什么玩意。他感到胃里一阵恶心。他强忍住了，手继续往下探，这

时一团被揉皱的香烟壳半露了出来。他小心翼翼地把它展平，只见上面有几个模模糊糊的钢笔字："说出去，要你命！"

"这是什么？"蒋雪冬走到段妻身旁，不动声色地晃了晃这张香烟纸。段妻的眼睛掠过一丝惊恐。

"说吧，这是什么？"蒋雪冬的口气很和缓。"不，我不能说，说出来他们会……"段妻歇斯底里地叫道。

侦破组轮流做段妻的工作，摆事实讲道理，终于平息了段妻的激动情绪，她开口了："他们说如果我说出去的话就给我们一家吃苦头，那个叫老曾的人，我亲眼看到他衣服里的皮带上挂着刀……"

原来，老曾和小杨威迫段妻守口如瓶的事情，就是：他们将于5月5日前来南县与段国平结帐。

狐狸就要撞到猎人的枪口上来了！

距5月5日还有好几天时间，侦破组在南县公安局刑侦队的协助下，在南县公路两头和段国平家周围设下埋伏，静静等候时机的到来。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不料狡猾的"狐狸"，并没有乖乖地入网来。难道他们嗅出了什么不成？

不能再这样守株待"狐"了。南县公路交通很繁忙，各种车辆川流不息，为避免打草惊蛇，秘密设卡的同志不可能检查每一辆车子。也许，犯罪分子已混进城里了。

必须果断出击！

5月6日上午，侦破组分头走访"老曾"和"小杨"以前去过的一些地方。蒋雪冬和胡新平两人前往南县劳务公司。据段国平的口供，老曾在那儿干过活。

走进经理室，蒋雪冬问："我们来打听一下，你们这里以前是不是有个姓曾的人？"经理回答："对的，他在这里干

过一段时间供销员，不过早就解聘了。”这时，经理室里另一位年轻职员，插嘴道：“你们找老曾不是？刚才我还在街上看到他来着，我还跟他说，有空来玩。”听到这句话，蒋雪冬心头一激凌，拳头一下子握紧了。瞬间，他又恢复原状，用旁人不易察觉的目光，朝胡新平示意了一下，胡新平找了个借口走出门外，立即跑到南县公安局刑侦队请求组织出击。

20分钟后，蒋雪冬也换下警服，赶到刑侦队。

蒋雪冬、胡新平、傅会泉，以及南县刑侦队的一名侦察员，组成了搜索队，在南县的街道上开始了行动。

他们两人一组分别在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向前走，警惕的眼睛不放过每一个行人，每一家商店。

猎狐之网渐渐收紧。

下午三时多，当搜索到南县先锋旅社附近时，曾与犯罪分子正面接触过的供销员傅会泉，大声叫道：“就是他们！”

这是发生在一瞬间的事情，也是一个值得定格的镜头：

先锋旅社的大门口，两个风度翩翩的男子，正悠闲地顺着台阶，朝街中心的花坛走去。5月的鲜花在那里盛开，缤纷的色彩赏心悦目。但他们还没走到那里，他们也不可能走到那里了。搜索队的成员，已如离弦之箭直奔而来，两个家伙还来不及惊愕，冰凉的手铐已双双扣在了腕上。

经查，“老曾”名曾凡树，化名李诚生，男48岁，湖南省澧县大围乡江湾村人。“小杨”，真名王晓云，化名张成等，男25岁，湖南省石门县河口乡桐桃村人。曾、王二犯早有生活腐化、诈骗等罪行。自1986年9月结识段国平等人以后、私刻公章、伪造证件、四处行骗。先后流窜广东、贵州、浙江、上海、河南等地，最后在绍兴市越州毛纺厂骗得

巨额麦尔登呢，在江西段国平等化名雇汽车运载铁路中转，到湖南、湖北等地销赃。王晓云还犯有重婚罪，他于1986年2月左右在湖南澧县火连坡镇搭识女青年罗霓，骗取其信任后，伪造结婚证，公开以夫妻名义在湖南南县等地租房同居7个月，生育一女孩。

此后，在上级派员增援的情况下，侦破组四面出击，追回赃款11000余元，赃物39件，以及电视机4台、录音机2台、照相机1架、自行车2辆、手表4块等用赃款购买的物品一批，共计价值60000余元。

至此，“猎狐行动”获得全胜。

侦破组行程万余里，历时五个多月，足迹遍布全国六省。出发之时，正值寒冬腊月，北风呼啸，他们穿一身厚厚的棉衣，犹不能抵挡霜雪的侵袭。凯旋之日，已是初夏季节，酷日当空，着一件薄薄的衬衣，还是汗如泉涌，暑热难挡。

犯罪分子尽管狡黠异常，布下无数迷阵，但最终都被我机警的公安战士顺藤摸瓜，一一瓦解。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狐狸再狡猾，终究不是猎人的对手。

暗 娼 之 死

·庄 东 贤

1．渠道里的女尸

石狮，闽南侨乡一颗灿烂的明珠。改革开放的大潮使这个贸易集镇一跃而为工贸县级市。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被誉为“闽南小香港”、“服装之城”、“加工业之都”等。这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商贾云集。据估计，每天进入石狮市的各种车辆近千辆旅客达三四万之众。每天人流如潮，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一片喧闹。

1990年6月22日下午4时许，一辆警车从石狮市公安局驶出。直奔离石狮市1公里外的大仑村。

警车在大仑村村口停下。十几位刑警跳下车，朝着村外一条干涸的渠道跑去。

这渠道有1米多深。离村里民宅最近处仅20几米的地段，仰卧着一具女尸。脸孔右侧青肿，有明显淤血。一群苍蝇在这具女尸上面飞来飞去，发出令人厌恶的嗡嗡声。

死者约摸20岁。身穿乳白色连衣裙。胸前和裙裾有波浪式蓝色花边。连衣裙的质地较好，是高档货。裙裾被掀至半腰。尼龙三角裤脱至大腿位置。长筒肉色丝袜里发现有两张面额为50元的人民币。一双黑色高跟鞋脱离双脚。死者身材

苗条，肤色白皙。鼻梁微塌、脖颈较粗。另外，还发现在附近的渠壁上有血迹。

显然，这是一起凶杀案。渠道为第一现场。

法医对这具女尸进行尸检。从死者胃里取出的残存饭菜判断，死亡时间约为24小时，即死亡于22日凌晨左右。检验死者阴部分泌物发现有精液。说明死者在死亡前有过性行为。尸剖还确认：死者曾生育过。

刑侦人员带着警犬，以现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搜索勘察，寻找与这起凶杀案有关的现场遗留物。

一直忙到晚上7点多，夜幕降临天色渐暗，刑侦人员在渠道附近和村里的一个简易粪坑里，搜寻到两张女人身份证。这两张身份证的年龄结构与死者相仿。但相貌因死者脸部变形身份证上面相片模糊一时难以确认。大仑村外来人口有近2千人，常常有身份证丢失的事。虽是如此，刑侦人员还是根据身份证上面的地址，发电报与当地公安机关联系，询问身份证主人的去向。

现场搜寻没有重要收获。这起凶杀案是个谜——十分难解的谜。

石狮市公安局当即成立有28人参加的“6.22”凶杀案专案组。该局全体刑侦科人员都参加了。泉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派出5名经验丰富的侦察员参加专案组。分管刑侦工作的饶桑源副局长、刑侦大队大队长留章泽亲临现场。石狮市公安局长柯玉桑、副局长王爱恳以及泉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李守奇坐镇指挥侦破工作。

23日清晨，“6.22”专案组全体干警就把铺盖搬到离现场不远的大仑村青山小学安营扎寨。时值盛夏季节，天气炎热。20多人住在一起，生活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但专案组

的成员谁也没计较。群众对专案组的工作大力支持。大仑村有一位饭店退休职工，自告奋勇义务当专案组的炊事员。大仑村党支部、村委会多次向专案组表示，全力以赴协助他们工作。

侦察工作全面铺开了。

2.寻找尸源

专案组的首要工作是确认女尸尸源。因为只有找到尸源，才能找出与凶杀案有关的因果关系。

专案组一致认为，死者不是本地人而是外地人。这是因为，死者衣着时髦。本地人平常衣着随便，不那么讲究；死者长发披肩，本地人的发式不是这样；死者脚着高跟鞋，本地人平常出门多半是穿平跟或半高跟的。

还有一点，专案组的看法也是一致的：死者是个暗娼。根据有二。一是死者的阴道分泌物有精液，说明死亡前有过性行为。另外，死者指甲上涂着玫瑰色，一般来石狮的暗娼都发现有此特征。

那末，作案的凶手是什么样人呢？

有一点大家看法也是一致的：凶手是个外地流窜犯。依据是，凶杀现场距离民宅仅20米。这不可能是当地人干的。按照常理，本地人作案，一般都在离当地较远的地方，以免招嫌。

至于这是一起属什么性质的凶杀案，专案组就有不同看法了。从现场分析，裙裾掀至半腰，三角裤脱至大腿处，阴道发现精液，很象是“强奸杀人”；

有人则认为，这起凶杀案更象“抢劫杀人”。因为现场

找不到被害者任何遗留物。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女人，不大可能身上不携带任何东西，起码也得有个“小姐包”；

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他们提出，如果是“抢劫杀人”，丝袜里发现的那两张50元面额的钞票为什么没被抢走呢？从死者右脸侧被砸惨状，有可能是因争风吃醋引起的“报复杀人”。

专案组把勘察范围划分为三片。一是大仑村2000多个外来户口，这是现场所在地；一是与大仑村交接的钞坑村；一是大仑村与石狮市区交接的新华村。

侦查的主要要求是：这三个地方在22号前有没有从外地来石狮走亲戚或做买卖的年轻女人？

工作是紧张而忙碌的。可谓是争分夺秒夜以继日。侦察员都知道，时间往往是破案的关键。时间抓得紧，关系人记忆犹新，能提供比较准确的细节从而使案情明朗；时间拖久了记忆模糊，往往增加破案的困难。

专案组于是又把侦查范围扩展到石狮市130几家旅社和宾馆。他们召开各宾馆旅社负责人会议。公布案情。要求查清在22号前有没有下榻于各旅社宾馆的年轻女人至今尚未回来的？同时，还对石狮所有的菜馆、饭店、发廊，一间不漏进行查访，有没有发现在21号至22号凌晨出现过形迹可疑的年轻女人？

与此同时，专案组还对石狮市所有的外住人口进行摸底。

工作量之大，是不难想象的。

3天过去了。尽管侦察员为此付出大量心血，却如同大海捞针毫无进展。

此案依然是个谜。

3.一张治安拘留证

群众发动起来了，给专案组不断提供出新的线索。

其实，侦察员几天的走村串户心血并没有白花。现场附近几个村落的群众都知道这起凶杀案，都在议论这起凶杀案，都在关心这起凶杀案。各种和这起凶杀案有关连的信息随时通过各种渠道反馈到专案组的大本营来。

25号傍晚，专案组所在的青山小学，来了一位群众。他反映：他听说大仑村有人在现场附近捡到一只塑料手提袋。还听说袋子里有现金和衣物等。

这个线索太重要了。专案组请那位群众再回去了解，捡到塑料手提袋的到底是谁？要劝说捡到者立即把所捡之物交给专案组，拒交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那位群众领命而去。

这天晚上8点过，便有一位姓施的中年妇女在其丈夫的陪同下，坐着三轮车来到专案组。神色有点惶恐，有点愧疚。她就是在现场附近捡到塑料手提袋的人。她说，她在22号上午8时许，来到她那幢正在建筑中的房子。发现墙角边有一只袋子，捡起来一看，里面有一套连衣裙、两条尼龙三角女裤和几样化妆品。这只塑料手提袋里还有个“小姐包”，里面有现金230多元，一只镀金坤表，一本影集。当时她喜不自禁。还以为是小偷遗失之物。出于自私之心她没有将捡来的东西交给有关部门。当渠道发现女尸消息传到她耳朵时，她也曾联想到这只塑料手提袋可能与案情有关。却害怕受牵连被怀疑而迟迟不敢交出这只塑料袋。为此终日心神不定惶惶不安。便找亲朋好友磋商如何处理是好。那位来访群众便是她的亲戚。他是来试探专案组的口气的。回去

后，便一五一十告诉这位姓施的妇女，劝说她交出那只塑料手袋。

专案组如获至宝。塑料手提袋除上述之物外，专案组还发现“小姐包”里有一张“治安拘留证”。上写着：“刘君玲因卖淫被处以拘留15天”。这张拘留证是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发出的。时间是1990年6月6日。更令专案组高兴的是，小姐包里那本影集有十几张彩色照片。女尸的几项特征诸如披肩发、连衣裙、高跟鞋均多次在这些照片中出现过。女尸的脸部虽模糊，但与照片中的相貌却十分酷似。由此而推断：女尸就是影中人；影中人就是因卖淫被处以治安拘留15天的刘君玲。被害者身份的证实和专案组的分析相吻合。

这张治安拘留证的发现为谜案的侦破透出一线希望。公安干警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4.夜奔福州

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了。专案组连夜开了会，决定由李副大队长和石狮公安局刑侦科长李永木带领3名干警，连夜驱车直奔福州市台江区公安分局，了解这个刘君玲的有关情况。

警车凌晨2点出发，到达福州才5点多。天色微明气温凉爽。台江公安分局此时还是一片静谧。离办公时间还有近3个钟点。

连日的奔波劳累使他们疲惫至极。此时，正好可在车上痛快地睡个觉。

到了上班时间。他们向分局领导汇报案情。台江公安分局派了刑侦科的杨副科长配合他们工作。一行6人即刻赶到

福州拘留所，查出了那个叫刘君玲的娼女确实于6月21日被释放回去了。刘君玲的住家属瀛州派出所管辖。他们于是赶到瀛州派出所。在民警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刘君玲的家。

门关着。民警敲了敲门，叫了声："刘君玲！"

大出他们意料的是，一位脸孔憔悴的年轻女人应声而出。怯生生地望着面前的这些公安干警："你们找我吗？"

"我们找刘君玲！"

"我、我就是刘君玲！"

公安干警顿时愣住了。他们多么希望这个女人是同姓名或是因姓名音近而误会了。又重复问道："你是6月21日被拘留所释放回来的那个刘君玲？"

年轻女人脸孔泛起一阵红晕，点点头。

干警们不由得面面相觑。一个活生生的刘君玲现在就站在他们面前。显然那个被害者不是刘君玲了。但刘君玲的拘留证怎么会落在死者的坤包里呢？她们之间有没有关系？一连串的疑问出现在侦察员的脑海里。

他们低声商量一会，决定把刘君玲带到瀛州派出所进行讯问。

5.死者真相

来到瀛州派出所。侦察员问刘君玲："你什么时候被释放的？"

"6月21日下午4时。"

"什么时候被拘留的？"

刘君玲想了想，说："是6月6日。"

"你把治安拘留证给我们看看。"

“什么治安拘留证？”

“就是你被拘留时，要你签字的那张。”

刘君玲这才明白过来。想了好一会，才说，“当时进拘留所时，我寄在小红处。后来我们一道放出来，我忘了向她要回来。我还以为那张证没什么用处。”

“你说的小红是谁？”

“她和我关在一起的。我们是同一天被拘留，又是同一天被释放出来的。”

这么说来，这是一场误会了。他们于是又返身赶到拘留所，了解刘君玲交代的那个“小红”的情况。

原来，“小红”是“小冯”之误。福州话“冯”与“红”同音。这“小冯”，叫冯琼花。她是6月6日晚上在福州温泉大厦卖淫时被拘留的。后被处以治安拘留15天。于6月21日下午4时被释放。处理这件事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区分局。

侦察员进一步了解到，这个冯琼花原是福州市东门某饭店的招待员。实则是招客卖淫。半个月前（即6月6号晚）饭店老板对她说，温泉大厦有客，要她接客去。冯琼花当即坐出租车到温泉大厦，混进舞厅。后被一台湾客接到其下榻客房。9时多离开温泉大厦时被拘留。

在鼓楼区分局，她把拉皮条的店老板供了出来。那位拉皮条客于是被传讯，后也被处以治安拘留并罚款。这个店老板比冯先被释放。

侦察员便把同冯琼花关在一起的几个女人找来，让她们辨认一下冯琼花是否就是“小姐包”里那本相册中的女人？和冯关在一起的女人异口同声的肯定地说就是她没错。而后，侦察员让这些女人细细回忆冯被释放前的言行，以及在拘留期间有谁到过拘留所探望她。

有的说，她被拘留后，只有一个男人来探望她。只记得冯琼花说过，那男人的绰号叫“独眼龙”，住在台江区；

有的说，冯琼花放出前说过，她出去后，要先换换衣服，再去洗洗澡，做头发；

有的反映，冯琼花曾说过，出去后她不敢再到东门某饭店当服务员了。因为她把老板招供出来，让他也吃了官司。她怕老板找她算帐，报复她；

有的提供，冯琼花说她被拘留前，有一辆自行车寄存在火车站一家饭店那里。出去后首先要把那辆自行车找回来。

有关冯琼花在拘留所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哪怕枝末细微的事，侦察员也没放过，一一记录下来。

关于冯琼花的身世，侦察员也从鼓楼公安分局那里了解得一清二楚。此人年21岁。顺昌县大干乡大干村人氏。初中毕业后当过幼儿园教员。母逝后被送到福州姑母家寄养。在福州，当过某工厂临时工。16岁未婚先孕。17岁就生下一女儿。其夫现在是经营糕饼的个体户。冯在分局被审讯时说，半年前，她发现丈夫有外遇。两人大吵一场，她愤而离家出走。侦察员找到她的丈夫。那糕饼商说，当时两人结婚时没办理登记手续，因此，冯琼花离开他时也未办理离婚手续。据他说，冯离家时，带走了近5千元的现金。

福州之行最大收获是终于弄清了死者真相：她就是冯琼花。

26号下半夜，5位侦察员决定连夜赶回石狮汇报案情。车到青山学校，专案组的成员都已酣然入睡。领导听了他们汇报之后，决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专案组全体成员一一被从梦乡中拉了起来。大家睡眼惺忪。但一听说案情有重大突破，去福州的人已弄清身源，睡意顿消精神抖擞，投入新

的战斗中去。

6.神秘的江苏男子

专案组根据福州所了解到的情况，对案情再次进行分析研究。大家认为，冯琼花是21号下午4时被释放的，22号凌晨即被害于石狮。之间仅有8、9个钟头。下午4时后，福州长途客运站已没有到石狮的班车了。只有火车站停车场才有客车开往石狮。但这些客车一般是在8点后开出的。因为8点过后有一班火车抵达福州，要等这批客人。这就是说，21号下午4点至8点，冯琼花就在福州，很可能在火车站一带活动。8点后搭乘到石狮的客车。福州至石狮，晚上行车需4至5小时。显然，冯琼花一到石狮就被案犯带到大仑的渠道，先嫖淫后谋害。

现在必须弄清的是：冯琼花在福州这段时间内的活动情况。找过谁？和谁接触过？又同谁一起到石狮？这是"6.22"凶杀案侦破之核心。

在石狮这边，要调查的是，冯琼花到达石狮后，怎样从汽车站到大仑村。两地距离有1公里多。穿高跟鞋的冯琼花不可能是步行去的。必定是雇车去的。为此，必须查访22号凌晨在汽车站候客的各种交通工具是否拉过这个女人？

专案组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到福州。仍由李副大队长和李科长带队。计12人分乘两辆车，马上赶到福州去；另一路也是12人，负责侦查冯琼花到达石狮后的活动情况。如此双管齐下两路夹攻，从中发现罪犯的线索。

福州组的侦察员们选择在火车站附近住下。他们分析，冯琼花从拘留所出来后的4个钟头内，很可能就在火车

站一带活动。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旅社，便于侦查。

他们下榻的旅社叫“龙凤祥”旅店。这是长乐县一个体户经营的。真是无巧不成书，李副大队长与“龙凤祥”旅社老板不但同县而且是同一村的，又是很要好的朋友。这回不期而遇，大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亲热劲。因此，旅社上上下下对侦察员们格外热情。可谓有求必应无事不帮。

一天，李副大队长在同“龙凤祥”老板闲聊中，带着玩笑的口吻说，那个被害者冯琼花，说不定也曾在你们这家旅社住过呢。虽是玩笑话一句，店老板却认真起来。确实大有可能。因为这“龙凤祥”旅社，价格适中设备周全，兼营饭店和理发、小百货，生活方便。来往旅客较多。象冯琼花这样离家出走的女人，又在东门饭店当服务员，住进“龙凤祥”是可能的。店老板回去后，便交代总台服务员认真查一查，有没有一个叫冯琼花的女人来此住过。

一翻来客登记册，“冯琼花”三字很快就查到了。而且还发现，这个女人4月份就住进来了，一直住到6月6日才不见人影。她住的是3人间房。同房间的还有2个外地女人。

这一意外的收获使侦察员非常高兴。他们找服务员详细了解冯琼花在“龙凤祥”居住期间接触哪些人？和谁接触最多？

服务员几乎是众口一词。她们说，经常找冯琼花的，是一位30出头的江苏男子。那人也住在“龙凤祥”旅社，看样子，那江苏男子是真心爱她的，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曾听那江苏男子说过，他花在冯琼花身上的钞票不会少于6000元。刚开始两人很亲热，经常一起出门一起吃饭。后来，冯琼花渐渐疏远了那位江苏男子。使得江苏男子痛不欲生。他曾流露

过，冯要弄他的感情又骗了他的钱。如冯要跟他分手，必须还他的钱，否则他将对冯“不客气”。

江苏男子和冯琼花既然有了纠葛，且关系较为复杂，会不会是他下的毒手？这“不客气”使江苏男子置于被怀疑的对象。

侦察员于是对这位神秘的江苏男人进行侦查。发觉他在6月17日前一直住在“龙凤祥”旅社。18日至23日却突然离开旅社不知去向。24日忽又住了进来。从时间上分析，这个人有作案时间。他可能知道冯琼花因卖淫被拘留15天。释放具体日期他也掌握住了。为了错开冯释放时间，他故意于18日离开“龙凤祥”，躲到别的旅社。21号那天他可能很早就在火车站一带守候冯琼花。当他看到冯果然如期释放，便用花言巧语把她骗到石狮。冯琼花和他有过一段暧昧关系，此时刚离开拘留所，遇到旧恋人难免旧情复萌，跟他一道到石狮也是有可能的。

以此分析，这个江苏男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侦察员商量后，决定正面与他接触。采用的方式是直接讯问他。

7.“独眼龙”和饭店老板

江苏男子是在酣睡中被传讯的。面对着神情严峻的公安干警，这位30出头的江苏男子顿时冷汗直冒神情沮丧。侦察员劈面问：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江苏男子摇摇头。不停地用手帕擦着额头上冒出的汗水。

审讯员一声冷笑，说“你心中有数。我们希望你别兜圈

子了！”

江苏男子依然低头不语。

“你以前到过石狮吗？”

“到……到过。”

“到过几次了？”

“经常去。次数记不清了。”

“这么说，你对石狮很熟悉了。”

“是……是……是的。”

“你到石狮干什么事？”

江苏男子额头又冒汗了。嗫嚅了半天，才说，他到石狮主要是购买外烟然后到江浙一带转手倒卖。说着，又把头低下。

“你最近一次到石狮是什么时候？”

江苏男子想了半天，才说：

“大约在一个月前。”

“你撒谎。你21号晚上不是还到过石狮吗？”侦察员厉声问道。

江苏男子愣了愣，说：

“21号我还在温州。我不在石狮呀！”

“你不老实。21号那天晚上8点半左右，你明明带着一个女人去石狮，你为什么不敢承认？”

江苏男子这时似乎明白过来，这些人传讯他，似不是为了贩卖外烟的事，而是为了别的什么案件，于是便镇定下来。他找出他去温州的车票以及在温州住旅社的正式发票，以此证实21号前后那几天他确实在温州。

显然，这仅是时间的巧合。江苏男子不具备作案时间。对他的怀疑便排除了。

这时，侦察员拿出冯琼花生前照片问他：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江苏男子神色黯然，点了点头。

侦察员便把冯琼花在石狮被害的消息告诉这个江苏男子，并出示冯被害的现场照片。江苏男子大概触景生情，情不自禁哽咽起来。他告诉公安干警，冯身上穿的连衣裙、高跟皮鞋，都是他给买的；此外，还给冯买了金戒子金耳坠金项链等，他记得这些金饰物平时冯琼花都佩带着，不知因何尸身上却没有这些东西？

江苏男子又向公安人员反映，冯琼花和一个绰号叫"独眼龙"的男人过往甚密。她的接客卖淫，似乎都由"独眼龙"操纵。冯琼花在仓山区租有房子，听冯说也是通过"独眼龙"租来的。她到东门某饭店当招待员，也是"独眼龙"介绍的。他还听冯说过，"独眼龙"与饭店老板交往很深，两人曾合伙做过生意。

一个念头在侦察员脑际闪过：冯琼花被拘留后，曾把饭店老板供了出来，使得老板被拘留又被罚款。会不会老板由此怀恨于心、伺机报复？冯不是曾对同号房的女犯说过，她怕老板报复，不想再回饭店当招待员了？是否老板勾结"独眼龙"，两人合谋把冯带到石狮干掉？那些同号房的女犯曾提供，在冯拘留期间，只有独眼龙来过拘留所看望过她。很有可能，她出拘留所后去找的第一个人就是"独眼龙"。

侦察员很快就从有关部门那里查到了"独眼龙"的有关情况：他曾因流氓斗殴被判过刑，是个有前科的人。有作案之嫌。

于是决定分头找"独眼龙"与饭店老板。

8.寻找“光头小阿骚”

提审的结果令人失望，“独眼龙”与饭店老板都不具备作案时间。证据几经查证是确凿可信的。对这两人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根据“独眼龙”的交代，冯琼花在仓山区租下的房子是通过他租的。而他又是通过仓山某宾馆一个保安人员介绍的。

侦察员记起和冯同号房的女犯说过，冯说她出去后要换换衣服洗洗澡。那末，她出来后很有可能回到仓山区这间租来的房子去。

侦察员走访了这房子的左邻右舍。寻问他们在6月21日下午4点以后，有没有见过冯琼花回来过？大家都说没见过。却有个卖烧鸡的个体户向侦察员反映，他见过冯琼花来过，还有个男人陪她一道来的。不知为什么，没进房子又走了。

几经落实，才了解到那个陪冯琼花一道来的男人就是仓山某宾馆的保安人员。这房子是通过他介绍租到的。他证实他陪冯琼花于21号下午5时左右来过这房子。冯找他是要他去找房东拿开门的钥匙。因找不到房东，门开不了进不去，所以冯又走了。还说晚上再来。

那个保安员又反映一条线索，冯到仓山区来，是一个人家都叫他“光头小阿骚”的男人用两轮摩托车载来的。走时也是这个“小阿骚”用摩托车送的。

忽然又冒出个“光头小阿骚”，使得这个谜案更加扑朔迷离了。

侦察员在火车站打听这个“光头小阿骚”。此人火车站有不少人认识他。年约16、7岁。只知道他是仙游县人。因父母双亡，便只身流落到福州火车站。无正式职业。在火车站东游西逛让人呼唤，以此换几个钱糊口。

看来必须找到这位“光头小阿骚”。通过他，了解冯琼花从仓山区回来后遇到谁？是谁同她到石狮去的？

不巧，那些日子正是5号台风正面袭击福州及沿海各县市。狂风呼啸暴雨成灾。火车站一带，到处找不到“小阿骚”的踪迹。侦察员估计，“小阿骚”此时有可能回仙游老家去了。他们便冒着风雨，驱车直奔仙游县城。

途中，公路被洪水所淹。被堵的车辆排成长龙。急得侦察员如同热锅上蚂蚁。只好抄小路。历尽艰难，好不容易抵达仙游县。在公安机关的支持协助下，查访了3个镇，才找到“光头小阿骚”的住家。赶到那儿，邻居说是已经好久好久没见过此人回过家。

侦察员失望至极，只好悻悻返回福州。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条重要线索，此时又扯断了。

幸而在这时，“龙凤祥”旅社的服务员经过回忆，又向侦察员提供一条很重要的线索。给案情的侦破又带来一线曙光。

9.发廊浙江女

这位年轻的服务员小姐说，6月21号下午5点多，那时她刚来接班不久。冯琼花和附近一家发廊的一位姓沈的浙江女孩到旅社来，找到她。说是她有东西放在原来住的那间3人房，要她去开门。服务员对她说，你已经半个月没回来住

了，这房间不知换了多少客人，哪能找得到你的东西？再说，我们每天打扫房间，从没见过房间里还有你的东西。冯琼花坚持说，只要你开门，我就能找得到。服务员拗不过她，只好给开门了。果然，在3号床的床架与墙壁交接处的隙缝间，冯琼花找出了她藏匿的东西。那是一只手提塑料袋子。冯拿了东西同那位浙江女离开“龙凤祥”旅社了。

在服务小姐的指点下，侦察员很快就找到姓沈的浙江女服务的那家发廊。唉，仿佛是老天有意要刁难我们的侦察员似的，不早不迟，那位姓沈的浙江女偏偏在前一天回浙江省永康县老家去了。

找来了地图一看，福州至永康县少说也有500公里，可谓千里迢迢矣。侦察员们日以继夜连续工作，此时每人都已精疲力尽。来回一千公里跑一趟永康，又听说道路好几处被洪水冲坏，路难走。真是令人望而生畏呀。但是，这永康县又是非去不可的。不找到这位姓沈的浙江女，就无法知道冯琼花离开“龙凤祥”后遇到谁？又到哪儿去？这是条很重要的线索。

只好拖着疲乏的身体，驱车直奔永康县。

沿途颠颠簸簸。到达永康县时，侦察员已是满头满脸的尘土，两只眼睛红得象灯笼似的。

顾不得休息。争分夺秒。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总算把那位姓沈的浙江女郎找来了。

满怀的希望，听到的却是这位女郎一句不紧不慢的话：

“走出旅社后，我们就分手了。她没告诉我要到哪儿去！”

“你再回想一下，当时她还说了些什么？”

沈小姐沉吟一会，说：“好象还说过，她想到发廊工

作，要我跟老板说一声，探听口气是不是还需要人。”

“还有别的吗？”

浙江女郎摇摇头。补充道：“当时我担心出来太久了，老板有意见，赶忙回发廊去。也没空跟她多说话！”

看来这浙江女的话是可信的。

情绪沮丧。失望万分。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车转回头。又是一身尘土两眼通红，回到福州。

侦破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两条线索先后都断了。

然而侦察员们并没有气馁。侦察破案，遇到迷惘和难题是常有的事。

他们再次开会研究，把案情的来龙去脉重又“复习”一遍。现在已基本弄清冯琼花从拘留所出来后4至5点的活动情况了。5点至8点这3个小时的活动范围必然在火车站一带。地点最大可能是在饭店。因为必然是吃了饭才搭车去石狮的。

因此，尽管掌握的线索断了，必须在火车站各饭店以及小食摊进行仔细调查，寻找新的线索。

于是他们把侦察范围划定为：火车站附近各饭店、小食摊还有4个停车场。

10．闽南口音和福州口音的男人

“龙凤祥”旅社附设有“龙凤祥”饭店。侦察员分析，冯琼花和那位浙江女走出旅社分手后，如果冯想吃饭去，最便当的无疑就是“龙凤祥”饭店了。

他们决定先走访这家饭店。

这天是6月28日。离发案时间较短。回忆起来也较便

当。饭店服务员经过一番追忆，向侦察员反映：6月21号下午6点前，曾见过一个穿连衣裙的年轻女人到饭店来，要找掌勺师傅取走寄存的自行车。那掌勺师傅对她说，很不巧，她的自行车刚让人骑出去买菜，要她稍等会儿。

至于以后的情况，提供此线索的服务员说，他下班走了，就说不上了。

这又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侦察员记起和冯琼花在拘留所同居一室的女犯曾反映过，冯说过，她有一辆自行车寄存于火车站一家饭店那里，出去后要拿回来。显然，这个来找饭店掌勺师傅要自行车的女人，很有可能就是冯琼花。

接下去当然是找这位掌勺师傅，了解冯琼花在这段时间的活动情况。

瞧，又是一次“不巧”了。

那位掌勺师傅也是不迟不早，就在前两天被辞退回长乐县一个偏僻的农村老家去了。听到这消息，侦察员不禁愣住了。这老天，好象专跟他们作对似的。

不过，侦察员们毫无畏难情绪。获悉了掌勺师傅的确切住址后，他们马上跳上车奔往长乐县。这时已是晚上9点多了。

掌勺师傅的老家离县城有40多公里。道路弯弯曲曲。翻山过岭，到达一处公路口。车开不进去了。只好下车步行十几里山路，才找到那位掌勺师傅的老家，把他从梦乡中叫了起来。

路途虽然劳累，但收获却很大。掌勺师傅很仔细向侦察员讲述那天晚上的经过：大概6点左右，冯琼花来饭店找他拿寄存的自行车。恰巧自行车让人借走了。他让冯稍等。这时，饭店有两个30左右岁的男人在吃饭。个头稍高的操闽南

口音，较矮的操福州口音。桌上放着一包“万宝路”香烟和两瓶啤酒。冯朝那张桌子看了看，就走了过去，顺手拿起那包香烟，弹出一支叼在口里。操福州口音的男人赶忙摸出打火机为她击火点烟。两人便聊了起来。说的是福州话。隐隐约约听冯问他是干什么的。那男人似乎回答说是做买卖的。他们接着又谈了些什么，就没听清了。这餐饭花了30来元钱。是那位闽南口音的男人付的帐。吃完饭大概已是7点多钟了。冯琼花走过来对他说，她要跟这两位男人到石狮玩玩去，因为她还没到过石狮，听说那里是个花花世界，很好玩。当时他问她，那两个男人你以前认识他们吗？冯说，不认识。他劝她道，跟不认识的人到一个不曾去过的地方，很危险的。劝她不要去。她不听，说没问题，玩两天就回来。就跟那两个男人走了。

侦察员分析，3人离开“龙凤祥”饭店后，必定是到停车场搭乘开往石狮的班车。

接下去的侦察范围就在那4个停车场了。

11. 车海捞针

火车站那4个停车场，每天开往石狮的客车有上百辆之多。现在必须查清这上百辆车辆的司机和乘务员，了解其中有哪几辆是在6月21号开往石狮的。再从这些车辆中查访哪辆车拉过这2男1女。

这项工作如同车海捞针。工作必须过细。马虎不得。一辆也不能漏过。

侦察员冒炎热顶酷暑，一辆辆查访开往石狮的汽车。走访了近200名司机和乘务员。司机大都这样说，他们只管开

车，很少去注意上了什么样的旅客。乘务员是直接与旅客打交道的，可是他们再三回忆，都说没载过这样的男女。

这就怪了，难道这2男1女插翅飞到石狮不成？侦察员不怕麻烦，再次进行查访，仍没着落。

查访中，发觉那辆车牌号为03——00201号的扬州牌客车，乘务员是新来的。这辆车那天晚上也载客到石狮。原来的乘务员因为其亲戚患病住在福州肿瘤医院，他请假到医院照看病人，所以该车换了新乘务员。

还了解到，原来的乘务员姓郑，19岁。泉州客运站职工。石狮市新湖人。

唯一还没查访到的乘务员，就是这个小郑。

要不要到肿瘤医院走访这位小郑呢？当然去！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希望，也不能轻易放过。这是刑侦人员的职业习惯。

侦察员在肿瘤医院找到了小郑。问他6月21号晚上是否曾有如此这般的2男1女搭乘他那辆车？

小郑想也没想，斩钉截铁地答道："我见过他们。这3个人正是搭乘我这辆车！"

侦察员一听，高兴得差点儿蹦跳起来。赶忙请小郑介绍当时的情况。

小郑说，那天晚上约7点半左右，有个30岁左右的男人，提着一袋荔枝一袋李子在他们那辆车驾驶室前徜徉。他上前招呼这男人说："朋友，到石狮去吗？"那人点点头。他说，那快上车吧！那人对他说："还有两个人也要去。"说着，用手势指着不远的厕所。他看到有个个头稍矮的人在女厕外面等着谁。不一会，女厕所走出个妖娆的女人来。穿白色连衣裙。浑身珠光宝气引人注目。手上戴着两枚金戒

指，耳朵有金耳坠，脖子上有金项链。那块手表也是镀金的。这女人长发披肩，脚着黑色高跟鞋。由于这身打扮颇为突出，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3人上车后，那女人坐在倒数第3排靠窗口的位置。个子稍矮的男人坐在她身旁。个子较高的男人坐在他们后面。约8点半，因拉不到客了，车就往石狮开。这时，后排的男人坐到前面来。3个人坐在同一排。

一路上那女的好象昏昏欲睡，没听到他们讲些什么。车到泉州时，车上下来十几个客人；到青阳又下来5、6个。这3人中那个子高的男人也下了车。但没看清他是在泉州下的车还是在青阳下的车。

这辆车是在凌晨1点左右到达石狮的。小郑说，他清楚地记得，那个子较矮的同那妖娆女人一起下车，两人还用福州话交谈什么。

小郑提供的情况和掌勺师傅说的基本一致。至此可以断定，个子较高的操闽南口音的男子没有作案时间，可排除嫌疑。操福州口音的有重大作案嫌疑。

现在，派往福州的侦察员已圆满完成侦查任务。福州方面已经不必再工作了。6月29日晚上，他们便撤回石狮。

大量的侦查工作还在石狮这边。

12. 途中下车的男人

专案组根据福州那边了解的情况分析：操福州口音的男人和冯琼花在石狮下车后已是下半夜了。很可能两人吃了宵夜，然后雇车到大仑村口。因此，接下去侦查的重点是石狮夜市。案犯作案后很可能到旅社投宿，因此，必须查明在

22号凌晨这段时间来旅社住宿的人。

据此，专案组再次召开石狮市130多家宾馆旅社负责人会议。在会上公布案情。特别把冯琼花从拘留所放出来后的活动情况，具体又仔细叙述一遍。说得绘声绘色，令听众犹如历历在目。与会者有一种感觉，似乎专案组已胸有成竹，案犯早已成了瓮中之鳖了。

另一侦查重点是：那个操闽南口音的、在泉州或青阳下车的是谁？据小郑的介绍，他们同乘一车。找到这个人，就不难知道那个操福州口音的男人是谁了。

但是，泉州、青阳，地域广阔人海茫茫，从何下手去查访那些中途下车的人呢？侦察员想出个办法，借助现代传播媒介，寻找那个操闽南口音中途下车的男人。他们拟好一篇稿子，准备送《泉州晚报》和《泉州电视台》，希望知情者举报，也希望那位中途下车者主动与公安机关取得联系，否则后果自负。稿子正要派人送到泉州时，情况忽然有了重大突破，那篇稿子也就用不着再送了。

事情是这样的："6.22"凶杀案在石狮市早已沸沸扬扬传开。特别是公安机关在福州侦察掌握了如此具体如此精确的细节，一经群众流传，更增加了几分传奇几分神秘。在群众的心目中，我们的侦察员犹如神探福尔摩斯。再狡猾的罪犯也逃不出他们的手掌心。破此案犹如囊中取物指日可待。

这些传闻传到石狮市郊一家服装厂的蔡厂长那里，不由使他想起和他合资办厂的黄某，恰好是21号晚上搭乘开往石狮的客车，又是在青阳下车的。从中萌起一阵疑惑。他把黄某找到一个避静处，问他是否知道"6.22"在大仑发生一起凶杀案。黄某回答说，听说过。但不知详情。蔡某便把在群众中传闻的，有两个男人如何在福州火车站"龙凤祥"饭店吃

饭，冯琼花如何主动凑上去拿烟抽，点了什么菜，如何上车，坐在哪一排，途中谁下了车，说得活灵活现绘声绘色。仿佛冥冥之中有台摄象机把这2男1女的所有活动全拍摄下来似的。黄某越听脸色越惨白，冷汗顺着脸颊涔涔而下。听到最后，跌足击案说道：

“在青阳下车的男人就是我呀！”

“那，和你一起到石狮的另一个男人是谁？”蔡厂长神色紧张地问。

“是林基跃呀！”

一听到这个名字，蔡厂长不由得“嚯”地站起身，说道：“对了，那天凌晨我在大仑村路口也见过他带着一个女人！”

蔡厂长说起6月22日凌晨，他在朋友颜某家里喝酒，喝多了点。颜某怕他途中出事，便开了辆丰田125型双轮摩托车送他回家。途经大仑村路段时，他看到林基跃带着个身穿连衣裙的女人在路上走着。他让颜某停车，喊着林基跃的绰号问道：

“保镖，到哪儿去呀？”

“这是我妹妹。我送她到她姨姨家里去！”林基跃语无伦次答道。

当下蔡厂长笑了笑就走了。他知道这个林基跃除了做点服装生意外，还干拉皮条的事。现在准是干那号事去的。

此时蔡厂长和黄某心中都有了数。这杀人凶手，十有八九是林基跃了。当时他们也很想马上到公安局举报，却又顾虑重重。黄某怕妻子误解，以为他勾搭暗娼，家里准会为此闹翻天；也怕被牵连进去，公安局那边说不清楚。蔡厂长也有顾虑，这个林基跃心毒手狠，闻名的剽悍凶残，万一弄错

了他岂不报复？但又想到人命关天，知情不报依法依理都是不能容忍的。到时被查出来说不定还要吃官司呢！

正在踌躇之际，他们的好朋友施老板来了。两人便把此事告诉他，商量该如何办才好。施老板晓法明理，平时常和公安人员接触，反复劝说他们应该马上到公安局举报。蔡、黄最后还是听从施老板的劝说，到公安局举报去了。

为慎重起见，专案组又找到送蔡厂长回家的颜某，询问他在返回路上，有没有再看到林基跃和那个女人？颜某肯定地说，他又看到他们坐在路旁的石板条上。因他同林基跃不相识，就没有再和他打招呼了。

至此“6.22”凶杀案侦察基本结束。林基跃有重大的杀人嫌疑。7月2日，也就是在案发的10天后，石狮市公安局长柯玉桑，签发了对林基跃的拘留审查证。

13．戴墨镜的不速之客

专案组很快就弄清这个林基跃的有关情况：

此人生于1958年。福州市仓山区上渡路人。原系福州某机电厂工人。后因流氓盗窃被处以强制劳动教养两年。服刑间越狱逃跑。1989年5月流窜到石狮市，做服装生意，兼当皮条客。

办好对林基跃的拘留审查证后，专案组随即向石狮市各旅社挂电话，请他们协助查明6月间有没有一个叫“林基跃”的福州人投宿过。

很快就有了反馈：益顺旅社负责人挂来电话称，林基跃曾在该旅社连续住了10天。发案前一天，即6月21日，此人不见了。22号凌晨突然敲门住宿。23号晚上离开旅社去向不

明。

显然，当石狮公安局在凶杀案发生后向各旅社查询22号凌晨投宿的旅客名单时，益顺旅社没有及时把林基跃于22号凌晨叫门投宿这个极为重要的线索反映给公安局。这实在令人遗憾。如果当时能及时反映，这个谜案的侦破就可少走很多弯路了。据说，该旅社负责人也曾向服务员传达公安部门布置的任务，但仅是泛泛而谈，服务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思想麻痹。这是应引以为戒的。

与此同时，专案组派出了以公安局刑侦科副科长张世昌为首的追捕组，奔赴林基跃可能隐匿或落脚的大田、福州等地进行追捕。又对几个重点地方进行严密的布控。

四处布下天罗地网。

这时候的林基跃在哪儿呢？

6月23日下午，当公安机关对凶杀现场进行勘察时，胆大包天的林基跃，竟然也混在围观的群众当中。他在欣赏他的"杰作"。他神态自若充满自信，就在刑侦人员的眼皮下游来逛去。那时他在心底发笑，你们勘察什么呢？就算你们是神仙也难以侦破此案。这冯琼花是外地人，从没到过石狮，又和我素不相识毫无牵连。即使你们能弄清她的身份，也不会把我同她连系一起的。

正因为他自信心很足，23号上午，他还到蔡厂长厂里闲聊了一阵儿。

就在23号晚上，他和那个也住在益顺旅社、看电视时认识的东北女人乔某，一起坐车到厦门；当晚由厦门北上，千里迢迢来到乔某的家乡吉林省浑江市。住在乔某的家里。人家把他当为做生意的富户，敬如上宾。他在浑江玩了几天，觉得无聊，遂于7月5日又同乔某双双南下福州。6日又一起到

石狮来。

来到石狮心里却产生一点胆怯了。自信心也发生动摇。他在石狮这一年多，耳闻目睹在石狮发生的几起凶杀案，无一不被公安局侦破。案犯被绳之以法。这时心里难免有点儿忐忑了。他觉得需要化装一下，探着虚实伺机行事。于是他戴上墨镜。买了一顶草帽戴在头上。草帽压得低低的。

他走进益顺旅社。抬头一看，服务台的小姐笑容可掬笑脸相迎。旅客进进出出步履匆匆。生活，按着原来的轨道行进着。四周毫无异样。他没有嗅出有什么对他产生危险的迹象。他放心了。于是摘下墨镜，拿出身份证，在“旅客登记簿”上，写下“林基跃”三个字。

当他转身走向他下榻的房间时，那位负责登记的温柔可爱的小姐迅速拨通了公安局刑侦科的电话，有点紧张地压低声音，说道：

“林基跃来了！”

片刻功夫，身着便装的公安干警已把益顺旅社包围得水泄不通。两名干警上楼敲林基跃的房门。门刚露出个缝，干警迅猛扑上前，林基跃还没反应过来，一副冰冷的手铐已套在他的腕上了。

林基跃只说了一句话：

“没料到……我服了！”

这是7月6日夏时制下午5时零3分。

14．法律举起神圣之剑

林基跃表现得很爽快。在审讯室里，如同竹筒倒豆，一一供出他犯下的杀人抢劫罪。

他供认，在“龙凤祥”饭店用餐时，当他看到冯琼花身上金光闪闪，又得知她从不曾到过石狮，便暗藏杀机。22号凌晨1点车抵石狮后，他花了3元钱雇辆人力三轮车，把冯琼花带到金狮大厦门前。而后两人便商谈嫖淫生意。冯索价100元，并要事先付款，说这是规矩。他暗恨在心。便把她带到大仑村青山小学附近的渠道底。付给冯2张面额50元的钞票。嫖完后，当冯琼花双手提裙子时，林基跃出其不备，用双手猛卡冯琼花的脖子。冯即瘫倒在地。林基跃恐其没死，就近拣来一块斤把重的石块猛砸冯的右脸颊。顿时鲜血四溅。

作案后，林基跃把冯琼花身上的金饰物搜走。又在现场布下迷阵：把冯随身携带的塑料手提袋及身份证，分别抛弃于村里的粪坑及那幢没竣工的空屋里，造成冯琼花是被大仑村的人所杀的假象。而后，他到附近池塘洗去身上手上的血迹，再潜回益顺旅社投宿。

第二天一早，林基跃把从死者身上掠来的金饰物，拿到旅社附近一家首饰店加工为一条重4.5钱的金项链，然后把金项链出卖，得款1170元。当天晚上，便同那个东北女人乔某去吉林省浑江市。7月6日潜回石狮。自以为天衣无缝万无一失，岂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下车即被缉拿归案。

9月5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杀人抢劫犯林基跃作出二审判决：依法判处林基跃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不久，上级下达执行死刑命令。法律举起神圣之剑。一颗代表法律的子弹，结束了林基跃32岁的生命。

一切罪犯无不以害人开始害己告终。

凶杀，在大荡山脚下

·曹军　李振波　湛少刚

冬天的夜，格外凄冷。寒风肆无忌惮地在天地之间疯狂的咆啸，旷野里，农家的房屋被刮得叮叮作响、摇摇欲坠，树叶早已无影无踪，只剩下体无完肤的枝干乱摇乱摆。在鄂州至武汉的106国道上，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在拼命地奔驰，仿佛在逃避一场灾难。公路两旁，广袤的田野失去了往日的柔情，"呜——呜——"的在偷偷哀泣，到处一片漆黑，只有车灯偶尔闪亮一下。

车内坐着3个男人，他们默不作声，好象都急着赶路。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车子仍在高速地奔跑着。突然，小轿车仿佛失去了控制，左右晃动起来，一会驶向路的左边，一会儿又驶向路的右边，一会儿又是一阵"刺溜溜"的刺耳的急刹车声。约摸持续了十几分钟之后，小轿车忽地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掉头朝黄石方向奔驰而去。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小轿车撞到路边一块巨大的山石上，应声而止。随即，两侧车门迅速打开，跳下两个黑影，向公路一侧的山上窜去，不一会儿，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一

"铃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早晨的宁静，

值班员从睡梦中惊醒。这是1988年12月20日凌晨6点多钟，在湖北省鄂州市公安值班室。值班员急忙从床边的桌子上拿起听筒。

“什么？发现一具尸体！”他神色一惊，失口叫了一声。

……

10分钟后。

“呜……呜……”随着一串尖啸刺耳的警报声划破长空，一队警车冲出市公安局的大门，朝出事的地点奔驰而去。警报声回荡的凄厉声，给这座古老的城市增添了一份冬的寒意。

半小时后，警车赶到出事地点——鄂州市磐石镇芦塆村三组境内大荡山脚的106国道上。这里是一片山地，四周山峰连绵起伏，传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翼王石达开部曾辗转于此。106国道呈南北贯通，从山凹间穿山而过。

20多名公安干警迅速跳下警车。鄂州市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金佩玉立即作出部署、指挥现场勘查。大家旋即分开，追踪的，勘查的，访问的，各行其事。

中心现场系一段坡路，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向左斜撞在大荡山脚的一块巨大的山石上，车头向南，朝黄石方向。车前门上有“武汉安达汽车服务公司”字样，车号：01—29854。

随着摄相机镜头的晃动，一幕幕血淋淋的场面被拍摄下来。

这是一辆日本丰田皇冠牌小轿车，车右后门下方的沥青路面有两处血迹，右后轮胎面上有点状血迹，右后门底板边沿有从上向下流的血迹，并有向后飘洒的点状血迹。四扇车门均被锁住，右前车窗玻璃开到四分之一处。勘查人员伸手进去抽起插销将门打开，发现点火钥匙在点火锁孔插着，前

排座位和后排座位之间的空隙处有一男性尸体，呈右侧身挤卧状，头朝右后门、面朝前进方向，一件牛仔衣和男式黑色涤纶长裤掩盖在上面。

勘查现场完毕，金佩玉立即指示：一、迅速将01—29854轿车在大荡山脚106国道上遇事情况通知武汉市安达汽车服务公司。二、立即将尸体送往碧石武钢矿山机修厂医院进行尸检。

这时，警犬追踪组返回报告，在距停车现场约300米紧靠公路右边的大荡山腰后凹处，发现散落遗留物10处52件，其中有灰色中山装，星狮牌牛仔衣、磁带、胶卷等物，且多件物品上留有血迹，经鉴别犬嗅别，所有物品均不属死者。另外还发现几小块带血的碎纸片。

金佩玉走到那搜来的一大堆遗留物跟前，视线从每一件物品上扫过，最后停留在那几块只有指甲大小的带血的碎纸片上，他拿起来看了看，上面没有一个字，抬手对着亮处、再仔细瞧瞧、仍然看不到一个字。他慢慢地抬起头，扫了大家一眼，似乎在问，还有其他的东西吗？

不等有人开口，他果断地下达命令："集中全体人员，沿警犬追踪路线辐射搜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包括碎纸片。"

已近晌午，乌云越聚越浓，风也越刮越猛。20多名公安干警猫着腰象一柄巨大的梳子，在杂草丛林中搜索寻觅。

金佩玉在静静地等待着，眉宇间充满了自信，他是个干了近40年的老公安，此刻，他双手背在后面，挺立在那儿，一动不动。眉峰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紧盯住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仿佛要从那山林里把罪犯挖出。

下午2点多钟，搜索仍在进行。只见两辆警车飞驰而来，转眼到了跟前，从车上下来男男女女6个人，来人是武汉安

达汽车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和01—29854号车司机的亲属，他们都迫切想知道，死者到底是谁。

金佩玉当即带着他们驱车赶往碧石镇。

一见尸体，来人立刻嚎啕大哭。

毫无疑问，死者确系该车司机了，经同来的安达汽车出租公司负责人介绍，死者名叫钟湘江，男，44岁，系该车驾驶员。19日上午曾用无线电对讲机与公司联系，说要送两名新疆客人到罗田，此后就再也没有得到钟湘江的信息。

“我们真不知如何向死者家属交待！”这位负责人伤感地说，言语间充满了无可奈何，他们公司已经发生四起劫车杀人案，无一起破获。

老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犯罪分子已经猖獗到如此地步，严重威胁着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如果不尽快破案，将有何脸面面对人民群众。

想到这里，老金坚定地将手一挥，说：“我们一定及早破案，决不能让罪犯逍遥法外！”

话音刚落，侦察队长周开辉带领搜索人员走了进来。

“经过搜索，收获不少。”周开辉兴奋地连珠炮似地说开了，并递上两张方纸块，他向金佩玉详细地汇报了搜索情况。

经过对警犬追踪路线进行辐射搜索，共搜索到带血和不带血迹的碎纸片82块，拼凑起来的53块可成两张不完整的方纸，一张是电报纸，上面依稀可见“新疆北屯187团商业高凤生”字样，发报人：王建新。另一张是住宿发票、登记姓名处有“王浩等二人”字样，一红色印章字样模糊不清，可辨认出“武汉××旅社”字样。另外，在靠近山脚的一个低凹水洼里搜到一把带有血迹的新奶头锤，指纹模糊不清。

王建新是谁？高风生是谁？王浩又是谁？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们与死者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谁是凶手？一系列的人名、一系列的问题、缀满了金佩玉的脑海。

二

是夜，碧石镇派出所会议室里灯光通明，气氛十分肃穆。这里正在举行案情分析会。

"尸体全身各关节均存在，尸斑位于胸前，呈暗紫色，死者两眼角膜稍混浊，眼球周围结膜有散在的出血点。右眉右额发际、右侧枕骨等多处有创缘不整齐，创壁不光滑的创伤面。根据尸检所见，死者虽有严重的脑外伤，但窒息现象明显，球睑结膜有散在针尖大小出血点。颈部有掐痕，据此认定，死者系机械性窒息死亡。"

死亡时间：根据尸僵、尸斑及胃内溶物消化程度分析，死亡时间为12月19日晚饭后4小时左右。

大家听完尸检报告，会议室里立刻死一般的静下来，大家都好象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沉默了好一会儿，刘杰开了腔："根据安达公司负责人提供的情况，19日该车司机声称是送两名新疆客人到罗田。而现场撕碎的碎纸片是送发新疆的电报纸，我认为王建新就是凶手。撕碎的电报纸是他销赃灭迹的罪证。"

"但是，撕碎的除电报纸外还有一张撕碎的住宿发票，王建新会不会与王浩等二人有什么联系，我看三人在一起做案的可能性大。"刘伟插话说道。

"王建新会不会是王浩等二人中的一个呢？换句话说，王建新和王浩就是租车到罗田的两名新疆客人。"侦察队长

周开辉提出了疑问。

"有可能，但是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王建新可能与另一个不知名的同伴偷了王浩等二人的东西，然后做案。王浩等二人不过是受害者。"又一名侦察员插了话。

金佩玉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他说："我们暂且不谈凶手是谁，先根据现场的情况分析一下案情。"

"从车里程表、油箱显示表以及费用显示器上显示出的数字来看，该车的确跑过长途。后车门两侧的血迹向后飘洒成点状，后车轮上也有点状血迹，这说明车子在行进之中已经有人受害流血。停车现场后车门与地面垂直的地方，没有滴血的痕迹，说明车停在这里之前，人已经死了。可以断定，这里并不是杀人第一现场，而是停车现场。很显然，凶手懂得驾驶技术。

"从尸检情况看，死者头部两侧颅骨均有数处钝器伤。两侧有锐器伤，而颅骨未破裂，最后导致死者死亡的原因却是颈部的掐痕，看来罪犯是在较小的空间作案的。作案的地方不利于挥动钝器。而车内前后均有大量血迹，很显然，犯罪分子是在车内行凶的。现场各处血迹检验均属死者。这说明被害人没有反抗行为。同时也说明了凶手很可能在两人以上。

杀人动机，从死者身份看出租司机外出应带有大量现金，但在清理死者的遗留物中，却没有发现大量现金。可以断定杀人动机是谋财害命。

"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起流窜犯罪分子作案，现场发现的碎纸片，是凶手销赃灭迹的罪证。王建新以及王浩等二人有重大嫌疑。当务之急，一要广泛调查访问，寻找杀人地点和罪犯逃匿行踪。二要根据现有线索查找王建新和王浩的

下落。三要摸清死者社会关系，查清死者在案发前几天的行踪。四要查清19日晚出租车去罗田的地点和乘客的去向。”

金佩玉当即宣布兵分三路，全面展开调查。与此同时，报请省公安厅与新疆方面联系，查找新疆北屯187团高凤生及与王建新的关系。

三

鄂州市位于长江中游，为乙类开放城市，公路、铁路、水路、四通八达，是连接武汉、黄石和鄂东、鄂南地区的经济纽带。鄂州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素有吴王古都之称。市区自然景观秀丽、使人流连忘返。南来北往的流动人口每天达几万人，要在这样一个交通枢纽地带查找罪犯踪迹，真有如大海捞针。调查工作艰辛而又复杂。

12月21日，就在案发的第二天，鄂州市内的各交通要塞车站、码头、渡口、邻近的黄冈、黄石、大冶以及武汉，都有为此案奔忙的干警。

在黄冈地区罗田县，当地公安机关获悉案情后，出动了30多名公安干警进行了全城大搜索。据一个体餐馆反映，19日下午5点多钟，有一辆武汉安达汽车服务公司的小轿车停下吃饭。罗田县三里畈派出所所长也反映，19日晚8点，他们办案返回途中曾与一辆小轿车错过车。当时，他们车灯打的很大，看见是一辆出租车。

与此同时，大冶县公安局有人反映，19日晚，他们从武汉返回，约11点钟路过磬石镇时，看见有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停在那儿。

负责市内调查访问的公安人员也从轮渡得知，19日傍晚

前后，先后有两辆武汉安达汽车服务公司的小轿车从黄洲过江，一辆是红色皇冠牌小轿车，约6点多钟过的江，一辆是银灰色皇冠牌小轿车、约8点多钟过的江，当时并未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看来，案情有点眉目了”。金佩玉思索着，“根据各方面的线索可以推断，杀人时间大约在19日晚9点多钟，停车时间可能在9:30至11点钟之间，杀人地点一定是在鄂州至武汉公路线的某一段上。”

信息不断反馈回来。武汉方面报告，据安达汽车服务公司保卫人员反映，案发前几天，有一个姓黄的个体户曾约钟湘江跑一趟长途，当时钟湘江向公司报告过此事。钟湘江之妻熊竹娇也反映，12月16日，钟湘江告诉她，说姓黄的邀他跑一趟长途，那天，钟湘江把行装都准备好了，车子也检修了一遍，油也加满了，结果不知为啥，那姓黄的没有来，钟湘江在家里等了两天，也不见那姓黄的影子，19日那天，钟湘江就开车出去了。

“难道那姓黄的个体户与此案有关？”听完汇报，金佩玉眉头拧成了个结，脑海里打了个大问号。看来要查一查那个姓黄的底细。

任务落在了侦察队长周开辉和干警胡雪松的肩上。

四

武汉，在长街中段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个体铺面上，主人正在向他的顾客介绍他的商品。

在街的另一面，和这个铺面斜对着的地方，站着一男一女。

“那就是黄××”。女的指着那店铺的主人对男的说。

此刻，黄××已落入了我公安人员的监视之中。那个男的就是公安干警胡雪松，女的是当地居委会的一位干部。

周开辉和胡雪松奉命赶到武汉后，迅速与当地派出所取得联系，展开了外围调查，老周派胡雪松监视黄××的行动。自己和当地派出所的同志进行走访调查。

一位个体户反映，19日那天，黄××不到晌午就收了铺面走了。

一位邻居证实，18日那天，黄家来了两名外地客人。19日下午，那两个人就不见了。

一位街道干部说，20日一大早，他上街买菜，看见黄××从外面回家。

……

种种迹象表明，黄××有重大嫌疑。

当晚，由当地派出所秘密传唤，将黄××带至派出所。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你来吗？”周开辉劈头一句，进行“火力侦察”。

“不知道。”黄××除了有点惊疑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映。

好狡猾的家伙，周开辉心里暗暗骂了一句，接着，他单刀直入地问道：“那么我问你，你家最近是不是来了两个外地人？”

“是。”

“什么人？”

“深圳来的生意人。”

“那他们犯的事你知不知道？”老周突然加重语气，来了一次更猛烈的“侦察”。

"么……么事呀，我……我真的不知道！"黄××立刻紧张起来。

"好，那你把你们19日到20日两天的行踪讲一讲。"老周紧追不放。

"18日那天，我生意上的两个朋友路过这里，顺便来玩玩。武昌有个个体户，常与我一起跑深圳进货，大家都挺熟的。19日下午，我就带他们一起到武昌去玩了，晚上喝酒喝多了，他们就在那位朋友那儿睡了。"

"那你呢？"

"我……我就回来了。"黄××吞吞吐吐了。

"是真的回去了？"老周厉声问道。

"是真的！"

"好，那么我问你，20日早晨，有一街道干部看见你从外边回来，这又怎么解释？"

"这……"

"说！"

"好……好，我说，我说！"

"19日晚，我们喝酒出来，深圳的两位客人说要找个女人玩玩，当时，我想怕不大好，但生意上又有求于他们，于是就只好把他们带到一家有暗娼的旅社住了一夜。20日早晨我们分手，我就回家了。"

"是什么旅社？"

"这……，海燕旅社。"

"好，你带我们到海燕旅社去。"

周开辉、胡雪松和当地派出所的两名同志带着黄××来到了海燕旅社。

经查证，黄××的话的确不假。线索没查到，却意外的

破获一个暗娼点。

这么说，黄××等人没有作案时间，那么凶手是谁呢？周开辉拿着海燕旅社的住宿登记本，心里琢磨着。他信手把登记本朝前翻了几页，忽地，他眼睛一亮，一个名字出现在他眼前：王浩。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周开辉急忙细看，只见上面写着：12月13日，王浩、王洁、新疆302。

周开辉禁不住心头的喜悦，急忙赶往省公安厅。将登记字迹和电报碎纸片上的字迹进行技术鉴定，结果证明两处字迹完全一致，系一人所写。周开辉忙拨了内线电话，向指挥部作了汇报。

在鄂州市公安局，金佩玉听完周开辉的汇报。心想，果然不出所料，王建新果真是"王浩等二人"中的一个。

刚刚放下电话，又有人回报，说轮渡有人反映，12月20日有3名新疆人买了去九江的船票。

新疆方面也复电告知：王建新，男，19岁，新疆农十师187团副业连鸭场工人，有前科，12月初携带万元巨款外出做羊皮生意未归，高凤生系王的母亲。

现场撕碎的电报纸，海燕旅社用假名登记住宿，携巨款外出做生意等等，一条条线索在金佩玉脑海聚拢。渐渐地，一个推断在金佩玉脑海中形成：王建新与另外一个不知名的人携巨款从新疆外出做生意，生意亏本或其他什么原因本钱挥霍掉了，为了挽回损失，遂起谋财害命失心，以到罗田做生意为名租了武汉安达汽车服务公司的出租车，途中抢劫杀人。对，这是一起有预谋的劫车杀人案。王建新就是最大的嫌疑犯。然而，王建新在哪儿呢？20日乘船去九江的那三个人会不会是王建新他们呢？看来，免不了要到新疆跑一趟，

要想找到王建新的下落，必须彻底查清他的社会关系。

想到这里，金佩玉拿起了电话，拨通了通往省厅的内线，命令周开辉和胡雪松速赴新疆。

与此同时，命令余淑兰等人赴九江查找3名新疆人的下落。

五

1989年元旦。

人们都沉浸在送旧迎新的喜悦之中，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息。

在湖北省十堰市的火车站候车室的一个角落里，一对青年男女在失声痛哭。

这是一对热恋中的男女，男的叫王默、女的叫吴玲，他们是从湖南乡下私奔出来的。

吴玲至今还不会忘记那一幕，她第一次带着男朋友回家却遭到哥嫂严厉的斥责，她不知道哥嫂到底什么地方不满意。

吴玲是湖南省宁乡县的农村姑娘，1988年7月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于是便和同村几个姑娘一起到衡阳找事做，她先在一家年轻夫妇家当保姆。后在一家个体餐厅帮工。12月初，她利用工休日到长沙去玩了几天，返回的途中在一辆中巴车上遇到了王默，两人一见钟情。

王默同行的有两个人，是到衡阳市南岳区一位名叫戴江宏家去玩。谁知到了戴家，戴江宏却提出了非份之想。于是几个人闹翻了脸，王默便带着吴玲不辞而别，到吴玲家去了。谁知竟遇到吴玲哥嫂的强烈反对，一气之下，两人便私奔出走，流落到湖北省十堰市。原指望能找个临时工做做，谁知

事与愿违，如今他们已是身无分文，要想回家都不可能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王默却叫吴玲离开他，回家去。

吴玲感到莫名其妙，她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而王默三番五次，欲言又止，心中似乎有不少隐状。

"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吴玲焦急地追问。

一听这话，王默顿时眼泪夺眶而出。

"是什么事，快告诉我！"吴玲焦急地追问。

尽管吴玲再三追问，王默仍然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能告诉她吗？他在犹豫。

慢慢地，王默开了口："我在新疆淘金，跟一件黄金走私案扯上了关系，现在警方正在通缉我，我完了，我会坐牢的！"

"什——么"？吴玲顿时呆住了，随着她失声痛哭起来，"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你走吧，把我的手表拿去卖了，换几十块钱，回家去吧！"

"不！事到如今，我已是你的人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吴玲泣不成声，一阵痛苦之后，吴玲说："你坐牢，我等你！"

听了这话，王默哭得更伤心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悔恨和痛苦，他想，事到如今，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渐渐地，他们平静下来。他们商量着，准备回王默的老家去结婚。王默找到一个老头用手表换了20多块钱，当夜，两人乘车离开十堰市。

六

周开辉、余淑兰他们出发已有三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三天时间，对于金佩玉来说，简直是三年。三天里，他一直呆在侦破临时指挥部，等待、思索，抽烟、抽烟、思索、等待。

正当大家一愁莫展的时候，只听一声“报告”，大家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那是赴九江的余淑兰等人回来了。沉默的气氛才立刻活跃起来。

“查到了什么线索，快说！”大家异口同声。

“一无所获。”余淑兰长长地叹了口气。

“什么，一无所获？”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过了一会，金佩玉又自言自语地说：“不知新疆方面查得如何？”

突然，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打断了金佩玉的思绪。

“报告，新疆打回的内线电话。”政委姜扬华对金佩玉说。

其他人又立刻兴奋起来。

老金接过话筒，听着听着，禁不住喜上眉梢。

原来，周开辉和胡雪松到达北屯后，当天就赶到了北屯农十师187团，查清了王建新的家庭情况：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三，原籍湖北浠水县团陂区松山乡，其父母是60年代到新疆淘金的，于是，老周他们连夜对王建新的家里、单位及亲朋好友进行监控和调查得知，王建新于1988年12月4日离家外出，同行一共5人，其中有一个人叫王牧，男，22岁，系

浠水县团陂人，5人中有3人现已返回。据已返回的3人反映，他们在武汉做生意亏了本，便于12月8日与王建新在武汉分了手，他们说要回老家去。王建新的伯父和舅父仍在浠水老家。

放下电话，老金思索着：做生意亏了本，果不出所料。看来“二王”有重大嫌疑。对，马上派人去浠水。

派谁去呢？此行任务艰巨，一方面查找线索，另一方面发现“二王”要立刻抓住。必须派一名得力的人去。忽然，一个人在他的脑海里闪现了：任立志。

任立志，30多岁，现任市公安局特警队副队长，曾多次承担重大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并出色完成任务，真可谓智勇双全。可惜他有任在身，不知回来没有。

就在这时，随着一声“报告”，任立志站在了金佩玉的跟前。

金佩玉高兴地拍了拍任立志的肩膀，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案情。

当天下午，任立志带着干警刘伟等人驱车直奔浠水。

晚7点多钟，他们到达了目的地，连夜与浠水县公安局取得了联系。

第二天，他们在浠水县公安局副局长陈曾明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松山乡。

一打听，松山乡根本就没有周开辉所提供的野鹤村和大崎村。

怎么办？任志远从户口本上查到了一个叫王少莫的，是五峰村王家巷湾人。但却没有叫高素真的。

“是不是先到王少莫家里去一趟？”王伟问道。

“不行，不能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任立志答

道。

他想“二王”很可能就在此地。这里，他们亲戚多，地形又复杂，万一走漏了风声，岂不前功尽弃。还是先找几个松山籍赴疆回乡人员了解了解。

一连走了好几个赴疆回乡人员，都说不认识王建新。

终于，有一位赴疆回乡人员告诉他们，王建新的舅父不叫高素真，而叫高寿生，住在松山乡驼甲村周家湾。

事不宜迟，任立志等人迅速赶往驼甲村周家湾。在离村三公里的地方，他们换上便装，朝湾里走去。

他们没有直接进入高家，而是先找高家左邻右舍打听，证实高寿生确有一外甥在新疆，近期没有回来。

听说王建新并未到此，任立志不禁感到一阵失望，他想王建新会到哪里去呢？无论如何一定要摸出一点线索。于是，他和当地的一名公安人员一起，扮做是从新疆回来的，来到高家，并谎称和王建新是朋友。

一阵寒暄后，任立志对高寿生说：“我们和王建新一起从新疆出来的，在路上分了手，约好了回浠水再会面，不知王建新回来没有？”

“没有哇，建新说什么时候回来呢？”

“说就这几天，我们俩个是前天回来的，今天过来看看，好与建新约个时间，一起回新疆。”

“哦——”

“哎——，跟建新一路的还有一个叫王牧的，是去年初才到我们那里淘金的，我们和他不太熟，说也是团陂的，建新会不会和王牧一起去了呢？”

“有可能，建新他哥建华上个月回来了一趟，说跟建新一块出来的有个叫‘木儿’、‘木儿’的。”

“那你知不知道那个叫‘木儿’的住在哪里呢？”任立志心头暗喜，总算摸出一点线索了。

“建华说，木儿也是团陂区的，哪个村就不清楚了。”

任立志不禁又一阵失望，沉默了一会儿，他接着问：“王建新会不会先到其他亲戚那里去呢？”

“啊，他有个伯父叫王少莫，住在五峰村王家巷湾，你们去看一下也可以。看到建新，叫他早点过来，在我这住几天。”

出了高家，他们又迅速赶往王家巷，结果一无所获。

回到住处，已是晚上11点了，正好是与总部联系的时间。

任立志便一一向总部作了汇报。得到总部命令：严密监控高、王两家。

元月6日夜。钟声已敲了零点，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金佩玉、姜扬华带着七名干警分乘两辆警车向浠水进发，赶到浠水县公安局时天还没亮。

紧接着，分析案情，兵分两路，一路由干警刘杰、林立新和浠水县公安局陈曾明，松山派出所所长聂长安组成，直接找王少莫、高寿生查问情况；一路由金佩玉、姜扬华带领任立志等10名干警赴去疆淘金密集的乡查访王牧的地址。

团结乡地处大别山脚，接近傍晚，他们才到达目的地，大家俩人一组，分头查访。

不一会，步话机里传来了急切、颤动而兴奋的呼叫声，老金一听，便感到有好消息。

“我们已查到王默住址，在团陂镇下堰村太源祠湾。”

“谁是王默？”

“就是王牧，他不叫王牧，而是叫王默，沉默的默。”

“你们立即赶往太源祠，发现对象，立即逮捕！我们马上赶到！”

……

夜9点多钟，四面环绕的山村静谧无声，偶而有几声狗吠，却使山村显得更寂阒。面对复杂而陌生的地形，刘杰三人针对了解的情况，王默一行有二男一女，如果不周密部署，让罪犯逃掉，破案将会有更多的麻烦。于是，刘杰、林立新、聂长安三人凑在一起嘀咕了好一阵，才分头朝王家摸去。

聂长安来到前门，约摸刘杰二人已到了后门时，便佯装找人，大摇大摆地进屋，就在他跨过门槛的一刹那，大声喊道：“王默，有人找你！”

屋内几个人正围在桌上包饺子，一听喊声，立即有个青年应声道：“哪个？”说着就抬头起身。

这一切早在守候在后门的刘杰、林立新的侦察之中。顷刻间，刘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进去，扑向王默，一招猛虎擒狼，锁住了王默的喉头。与此同时，林立新也扑向了另一青年，就这样，两男一女束手就擒。

7日夜，分别对三人进行了突审。王默拒不认罪，另一男一女与案情无关，当场释放。

8日，回到鄂州市公安局，金佩玉又亲自对王默进行了再度审讯。

在强大的攻势下，王默象个斗败的公鸡低下了头。

他是1988年4月从浠水县只身到新疆从事淘金副业与王建新认识的，两个人臭味相投，来往甚密，曾多次一起外出偷东西。

1989年12月4日，王建新身带万元巨款，邀王默一起外

出做生意，每人随身带一把匕首，便出发了。在乌鲁木齐，他们碰见了187团的另外3个外出生意人，便一起于12日赶到武汉，王建新想发电报回家报平安，结果填错了格式，终未发出。生意上亏本后，便与其他三人分手，二人就到处游山玩水，吃喝嫖赌，最后便所剩无几了。12月18日，王建新提出抢劫一辆小车，然后开到湖南托朋友卖掉。因王建新曾学过开车，王默便立即赞同。二人预谋好后，便到黄河大厦买了一把奶头锄头，带着街头拉上的两名江苏卖淫女郎，住进了“海燕旅社”，“两王”化名王浩、王洁。

第二天，带着两个女的，一起去租出租车。因怕出租车有两个司机，路上不好对付，带上她们，就只能有一个司机了。于是，他们四人一起租了安达公司的一辆银灰色小轿车，谎称到罗田浠水做生意，车子经黄陂，新洲、黄冈先到了浠水，他们将两个江苏女郎骗下车，说到罗田办完事之后再来接她们。接近傍晚便到达罗田，王默装模做样下车去谈生意，在街上逛了约半小时便转了回来，说生意谈妥了。这时已近6点，他们在路边一家个体餐馆吃了饭，司机怕罗田至浠水的路段危险，提议赶回武汉，“二王”不得不同意，在开往黄州方向的路上，“二王”几次伺机下手，都没有机会。8点多，当车过了江走到鄂州至武昌分界处的时候，王默在后排座位上拿起预备好的铁锤朝司机头上砸去。紧接着王建新在前边拿出匕首朝司机猛捅一刀，同时，一手抢过方向盘。司机惨叫一声，本能地踩住了脚刹，“二王”把司机拖到后座底板，王建新掉转车头朝鄂州方向开去。司机挣扎着，王默继续用铁锤猛砸司机头部，最后用腿压住司机的腹部，用沾满鲜血的双手紧紧卡住司机的脖子，直至其死亡。

车子穿过鄂州市区，他们径直朝大冶方向狂驶，当车行

至鄂州市碧石镇芦湾村3组时，怆惶之中，一头撞到山边一块巨大的山石上熄了火，惊慌之下，他们从司机身上搜出了现金，弃车朝路边的山中逃窜。在山中转了一圈，跨过公路沿铁路步行到鄂州，乘20日早晨7点的班车到了武汉。当天下午，又乘上了开往湖南的列车。

“后来，我们逃到衡阳市王建新原在新疆的一个叫戴江宏的同学家里，暂时藏身，几天后，我就和王建新分了手。”

“那么、王建新呢？现在在哪？”

“王建新原约我一起到四川去报仇，他原有笔生意被人坑了，如今去要钱，如不给，就要那人的命。”

“那人叫什么名子，在四川什么地方？”

“这我不清楚。”

“戴宏江地址在哪？”

“衡阳市南岳北支街。”

“你和王建新什么时候分手的？”

“12月28日。”

怎么办？两罪犯分手已有十多天了，王建新现在是在湖南、四川、新疆，还是浠水，一切不得而知。金佩玉思忖着，决定一方面派人和浠水县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对王建新的伯父、舅父家严加监控，一方面电告新疆，迅速做好布控工作，另一方面立即组织力量赴湖南追捕。

于是，第二天，由任立志、占泽辉、刘伟、刘杰四人组成的追捕小组出发了。

七

在南岳大帝庙里，一位约摸20多岁的男青年跪在南岳大

帝的泥塑像前，双手合十、两眼微闭，在默默地祷告着什么。仿佛忏悔着，那么虔诚，那么笃深，渐渐地，面颊流下了一串串泪珠。

此时，正是元月七日。

户外，阳光明媚温暖，男女游客无不心旷神怡，流连忘返。谁会想到，这位跪在佛前的泪流满面祈求神为之超脱，保佑的青年，就是我公安人员还在苦苦追捕的另一杀人凶犯王建新。

从新疆出来，一路游玩所欲，耗尽万元资金，陡起歹心，谋财害命，与王默争夺女朋友不欢而散。罪恶的境头如放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里一一闪过，突然，一个血流满面的厉鬼张开双手朝他扑来，嘴里还嚷着："还我命来！"他本能地往后一仰，倒在地上，惊恐地睁大了双眼，游客们投来惊奇的目光，原来是一场幻觉，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王建新隐隐感到了末日的降临，他不禁浑身发抖，哭出声来，嘴里含浑不清地祈祷："救苦救难的南部大帝，如若你能保佑我逃过此劫，我将为你重塑金身。"……

八

6月9日，任立志、占泽辉、刘伟、刘杰等四人乘一辆警车直奔湖南衡阳市而去。

下午4点多，车过津口，雪就纷纷地飘了下来，很快，地上象盖了一床鹅绒被。忽然司机喊到："不好，车闸坏了！"随着喊身，车子向一边滑去，司机赶忙打方向盘，车子又向另一边滑去，就这样，左滑右滑了一阵，才斜撞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嘎然而止了，车灯应声而碎。

时间就是胜利，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衡阳，于是，他们赶紧修闸。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司机从车底下爬出来，一挥手，上车，继续前进。

天黑了，没有车灯，他们摸索前进。车子仍时不时地打滑。行不多远，车子又停了下来，启动两次来不了火，于是四人下车，推车滑行启动。不一会，车又熄了火，他们又推车滑行启动，熄火、推车、启动。

就这样，他们迤逦而行。第二天夜晚11点，他们赶到了衡阳市。

11日一早，他们在当地派出所干警的引导下，根据王默提供的地址，直奔北支街。然而查来查去也查不到一个叫戴江宏的。

难道王默撒了谎？任立志思忖着。他忽然记起，那天突审时，王默说戴江宏在南岳区电影公司开车，于是他们又到南岳区电影公司查访，结果查无此人。

好小子，王默敢欺骗我们，回去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任立志等人告辞电影公司。出门正准备上车的时候，电影公司的一位领导追出门来喊着："等一等，我们这里有位职工是从新疆调来的，看能不能从他那问点线索。"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位从新疆调回的无业人员，叫戴江宏，住在西街人民巷10号。

任立志等人马不停蹄，来到南岳区西街人民巷。任立志和南岳区派出所所长凑在一起嘀咕了一阵，决定怎么办。

不一会儿，户警民警以填暂住人口为名，把戴江宏的父亲叫到派出所。

姓名、性别、年龄、籍贯等等，戴父一个、一个栏目地

填好了。

户警民警接过户口登记卡片看了一会儿，说道："好了，去把你儿子戴江宏叫来填登记卡片。"

"江宏不在家，我替他填一张吧？"戴父答道。

"不行，登记卡规定要本人填写。"

"江宏不在家怎么办呢？"

"那你赶快去把他找来，不然，过了今天就办不成了。"

"江宏确实不在家，我替他填一下算了。"

"不行，非得本人填写！你赶快去把他找来。"

……

听着两个人对话，坐在一旁的任立志琢磨开了，他为什么说戴江宏不在家呢？是戴江宏真的不在家，还是有别的原因？王建新此时又在哪呢？

戴父走后，老半天不见戴江宏来。

很快，天黑了下来，仍不见戴江宏的人影。任立志等人和户籍警一起来到了人民巷10号。

这是一栋私人盖的两层楼房，楼梯在中间，戴家租的第二层上的一个套间，后面有一扇窗子。窗子下面是一条窄窄的小巷，沿巷横方向，巷巷相连，四通八达，看完地形，他们作了分工，任立志等四人跟户籍警一起上楼，敲响了戴家大门。

"谁呀？"随着问话声门"吱呀"一声开了，门里探出一个中年妇女的脸："你们找谁？"她很不友好地问道。毫无疑问，这是戴家的女主人，"我们是户籍民警，找戴江宏办理暂住人口证。"户籍民警答道。

"江宏不在家！"这是个不简单的女人，她一看这阵势就知道决不是办理暂住人口证这么简单。

“过了今天就办不成了。”说着，户籍民警就挤进门去，任立志等四人也迅速跟了进去。

“他确实不在家！”

任立志扫了一眼屋内，除了一张饭桌之外，没有什么家什。里间门敞开着，乘户籍民警与戴母说话之机，他们迅速进了里间，空无一人，一阵搜索之后，一无所获。

“那么，你知不知道戴江宏哪里去了呢？”户籍警又问道。

“他到疗养院的陆××那里去玩了。”

“那他回来后，叫他明天赶紧来派出所办登记卡，不然就办不成了。”

出得门来，他们骑车直扑疗养院。

到了疗养院，找到该院院长，说明来意。决定先由院长到那位姓陆的家里去看，戴江宏是不是在这里。

一会儿之后，院长回来了，戴江宏根本就没到过这里。

回到住处后，大家一合计决定半夜到戴家去堵。

午夜3点多钟，任立志带着刘伟、刘杰悄悄摸到戴家，敲响了戴家的门。

灯亮，门开。他们迅速冲了进去，里外搜，不见王建新，只有戴江宏正睡在床上。

他们将戴江宏带到派出所一审，才知王建新已于元月8日凌晨不辞而别，只留下一张便条，上面写道：“江宏，对不起，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我不想连累你，我要到四川去要钱，是找四川重庆永川县七井煤矿通风队钟德文，他是欠我钱人的岳父，一是找成都安县黄土镇小学的向敏，他是我在新疆的同学，知道欠我钱人的地址，你帮我写封信给向敏，告诉他，我20号左右到他那去。”

戴江宏还交待他和王建新到岳山去玩时，在岳峰照像馆照了一张彩色合影，照片照相馆还未寄来。

于是，任立志、刘杰赶到岳峰照像馆，一打听，相是10天前让一个叫徐建国的个体户送到广州洗相去了。任立志、刘杰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徐建国家。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正遇徐建国刚从广州洗相回来，他们胜利地拿到了王、戴合影的彩色照片。

返回鄂州后，任立志把得到的线索向金佩玉作了详细汇报。

时间不等人，必须抢在王建新前面，否则又有出人命的危险。

19日，任立志带着干警李洪生踏上了赴川的旅程。坐在鄂州至武汉的班车上，任立志边看地图边思考着，成都安县在重庆永川县以南，如果到武汉坐火车赴川，沿途先到重庆，后到成都，这样追踪只能跟着王建新后面跑，不如乘飞机先到成都安县，再回头堵截，这样可以万无一失，对，就这么办。

20日下午5点，任立志、李洪生风尘仆仆赶到安县，安县公安局的3名同志接到省厅命令，早以等候在此。他们兵合一处，驱车直赶黄土镇，在镇派出所的协助下，秘密找来向敏询问情况。

“你认识一个叫王建新的人吗？”任立志问。

“哪个王建新？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叫王建新的呀。”向敏诧异地答道，那样子，仿佛是真的。

任立志一愣，心里想道，这小子在耍滑头，是不是王建新已来过，这小子已知道情况了，看样子，这小子不好对付。

果然，冷战开始了，任你怎么问，向敏一口咬定，他不

认识王建新。

“不要装蒜了，你与王建新的关系，我们早以查清，王建新是新疆农十师187团的，你与他是初中同学，对不对?”

在事实面前，向敏不得不承认他认识王建新。

“但是，我现在与他并没什么来往。”他仍然强硬地说道。

“老实告诉你，王建新现在与一桩盗窃案扯上了关系，我们现在是找他来询问情况的。”

任立志开始用话套他。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王建新是来过，但是他现在已经走了。”

“什么?……那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我不知道。”向敏回答得吞吞吐吐。

看着向敏的神色，任立志想，这小子好象知道情况，莫非王建新真的来过，这小子故意拖延时间。必须弄清王建新的行踪。

冷战又开始了，向敏又一口咬定不知王建新的去向。

……

任立志抬腕看了看手表，已是凌晨5点钟了，再不能拖下去了。

任立志严肃地给向敏讲述了王建新所犯下的罪行。他说：“王建新迟早要被抓住，如知情不报或藏匿罪犯，同样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终于，向敏开口了。他交出了王建新元月13日从四川永川县七井煤矿发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元月20日左右要来向家过年。现在还未到。

任立志立即通过内线电话将此情况反馈给四川省公安

厅，同时部署了对向家住宅和向敏工作单位进行监控。

一切布置完毕后，已是元月22日早晨7点整，任立志带着李洪生、安县刑警队干警张锐和向敏一起去“接客”。

此时的王建新正坐在一辆从绵阳开往安县的客车上，他想着从新疆出来后所发生的一切，庆幸自己躲过了公安人员的追踪，从湖北逃到湖南，又从湖南逃到四川，想着、想着，他不禁一阵得意。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我公安干警早以张开了天罗地网，在他们所要到达的目的地张网以待。

黄土镇车站与许多乡村小站一样，是公路旁边的一个不规则的班车停靠点。一条小河将公路与黄土镇隔开，河上有一小桥连通黄土镇与公路。过路车停靠点正处在公路与小桥衔接处。向敏站在桥头，任立志跟在向敏后约3米处，张锐和李洪生分别站在距班车停靠点3米处。

一辆班车过去了，又一辆班车过去了……。

上午9点整，一辆班车停了下来，车上走下一位戴墨镜的青年，他大声喊道：“向敏！向敏！”并挥动着双臂朝向敏跑去。

向敏顿时呆住了。这一切都被李洪生看在眼里，毫无疑问，此人就是王建新。说时迟、那时快，李洪生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个绊子将王建新摺倒在地，紧接着，就是个擒拿手，锁住其咽喉。王建新惊魂未定束手就擒。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至此，逃窜四省，行程万里的劫车杀人案的主犯王建新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罗霄山脉连环案

·冯伟林　熊　高

一、渌江浮尸

1986年5月23日，红日西沉。下班的人流，车流汇成株洲城的黄昏曲。

突然，两辆警车鸣着尖厉的笛声，呼啸着向这城市的南面疾驰。

"快点！""再快点！"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刘兆新坐在第一辆警车右前门，一个劲的催促司机。

他，神情严峻！一双睿目紧盯着前方，头上的国徽在夕阳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他，10分钟前，接到株洲县公安局的报告，靠县城3公里处的渌江电站附近，发现一具无名尸体……这意味着无辜和罪恶的报告！他，带领侦察员奔赴现场——渌江南岸。

渌江，发源于罗霄山脉中段。他不知绕过多少山、拐过多少弯、曲曲折折、百折不回、汇入湘江。

这天上午，渌江的平静被打破了。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被江水冲到了南岸边。死者身上伤痕累累，惨不忍睹；一双眼睛睁开，真是死不瞑目！

警车一声嘶啸稳稳地停在江岸边，刘兆新第一个跳下

车。

紧张的现场勘查和尸体检验工作开始了！“死者身高一米七，头部、颈部、肩部有13处伤痕，被钝器和锐器伤害致死”。法医凌志雄向刘兆新报告：“根据尸体的腐败程度和当时的气温分析，死者的死亡时间大约在三天前。根据死者颅首骨缝闭合和牙齿磨损程度推断，死者的年龄在30至35岁之间，并且是一位家境贫寒，吃粗食物的乡下人。”

刘兆新默默地点头，望着身边静静流淌的渌江水，心情再也不能平静了。渌江啊！你汹涌东去，快快冲涮这罪恶的渊源！在连夜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刘兆新宣布，渌江浮尸案定为“5·23 命案”。由市、县公安局的刑侦、追踪、痕迹专业人员组成联合侦破组，周干湘任侦破组长。

二、谁是无辜者

株洲是南方的交通枢纽，京广、浙赣、湘黔三大动脉，穿城而过。要在这个城市查清死者的真实姓名，无异于大海捞针。

“运用现代化的宣传工具查找死者身份！”刘兆新作出果断决定。

于是，辨认无名尸体的公告，刊登在《株洲日报》上，被送到千家万户。

7月17日，省公安厅“关于辨认‘5·23’无名尸体”的通告发至全省各个派出所、收审站、收遣站。

日历翻过了一页又一页，一个又一个怀疑对象被提出来，又被否定，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

7月16日中午，骄阳似火，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走进

株洲市桥东饭店。他叫周庆义，浏阳县溪化工厂厂长。他这次是专程寻找本厂采购员周康葵的，为了寻找周康葵，周庆义和同事们下广州，到醴陵，赴长沙，多方访问，仍然下落不明。

在饭店住下以后，他偶然发现6月4日《株洲日报》登载的《株洲市公安局关于辨认无名尸体的公告》，随即逐字逐句分析起“公告”来：周康葵身高个大，那无名尸体身高一米七；周康葵今年36岁，那人年约40岁；周康葵5月17日到株洲购买铝镁粉，那尸体是5月23日发现的。周庆义越想越害怕。

“不对！”周庆义猛然醒悟：周康葵在5月31日还从广州给我发来电报。他从公文包中取出那份电报。电报是从广州国际电报局发出来的。电报全文是：“已来广州多天，事暂不宜回，复议。康葵。”

这不是说周康葵5月31日还活着吗？周庆义神情顿时轻松了许多，但又一想：不对，周康葵身上只有20多元钱，从浏阳到株州、再从株州到广州，一路上的费用是不够的。再说，这次派他出来，只到株洲，他怎么会跑到广州呢？

周厂长越想情况越复杂。他把报纸和电报往公文包里一塞，三步并做两步，敲开了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办公室的门。

“我是来辨认无名尸体的。”周庆义不等主人让他坐下，急切地作了自我介绍。

大队长周千湘给倒上一杯茶，打开柜子，拿出了死者的遗物。周庆义看到那双破鞋面的三接头皮鞋，心头一震：“是他！”

“你能肯定？”

这皮鞋是我们厂发的劳保鞋，无厂名，鞋跟中间是一同

心圆。”周庆义摸着皮鞋鞋底肯定地说。

周庆义的眼圈红了，他向周于湘打开了记忆的窗户：

“4月下旬的一天，县总工会工人傅圣模的爱人对我说：你们厂要不要铝镁粉，货主来了。当时，我正为厂里缺铝镁粉而发愁，派人四处求援，现在货主来了，我连午饭都没吃，跟着他来到傅家。

傅家坐着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头戴鸭舌帽、皮肤白皙、斯斯文文的。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傅圣模的朋友，姓唐，在株洲电力机床厂工作。老傅说，你们厂缺铝镁粉，我们通过株洲三三一厂厂长的儿子，搞了五吨，7000元一吨，不知你们要不要。’‘要’，我心里感激他雪中送炭。就这样，我们约定5月17日来株洲提货。5月17日，我和采购员周康葵在株洲电力机床厂宿舍找到那个姓唐的，我告诉他，钱带来了，有一万二。他说，那厂长的儿子到广州出差去了，要我们过两天再来。

5月19日，我派周康葵来株洲提货，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周康葵打长途电话告诉我，提货票开了，要我带钱来株洲。21日，我带了钱，却没有找到周康葵。唐对我说，周康葵去醴陵看货去了，过几天，醴陵会把货用车送来浏阳。5月31日，我突然收到周康葵从广州打来的电报，说是有事暂不宜回。从这以后，周康葵就杳无音讯了。”

第二天，侦察员奔赴浏阳。从周康葵办公室取回了他一枚指纹，经痕迹专家对比，周康葵的指纹与死者的指纹完全吻合。

无疑，死者就是周康葵。

凶手是谁？茫茫人海何处觅。夜深了，刘兆新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刘兆新听取了侦察员们的意见后，

决定先解电报之谜。

三、羊城觅迹

8月的广州，酷暑逼人。四名侦察员肩负使命，来不及领略羊城秀色，一下火车就直奔广州国际电报大厦。侦察员从10万份电报原稿中，查到了发往浏阳县溪江化工厂厂长周庆义的电报。发报人署名是："广州市环市西路大岗元旅店一号房间许德英。"时间："5月31日14时40分。"

许德英是发报人。侦察员们抓住这条线索，来到大岗元旅店。

经查，许德英叫许德荣，48岁，广东潮州人。从1982年以来，许德荣离开老家独自在广州，靠与人洽谈生意获取中间费，或贩卖车票为生。他在大岗元旅店租了一间房，已住8个多月时间，至今仍住一号房间。

许德荣被带到当地派出所。广州市公安局文检人员取其笔迹与电报原稿比对，结论：偏向认定。这样，许德荣被作为重要嫌疑对象带回株洲。

"我没有向浏阳发过电报。"许德荣向侦察员申辩。他的笔迹再次送交市公安局文检工程师张镜清比对。

结果嫌疑被否定了。但发报人为什么要用许德荣的名字和地址呢？

"你把地址告诉过谁？"侦察员问。

"大概是5月底、6月初的样子。"许德荣回忆说："我在广州国际电报大厦附近卖西装。我问一个操湖南口音的伢子要不要西装，他看了一下，说是身上没带钱，要我把姓名和地址告诉他，晚上来买。结果他没有来。"

许德荣被送上了南归的列车，他提供“操湖南口音的伢子”这条线索，记在了刘兆新的侦破日记上。

四、又有两个人神秘失踪

侦察员从浏阳傅圣模那里得知，他与株洲电机分厂的唐放军相识，是通过株洲市花鼓剧团一个叫李子其的人。

8月20日下午，一辆警车停在株洲电力机床厂保卫科办公楼前。

——保卫科介绍：唐放军，现年36岁，未婚。1968年进厂，1978年因盗窃被开除厂籍，留厂察看。后曾多次参与倒卖金银，1983年又因盗窃收审10个月。

——电机分厂领导反映：唐放军聪明能干，工作积极肯干；会做人，肯帮忙，喜欢骑摩托车，有一台三轮摩托车。

“你们现在查唐放军，不知这个报告还有用没有用。”保卫科女干部宋利华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请示报告。

刘兆新被报告的内容震惊了：“1983年8月31日唐放军因盗窃被收审。我们搜查了唐的住所，发现广州铁路分局电务段工人唐霞生写给唐放军一封信。信中说：‘堂弟，我儿唐志坚于1982年12月带巨款来你处，现在钱无下落，人也不知去向，你要交出人来。’据此，我们派员赴广州、深圳等地调查8个多月，认为唐放军有杀害唐志坚的重大嫌疑。鉴于我们业务能力有限，建议市公安局立案侦察。”报告的落款期是：“1984年2月18日。”

由于种种原因，这份报告在朱的抽屉里躺了整整两年半时间。

调查李子其归来的侦察员报告：1979年，唐放军到市花

鼓剧团学习打击乐、拜李子其为师。

——李子其反映：唐放军在学习打击乐时认识了市轻工研究所工人郭国平，他俩很快成了朋友。不久，他俩对打击乐不感兴趣，也就不再来了。听人说，他俩参与了银元走私，郭国平发了财，我有好几年没有看见他了。有一次，我在车上碰到唐放军打，听郭国平的情况。唐告诉我，郭国平的确发了财，1982年，唐到广州见到了他，唐讲他外出坐“的士”，吃在酒家，还有个姑娘陪伴，很可能跑到香港去了。

侦察员在市轻工局获悉：郭国平长期外出，参与走私，单位已将他除名了。

——郭国平同事反映：郭国平和妻子感情不和，夫妻经常吵架。有人说，郭妻有外遇，勾结奸夫把郭国平杀了。也有人说，郭国平发了财，把老婆孩子甩了，跑到香港去了。

侦察员从郭妻那里得知，1980年，郭国平做银元生意，他和唐放军一起在外面收购银元，到过广州。1981年4月的一天晚上6点多钟，郭国平推着单车往外面走，郭妻问他到哪里去，郭说：“我借了两千块钱，唐放军那里有光洋，1000块收300块光洋。我去找他。”以后，郭国平再也没有回过家了。

这真是扑朔迷离，案中有案。

五、“洲”、“州”之谜

为了迅速破获“5·23命案”，我侦察员又一次南下广州，同行的文检工程师周冬云投身公安工作30余年，这次赴广州，就是要对发往浏阳的电报进行技术检验。周冬云发现，广州的“州”字的正确写法是没有“氵”的，而发报人

却在“州”的左边写上了“氵”。

周冬云和侦察员又提取大岗元旅店住宿登记表进行分析。据统计，从1986年元月至6月的半年中，总共有36名株洲人在这里住宿。而绝大多数株洲人填写住宿登记时，都把广州的“州”写成了“洲”。

据此，周冬云根据30余年的文检实践，得出了两点结论：第一，发报人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年人，年龄大约在30岁左右；第二，书写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发报人是株洲人。

周冬云从广州带回了这个结果，从而缩小了侦查范围。

“唐放军是不是发报人？”

经查：唐放军在5月至6月期间，天天上班，连星期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没有去广州的时间。

在周冬云带人南下的同时，调查唐放军使用车辆情况的工作正在进行。

——经查，唐放军那辆三轮摩托，在周康葵被杀的期间内，因发动机损坏，一直没有出过车。

——又查：田心地区有十四台摩托车的主人与唐放军的关系较好，并和唐放军有借车来往。

——田心肉食店罗经理反映：车辆年检时唐放军跟他借过车。还车时，车轮很脏，车的左边护板开了一道五六公分的裂口，国庆前夕，唐放军找到他说：“如果有人问你借车的事，就不要讲，硬要讲就说我借了车到长沙县结帐。”

“你记得借车那天的具体时间吗？”

“借车的那天晚上好象是店里开了党员会，我在会上还做了整党动员报告。”罗经理回忆说，“对了，我家里有台历记载。”

侦察员们来到罗经理家，翻开桌上那本台历，5月20日

这一天，上面写着："今晚开了党员会，我做了整党报告。"

5月20日晚上，唐放军借到了摩托车。事后，他又封借车人的口，说明他心中有鬼。

侦察工作向唐放军步步逼进。

六、乔装广州来客

11月6日下午，细雨绵绵。株洲电力机床厂电机分厂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一位办事员抓起话筒，对方说："找唐放军。"

"你是唐放军吗？我是许德英，有事找你商量。"对方操一口广东话。

"哪个要你来的？你是哪一家的？"唐放军神情顿时紧张起来，就一句话，重复了三遍。

"你来了就晓得。晚上7点到桥东饭店301号房间找我！"对方不容唐放军回话，"叭"的一声挂了电话筒。

这是侦破组反复酝酿，实施"赶鸟出笼"的妙计。侦察员老乔装成广州来客，试探唐放军的虚实，迫使他和发报人接触。这天深夜12时，一辆红色出租"的士"停在电力机床厂门口。

"唐放军，有人找你！"老传达带着两个西装革履的"广东人"来到唐放军的宿舍。

"唐放军，许老板要你今天来你为什么不来？"高个子取下茶色镜，从一个精致的皮包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了唐放军，说："许老板生气了，要我们把信交给你。"

一行草书映入唐放军的眼帘，"唐放军，我今天约你来，你不来。事情不宜扩大，否则后果不好，许德英。"

"来，来，我明天下午4点一定来。"唐放军面色紧张地回答。

第二天下午4点，唐放军进了桥东饭店301房间。

"唐放军，你用我的名字和地址，向浏阳发电报，那个姓周的厂长问我要人！"许德英的头发梳得油光发亮，见了唐放军，显得很激动。

"许老板，我确实没有向浏阳发电报。"唐放军戴顶鸭舌帽，话音很低。

"想不认帐？"许德英从口袋拿出电报纸："这是什么？"

"如果发电报与我有关，我愿意赔偿2000元。"唐放军哀求说。他写了张愿意赔偿2000元的条子给"许老板"。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刘兆新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一幕心中更有底了，他命令立即对唐放军秘密跟踪。

两天后，在刘兆新的侦察屏幕上，又出现另一个人。他是张卫星，株州电力机床厂锻压车间工人，28岁。此人和唐放军同住一宿舍，关系密切。1983年因强奸表妹未遂被判刑两年，缓刑三年。经查：张卫星5月17日至6月3日休假。他有去广州发报的时间。

张卫星亲笔填写的工人履历表和判刑时的案卷材料摆在文检工程师张镜清面前，技术检验鉴定：广州发报人即是张卫星。

面对这个结论，刘兆新抑制不住全案即将揭晓的喜悦，果断地命令："密捕张卫星！"

七、审讯室斗智

为了确保密捕张卫星计划的顺利实施，11月17日上午，

刘兆新驱车来到电力机床厂，他们与该厂联系，唐放军被安排和车间计划员老胡等人一起去柳州“出差”。

11月21日下午3时许，在张卫星出厂时，被带进一辆吉普车。汽车很快开到了株洲县公安局看守所。审讯室里，张卫星坐在凳子上，低头不语。他对面是四个头顶国徽、面孔威严的侦察员。“你知道自己犯什么罪了吗？”侦查员引而不发。

“不知道。”张卫星的眼睛鼓得圆圆的，满脸横肉，一副凶相。

“老实点，这里是株洲县公安局！”

是的，张卫星一进株洲县公安局看守所，就觉得大势不妙。他想：株州市有看守所、收审所，自己偏偏被送到这里，难道事情败露了？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但语气低下许多：“我反正没有搞什么坏事。”

“你5月底去过广州吗？”侦察员出其不意的问。

“去过。”张卫星脱口而出，接着又矢口否认，“不！是6月初去的。”的确，6月2日，他邀本厂李××一同去广州，买了一些衣服。

“你5月30日坐的267次火车去过广州。”侦察员出示张卫星密捕后从他宿舍里搜出的火车票。说：“你6月2日去广州只不过是你制造假象，找个人证实罢了！”

张卫星心理的防线崩溃了，审讯桌上的录音机记下了张卫星的罪恶：

——那是1986年3月的一天，张卫星在厂门口碰见唐放军，唐对他说：“浏阳县傅圣模有4000元钱，他要买铝镁粉。你扮做三三一厂厂长的儿子，答应有货，等傅圣模一来就杀了他，钱两人平分。”

5月18日，唐给张送来一把锤子说："过几天，有个浏阳人来，叫周康葵，有很多很多的钱，你准备绳子和袋子。"

5月20日下午，唐要陪周康葵到田心邮电所向浏阳县溪江化工厂挂电话，说铝镁粉的提货票拿到手了，今晚去提货。当天晚上，下着倾盆大雨，唐从田心肉店罗经理处借来一辆后三轮摩托车和三件雨衣，载着周康葵和张卫星驶往株洲县渌江方向。

"提货还有多远？"周康葵警觉地问。

"张卫星是三三一厂厂长的儿子，先到他家里去看货。"唐放军回答。

摩托车行至株洲县均坝乡蛇头村地段（张卫星的老家）时，张卫星从裤袋里抽出铁锤。朝周康葵头上猛击。周惨叫一声一只手捂住头，一只手和张卫星对打起来。唐放军停住车，将周康葵按倒在地，张卫星又用锤子猛敲周的头部，周动弹不得了。唐放军恐周不死，从身上拿出小刀，割断了周康葵的喉管。张卫星乘机取下周的手表和周身上仅有的22元现金。

杀死周康葵后，唐、张两人将周的尸体装进事先准备好的袋子里，捆上绳子，把尸体拖到渌江大桥，抛入渌江。回来的路上，张问唐怎么没有钱，唐说："钱在周庆义手里，有12000块。周庆义明天会来，我们再杀了他。"

"不！我不敢再杀了，你去杀吧！"张卫星的耳边一直回荡着周康葵临死时的惨叫声。

5月25日，唐放军对张卫星说："丢到渌江的尸体恐怕会浮上来，你到广州去，给浏阳的周庆义拍个电报。慌忙之中，他将许德荣的"荣"字错写成"英"字。回厂后，张对唐说："我用许德英的地址拍了电报，拿电报纸时我是用两

个手指头夹着的，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公安局查不到你和我。”

……

张卫星大口大口地吸着烟，整整谈了两个小时。此时，已是11月23日凌晨4点。根据行动方案，唐放军将在一个半小时后，乘108次列车从柳州“出差”归来。

“张网以待！”刘兆新下达了行动命令。

株洲火车站的各个出口处被我侦察人员扼守了。5点30分，108次列车徐徐驶入车站。

一个穿铁路制服，头戴鸭舌帽的青年从出口处的人流中挤了出来。“唐放军！”侦察员陈耀文在这人背后大喊一声。

“哎！”唐放军转过脸，说时迟，那时快，三名侦察员一齐扑上去，扭住了唐放军。

……

“我早知道会有今天，我杀了3个人。”唐放军停了停，接着说，“杀的第一个人，是我师兄郭国平；第二个人，是我的堂侄唐志坚；第三个是浏阳的周康葵。跟我杀人的还有我弟弟唐孟伟和罗惊世。”

“不能让一个罪犯漏网！”刘兆新一声令下，侦察员很快将唐孟伟和罗惊世捉拿归案。

八、两堆荒冢埋白骨

11月28日，是一个阴沉日子。侦察员押着唐孟伟来到株洲电力机床厂北门外的龙母河边。他脸色灰白，冤魂似乎在向他扑来……

1981年4月10日，唐放军对唐孟伟说：“我有个师兄搞

走私，很有钱。你找个靠得住的人把他杀了！”11日晚，唐孟伟找来靠得住的“朋友”罗惊世，躺在龙母河右岸的一个山坡下。深夜11时许，唐放军用摩托车载来了株洲轻工研究所工人郭国平。唐放军对等候在此的唐孟伟、罗惊世说：“这是我师兄，他要买银元，把2000元钱放在我家里了，你们拿银元给他，我走了。”

唐放军刚走两分钟，罗惊世掏出锤子，朝郭国平的头部猛击一锤，唐孟伟乘机卡住了郭国平的喉管。郭国平的惨叫声渐渐地在龙母河边消失了。唐孟伟、罗惊世在山坡上挖了一个洞，将郭埋葬灭迹。

1982年12月5日，唐放军对唐孟伟说：“堂兄唐霞生的儿子唐志坚从广州带回钱来收黄金，杀了他。这次你不要喊别人，我已邀同宿舍的张卫星。”

一个星期以后，唐志坚带着4500元现金和妻弟曾××、好友李达文，风尘仆仆地从广州赶到株洲。

唐放军设宴招待自己的堂侄。席间，唐放军向唐志坚提出，把钱交给李达文，让李去拿黄金。唐志坚不放心黄金落入他人手中，坚持自己去。这样，唐放军支走了曾××和李达文。就在当天夜里，唐放军唐孟伟和张卫星将唐志坚杀死埋在龙母河左岸的一个山坡上。

四五年过去了，掩埋郭国平、唐志坚的土堆上长满了萋萋芳草。龙母河水在他们的脚下日日夜夜地向东流淌，象是时刻为这两个无辜的生命唱一首悲伤的曲，现在，无辜的冤魂终于昭雪了！

九、第四个失踪的人

12月26日，案情又有新的突破。

唐放军囚禁铁窗，每次提审时，重复说："请政府从重从快处决我，最好不要在株洲宣布。"

市人民检察院起诉科厂李益安和刘兆新、周干湘细细分析唐放军这一要求。看来这里面还有文章。他们派出侦察员到唐放军住处附近调查，一名群众反映，唐放军的父亲叫唐松嵩，共有5个儿子。大的唐放军，二子唐孟祥，在株洲电力机床厂劳动服务公司机械厂工作；三子唐孟辉，是广州铁路局株洲工务段工人；四子唐孟伟；五子唐孟佳，1960年出生的，10年前就失踪了，听说是1977年"五一"看焰火时被踩死了，又有人说他逃香港了。

唐放军被再次提审，在政策攻心下，他回顾了十年前手足相残的一幕。

唐孟佳上初中时；就很顽皮。1976年11月的一天上午，唐孟祥和哥哥唐放军、弟弟唐孟辉商量杀了唐孟佳。就在这天中午，他们趁唐孟佳午睡时，用烧火棍将其活活打死，把尸体埋在铁路基下。

27日凌晨一时许，唐孟祥、唐孟辉被带上了手铐。

至此，唐放军等六人杀人团伙彻底覆灭！它再一次证明了人类永恒的真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目录